H17503

UNIVERSE DOCTOR

科幻密碼

太空醫生歷險記

充滿冒險的科幻密碼 3

哈里森◎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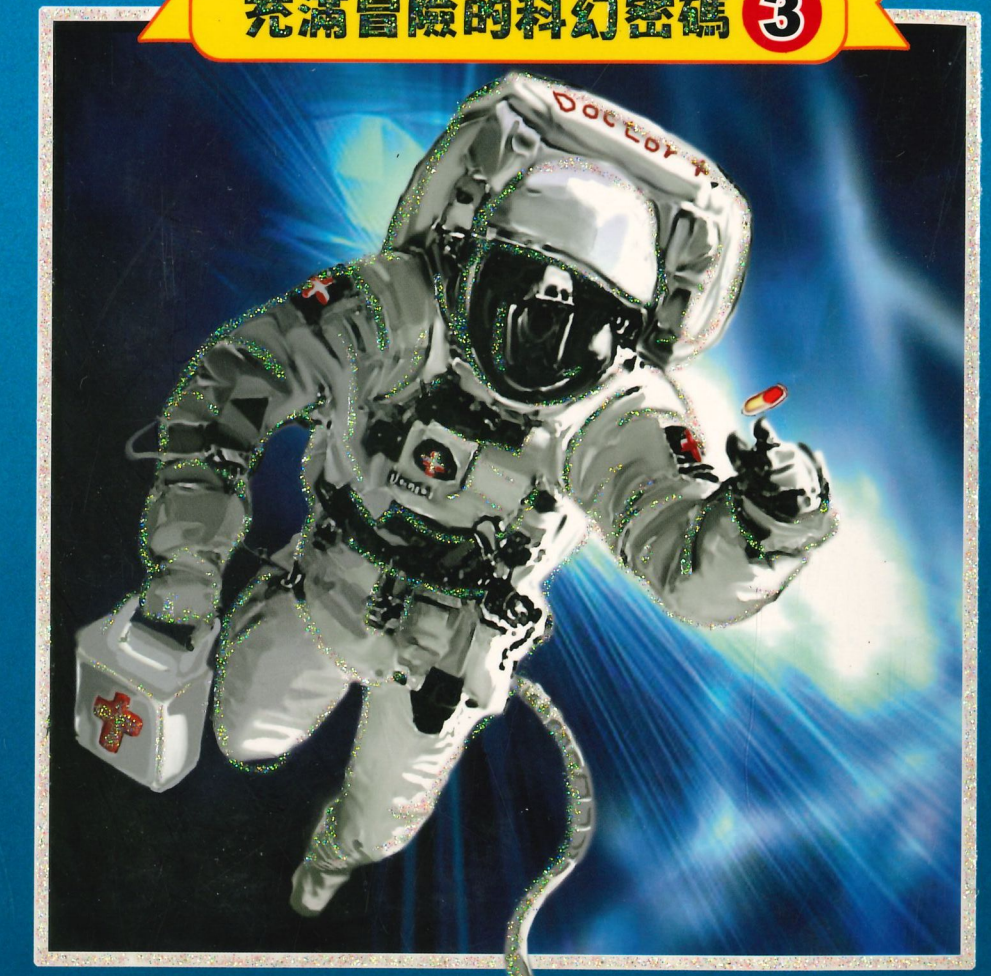
H17503

UNIVERSE DOCTOR

科幻密碼

太空醫生歷險記

充滿冒險的科幻密碼 3



哈里森◎文

科密幻碼

3

太空醫生歷險記

文◎哈里森

mini 漢湘

H17503

UNIVERSE DOCTOR

太空醫生歷險記

本書原本只是述說太空船中的事，可是所描述的情節到最後，卻充分表現出作者的高度創作力。發生的事件，雖然是正常地演變下去，可是結局卻像是高潮迭起的話劇一樣變化多端。這樣的故事只是出於作者的想像，然而這種屬於未來的事物讀起來卻頗富真實性。

事情並沒有結果，有的卻是令人加深一層的感動。怎麼樣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確的呢？一定會帶給讀者一些啓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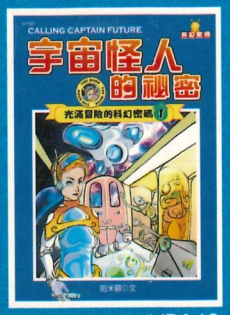
ISBN 986-7229-80-0
00160
9 789867 229809

NT.160

選擇，重於一切
天天開喜價
www.101books.com.tw
漢湘網路書店 •超值贈品天天送

漢湘文化 Hanxiang Culture

H17501



NT.160

H17502

NT.160

UNIVERSE DOCTOR

太空醫生歷險記

作者簡介 哈里森

本書的作者出生於美國的康乃狄克州。除了是有名的科幻小說作家之外，他對於編寫詩集也極為活躍。專供少年少女閱讀的科學性詩集也編了不少，同時在大學及高中裡講授科幻小說這門課程。這本小說的成就並不只限於是科幻小說，而在少年文學的領域裡，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

歡迎上網參閱詳細內容
網址www.101books.com.tw

前言

自從阿波羅太空船登陸月球，返回地球以來，人類可以到火星、金星作太空旅行已經不再是夢想了。

但是，無論機器如何的發達，電腦對於計算的處理怎樣的精密，到底還是要由人類來操縱它才行。如果遇到危險，也必須有沉著、勇敢的人才能解決困難。機器雖然可以像人類一樣的不退縮、不慌張，可是到了最後決定性的關鍵時刻時，它不能像人類一樣產生堅毅的意志力來克服種種困難。

美國的醫生董傑，對於太空船本來可以說是完全陌生的，可是在接連不斷的危機來襲時，卻能一一地加以克服。整個故事讀起來經常叫人替他捏把冷汗，也令人為他的不屈不撓的精神，深受感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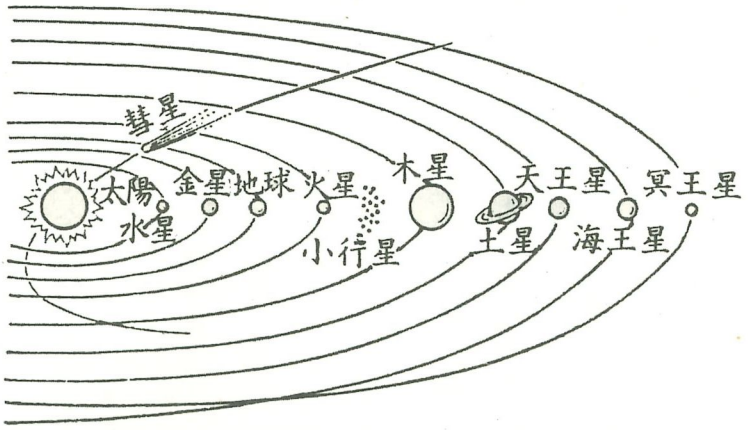
H17701

定價◎1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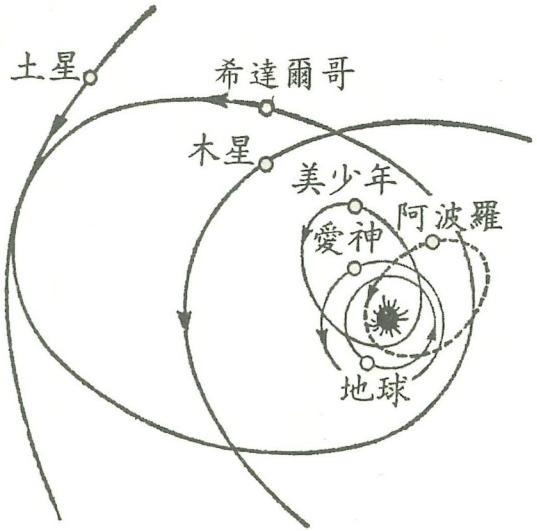
蘇俄火箭已取得金星照片帶返地球；
美國巨大的太空船也已登上軌道這真是個日新月異的科學時代。
然而我們所處的地球，卻還深藏著許多科學無法解答的謎題及種種不可思議的事件。
這些令人大惑不解，又非尖端科技學者所能解決的，當可稱之為現代奇談；
而許多不可思議的事件，也隨時隨地在地球各處不斷蜂起 ……

目錄

隕石的衝撞……6
你是船長了……16
太陽的黑點……30
是誰去死呢？……42
壯哉！我留下來！……59
發生火災……80
非把航向修正不可……91
好主意……105
修正航向……117
答案就在眼前……135



謎樣的疾病……146
叛亂……158
劫船……170
搜尋隕石……185
在熱病中……193
真正的船長……200
《解說》……210



隕石的衝撞

從月球到火星，確實是一趟令人愉快的太空之旅！

乘客由火箭公車上下來，換乘到「克卜勒」號太空船，之後的九十二天之中，大家都很舒適地在船上，吃喝玩樂，高高興興地談天說地。

這一次的乘客總共有一百四十七位，人數一直保持不變。

從地球出發後的第三十天，這一天大家一如往常的興奮。

突然之間隕石撞到太空船了，這一撞，正好命中太空船的正中心。自動電射光也未能阻止隕石。船體雖然十分堅固，但也無法抵擋住那快速的一擊。隕石把第十八號船艙打穿了，在拱形太空船中央的行李室，漸漸不能使用了。

航行用的控制室也被擊中。卡迪船長和十一名高階船員全部遇難，另有十六位乘客死亡，連水櫃也損壞。最壞的事故全部在一瞬間發生了。

這個時候，董傑上尉正在病房的床上，時間相當久了，目前在看一本相當厚的醫學方面的書。臥床四周的金屬櫃，咯咯地響了起來，並且又搖又晃的，剛開始的時候，他一點兒都沒有注意。

後來，他感覺事情不對勁，突然間也和大家一樣，覺得搖動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在真空裡航行的太空船，怎麼會突然震動起來呢？

董傑立刻把書扔下。他正要從床上跳下來時，太空船上裝置的警報器就響了起來，紅色警示燈也一明一滅地亮著。同時，事先錄好的警告話語，大聲地響了起來。

「發生緊急事故！船體有了破洞。本船失去空氣。各個房間的自動門現在開始關閉。立即開始太空救生作業。」

警笛響起來的片刻，緊急自動衣櫃就打開了。

「脫下衣服，換上救生衣！」董傑立即按照作業流程，大聲地教導自己。

以前在受訓的時候做夢也沒想到，真的會有一天要用到作業守則。董傑把上下相連的衣服脫下之後，就走向衣櫃。

緊急用太空衣，就掛在衣櫃的框架橫木上，上下相連的太空衣，完全和身體貼合一致。董傑先把中間的拉鏈拉開，嘴裡自言自語地唸著作業守則中的穿著順序：

「頭、右腳、左腳、右臂、左臂，扣好。」

首先，把有防護鏡的頭罩載上，接著像踢東西似的，把右腳穿進去，再穿左腳；然後右臂、左臂都穿好。這時候，自動閥會把空氣送入太空裝中而膨脹起來，因此穿在身上非常輕便。

最後，把用白字寫著「扣上」的旋轉按鈕，轉動到紅字的位置，背後的拉鏈就自動地由下往上拉好，頭罩也會完全地結合在一起。這些動作只要花十五秒鐘就完成了。

董傑的頭罩就像圓形的魚缸一樣，只有鼻子和嘴是開著的。可是用金屬片覆蓋著，氣壓一降低，就會啪地關了起來。太空衣裡面氧氣存量不多，除了必要的時候，是不使用的。在衣櫃之中，還放置了一些緊急用的醫療器具。

董傑把那些醫療器具抓了起來，跑到電腦用的鍵盤那裡。這個鍵盤和普通的電

動打字機很像，但這是和太空船上的電腦相連的。董傑很快地把自己的編號及密碼打了上去。這樣一來，太空船上的電腦就知道董傑是太空船上的醫官了。接著他又打出：

「現在是什麼樣的緊急狀態？」

還不到一秒鐘，馬上就有答案。打字機自動地喀嚓喀嚓地在紙上打出：

一〇—ＪＮ室的外殼穿洞。

這個艙區和第十七艙區都呈現無空氣狀態。

真空的艙區和其他的艙區正處於隔離狀態。

真空狀態的艙區如次：

一〇—ＪＮ

３２Ｂ

３２ＢＬ……

董傑馬上就跑向有太空船的船艙配置圖的位置。一看到配置固，他的胸部就像

被惡魔壓住一樣，氧都出不來了。原來一〇一JN，是太空船上稱為首腦部分的控制室。

電腦在紙上打完字後，紙就被董傑扯下來，放進左邊的口袋裡，而電腦顯示遭受破壞的地方，就是太空船上的領導中心。

因此，董傑拿著緊急用的醫療器具走出病房，往電腦室走去了。按照電腦所顯示的艙區來看，那些艙區一定也有些人死掉了吧！如果早點去治療的話，也許會救活一些人。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先去看看控制室裡，有人工作的那個艙區。

如果控制室裡面沒有人工作的話，那麼這艘太空船，就像是個旋轉中的大疙瘩一樣。照這樣繼續在太空之中行進的話，就會越過火星，消失在黑暗無際的太空之中了。

前面是從B甲板向下到A甲板所要經過的通風階梯。從那裡走下來，正好是控制室的前面。董傑正要走向那個階梯的時候，那裡的門卻緊閉著。

這就是一處失去空氣的艙區，那扇自動氣密的門，在緊急時會自動關上。不只

是失去空氣的艙區如此，凡是和這個艙區相交地區的門，都會自動關上，以免連累其他地區都失去空氣。

門的上方有綠色的燈光亮著，那表示對面的艙區是有空氣的。董傑從左腿的口袋裡取出手動式輔助鑰匙時，聽到身後有腳步聲跑了過來。並且有男人的聲音說：

「醫生！讓我來開吧！」

原來是船員之一的電工技師高德。高德也穿戴著口、鼻開著的太空船用的頭罩。

高德把鑰匙一插進門上的鎖孔，門就滑動開了。兩人立刻從中閘走進去，緊緊相隨。他們一鼓作氣地喘著大氣跑了兩段樓梯。

樓下的門也是緊閉的，可是亮著的燈卻顯示為紅色的。高德沮喪地說：「沒有空氣了！」

「裡面會不會還有活著的人呢？」

「醫生，用您的鑰匙才行。我的鑰匙對於真空的屋子不能用。」

對於航行在行星之間的太空船來說，無疑地，空氣就是生命之源，所以一點都不可以浪費。因此，可以開啟真空艙區之門的鑰匙，只准高階船員才能持有。

董傑把鑰匙插入之後，就開始聽到馬達轉動的聲音，門也慢慢地滑動了。

剛剛只打開一點門縫，就開始有「咻——」的聲音響了起來，空氣從對面流了過來。

隨著門縫變大，聲音也跟著大了起來。董傑不禁想著，這樣到了最後，會不會把耳膜都震破了。

突然，聽到喀嚓喀嚓的聲音，在稀薄的空氣之中，兩個人頭罩正面上的金屬蓋，都自動地關上了。

等門開得很大時，兩人的腳同時都踏入門內。他們進去的地方，就是控制室當中的通路。兩端的氣密門都是開著的，成為一個封閉的艙區。

已經可以看到對面控制室的那扇半開著的門了。

為了保留卡迪船長屍體的原狀，董傑並沒有特別照料。已死去的船長的雙眼虛

空地張著。好像是在責怪他們兩個人，為什麼沒有早點趕過來，而向他們瞪著眼。

董傑為了避開船長的責備眼光，而移開他的臉。用鑰匙在鎖上轉動之後，門就開了，於是兩個人就走了進去。在門的旁邊，觸目所及到處都是躺著的屍體，發生了什麼樣的悲劇？竟然會出現如此令人恐怖的場景！

最靠近出口的一個小伙子，大概是在發生事故時立刻來到門口，拚命設法地逃出去吧！從船長在外頭可以猜想到，每個船員一致的想法都是——讓船長先逃出去，因為船長的責任實在太重要了。

船長為了防範夾纏，而把門抓住，還有兩個船員的手指搭在門上呢！

第一個船員的手指上正夾著鑰匙，正把它插進手動式的鎖孔裡。然而徒勞無功。不論多重的屍體都變得僵硬而重疊在一起，最下面一個由於掙扎的緣故，而扭曲變形。

通訊儀器已經被破壞得亂七八糟。龐大的收報系統也垮了。毀損的金屬碎片，飛散得到處都是。

董傑醫官一彎腰就看到被絕緣體，或是水管等把外殼戳穿的一個大洞，洞外面就是黑暗的太空，星星從旁邊一閃而過。

再回頭一看，就看到隕石把對面的隔壁打穿了一個破洞。對於死去的人什麼都來不及處理，可是對於那些活著的人，非要幫忙不可。

董傑正轉向右邊的時候，看到電機師高德正向他招手。兩個人於是靠近了，頭罩和頭罩貼在一起。董傑問道：「希望你能把那個破洞補修好，可以嗎？」

董傑的聲音經由頭罩的震動，傳達給高德。

「是！這很簡單。由外殼修理隊，到外面用臨時保持劑加以修復就行了，然而，重要的是這樣還是行不通啊！」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請看這些屍體。有點太多，一下子有這麼多的人集中在控制室，實在是不尋常的現象。而且這些人的服裝上都繡有金線（軍官服裝上用以表示階級的金線）呢！」

董傑醫官立刻把屍體翻過來，查看他們是誰。

兩個人的頭罩再度貼近時，董傑說：「船長一定是召集高階船員開會。所以高階船員全都集合在一起，都死了。」

高德一聲不響地點點頭，表示同意，接著，高德說：「全都是甲板部的高階船員。而且還有二管輪（機艙部的高階船員之一）。醫生，這麼說來，我們要為大管輪賀滋祈禱，他應該還待在艙房裡。他的艙房是在亮著綠燈的區域之內。」

「不會吧？你……」

「按照規定，醫生，如果大管輪也死了的話，醫生就成為活在船上唯一的高階船員，您就必須成為太空船的指揮官了。」

你是船長了！

醫生在控制室裡，沒有他能協助處理的事。

不久，修復隊好不容易來到了門口，董傑就立刻折返到有空氣的艙區去了。在通風階梯的門上裝了臨時的空氣鎖。董傑把門轉動之後，就走了過去。當空氣的壓力一碰到胸前的活門，頭罩前面的金屬蓋子就打開了，董傑終於又呼吸到船內的空氣。他走向最靠近他的電話那裡，電話旁邊放著電話號碼簿。查了一下修復隊的號碼，就撥了一通電話過去。電話如果占線，綠色的燈光就會一明一暗；如果不占線，很快地就會有接通的信號。

醫生心裡十分焦急，身體左右地搖個不停。

自己怎麼會身處在這樣的太空船旅行中呢？本來董傑連想都沒有想過。像董傑這樣剛從醫學院出來的醫生，在實習期間很多人都是到太空船上實習的。因為在實習期滿以後，就可以根據自己的志願決定在哪工作。因此，在決定自己的未來之前，

最好的方法，就是親眼看看。（度過好多年學校生活的人，多半想要變換一下枯燥的生活環境，所以，都很高興到太空船上試一試。）而現在愉快嗎？怎麼會是愉快的呢？電話影像機上看到了自己的臉呈現出來，董傑情不自禁地苦笑著。正在這個時候，電話在呼叫了。

「我是董醫師！」

董傑從小小影像機上，看到對方慌慌張張地說：「醫生！請快點來！最嚴重的病患躺在三十二室外面。您來了以後，還有其他受傷者的名單要交給您。」

「知道了！我馬上就來。」

董傑立刻跑了過去。救人的時候是要分秒必爭的。因為說不定生與死就在一線之間。

一位灰色頭髮的男人，正躺在三十二B室前的通道上。一位少女獨自在這男人的上面彎著腰不知道在做什麼。

少女穿著黃色衣服，少了一隻袖子。當走近少女身旁時，董傑才發現少女的一

隻袖子被撕下來當作繃帶，給那位男士使用了。血已經滲出沾在那袖子上。少女說：「我為他簡單包紮了一下，沒有特別做什麼治療。血好像止住的樣子。只是這樣而已。」

「很好！」董傑這樣說了之後，馬上彎下腰來開始診察。

起先，董傑把自動診察器裝在沒有力氣的男人的手腕上。自動帶子滑了下來，就把診察器固定在手腕上。刻度盤搖搖晃晃地動著。醫生知道這是因為患者血壓低、脈搏弱的關係，慶幸的是他的體溫還算正常。推想可能只是受到驚嚇而已。

董傑醫生於是在看不見傷口的地方，拿出噴霧式皮下注射器，為這位男士注射鎮靜劑。用這種注射器，可以不留針孔在皮膚上。

然後把少女代替繃帶用的衣袖換了下來。看到傷口，實際上比少女所感覺的要輕得多。在皮膚上只是像鋸齒狀的一些傷口。但是因為出血比較多，使得不習慣見到這種現象的少女，認為是很嚴重的傷害了。

董傑醫生用皮膚藥劑在傷口上吹。傷口立刻凝固了，用不著麻煩的手續，就把

血止住了。對她說：「現在一切ＯＫ了！發生事故的時候，妳和他在一起嗎？妳有受傷嗎？」

「不，我沒關係。我走過通道的時候，看到他倒在血海之中。為了幫忙紮繃帶，所以才打電話找您。我注意到牆壁上有那些物品。可是怎麼樣才能從牆上取下來呢？」少女指了指通道上三十二Ｂ室對面牆上，像鋸齒狀的金屬塊。三十二Ｂ室的門上亮著紅燈。董傑說：「這個人的運氣太壞了。正好他經過的時候，碰到那間屋子發生爆炸，那個金屬塊就從門那兒飛了過來，正好擊中他。」他又補充說，這種爆炸是由隕石所引起的，所以現在那間屋子已經沒有空氣了。大概是在自動門關閉之前發生爆炸的，所以鐵塊才會飛了出來。

正在這個時候，不知道是誰，先清了清嗓子，就說起話來了。

「各位！這裡是大管輪賀滋。我必須告訴大家，所有乘坐這艘太空船的人，包括乘客和船員，都要知道目前太空船已經發生了事故。因為船身被隕石擊中了。」

少女不禁驚恐了起來，用手捂著臉。

董傑醫生也顯得十分慌張，說道：「不要緊！沒有危險了！第二、第三艙區雖然破了大洞，可是已經緊急封閉起來了。」

董傑醫生心想，賀滋的確是一位優秀的輪機人員。然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對大家發表這種令人恐懼的真相，未免太不瞭解人類心理了。

擴音器又繼續地發出聲音，「根據修復隊的報告，破洞的房間已經封閉住，修理工作仍在繼續進行。所有乘客請停留在原有艙房內。也就是說，不管你現在在哪裡，都不要移動位置。船員需要進行各種作業，請勿打擾。」

穿著太空衣的男士們四處奔走忙碌著。有一位男士說道：「醫生！這是修復隊讓我轉交給你的。」

說完之後，就從褲子口袋裡拿出一張紙交給醫生。這些都是到目前為止，從電腦上得知受傷者的位置。

「先把這位移到病房去吧！」

「可是擔架的另一端還需要一個人呀……」

「我來幫忙。」少女接著說。

醫生很快地就作了決定。少女很年輕，作事也很沉穩，搬運擔架是可以勝任的。於是說道：「好！就這麼辦。妳把傷患送到病房之後，就留在那兒。」

船員問道：「醫生！那麼我呢？」

「拿著擔架，再過來呀，我在八十九室附近等你。」

八十九室的一位男士已經死了，名單上列出另外一對老年夫婦也在這間屋子裡。

冷峻的真空實在是殺人的罪犯，幾乎不留一個人。即使是僥倖生存的人也要逃到別的地方，最後只好都待在開了洞的艙房之中。那些有著少許空氣的艙房，也許不用多久，空氣也會不夠用了。

醫生對倖存者都施以鎮靜療法。一些人的血管破了，還好都是小傷而已。

董傑醫生正在為那些倖存者，用繃帶包紮手上的凍傷時，擴音器又傳出聲音來：「董上尉請到控制室來，高階船員集合！」

董傑在心裡暗想：剩下的高階船員恐怕不多了吧！

他在病房內巡視了一下為數不多的病患。差不多都正安靜地睡著了。年輕的船員已經把擔架折起來收好了。

董傑把這位船員叫了過來，對他說：「拉瑪！我到控制室去，這裡請你代為照顧一下，好嗎？」

「好的，沒問題。醫生！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的話，我會通知你的。」

拉瑪是機艙裡的一般船員，可是他很希望成為一位醫生。他把每個月的薪資大部分都儲蓄起來，預備回到祖國印度去念醫學院。不值班的時候，就幫董傑醫生做事，學習他的醫術。

修復隊已經把船體修補好了。董傑非常感謝他們。他把不透氣的太空衣脫了下來，把帥氣的船醫制服穿了起來。

董傑從剛才通路的相反方向，走向控制室。

現在的情況又不一樣了，門都敞開著。從樓梯向下走到了A甲板，他摸到甲板

上的欄杆，感覺到一陣冰冷。金屬的牆壁是封閉的，從空氣中出來的濕氣都沾在上面。不過濕氣不久就變暖了，水氣也就浮了出來。

屍體已經從控制室搬了出去，地板上被隕石打穿的洞，也用厚金屬板焊補好了。

不知道是誰，也把收發報機修理好了，甲板上散滿了很多配件。

起先，董傑還以為只有他一個人在控制室裡。可是不久之後，就從那高椅背的太空航行用的座位上，傳來了咳嗽的聲音，不知道是誰坐在那兒。上前一看，原來是大管輪賀滋坐在那兒。

「進來，把門關上。」賀滋說了之後，就把臉抬起來看著董傑。

「上尉！坐呀！我們有好多事情要商量呢！有很多喲！」賀滋手裡拿著一大堆文件，滿臉為難的樣子。

醫生坐上椅子，等著對方說話。

半晌。

大管輪賀滋看著文件沉思著，慢慢地用手指輕彈，答案似乎全部都藏在其中了，看了之後，就可以照著實行的樣子。

賀滋不算是個年輕人了，可是他已經思考了兩、三個小時，想出解決問題的答案之後，讓人看上去更顯得憔悴。眼睛下面的黑色垂肉已經突了出來，兩腮鬆懈的肌肉也垂了下來。

「這、這是最壞的情況嘛！」好不容易開口了，卻說了這麼一句話。董傑只能壓抑著焦急的情緒問道：「你想要談些什麼？」

賀滋的地位比董傑高，按照目前的情況來看，賀滋必須指揮這艘太空船。

賀滋邊擺弄著文件，邊說：「先把這些文件看一下！除了你和我之外，所有的高階船員都死了。發生這樣的事真是糟糕。那邊，一塊岩石的破片，把收發報機給破壞了。為什麼要用這麼大的收發報機呢？說不定引擎裝置不能配合的話，就不能使用。也就等於沒有一樣。能夠救我們的東西，就靠太空船了，可是它又不在任何一個軌道上航行；此外，水也似乎失去了一半。好可怕啊！」

董傑的心裡想，怎麼樣才能夠把悲慘的話題岔開呢？

「雖然這也許是極為惡劣的狀況。可是太空船並沒有完全毀掉。船長以及其他那麼多的人都身亡了，這當然是一幕悲劇。然而不論怎麼說，我們必須學習那些和太空船共存的人們。我們要把太空船盡可能地航行到目的地。要在軌道上航行，以目的地火星為目標。快接近火星的時候，再行連絡，讓太空航行員來迎接我們。太空船還是密封狀態，非常結實。總之，我們要努力做到最後。我能夠做的都會去做，什麼都可以。」醫生說完之後，又笑著加了一句，「一定會做得很成功的。船長。」

「怎麼稱呼我船長呢！」賀滋睜大了眼睛，站了起來說。

「當然！您現在是最資深的高階船員，按照地位區分，您應該是……」董傑這樣說著，賀滋卻拚命地搖頭。

「不，不行！我是大管輪，只會管理原子爐和引擎。有關航行方面，什麼都不知道。很抱歉，要我離開機艙實在是辦不到。你想要稱呼別人船長的話，還是稱呼你自己的好。

「醫生，我這樣說，並不是我什麼都不做的意思。我不在機艙內是不行的。讓我到處走來走去也不行。我現在命令你，在其他的高階船員來到之前，你是太空船的指揮官。因為每個船員都知道自己的任務是什麼，你只要從旁協助他們就行了。」

賀滋講完話以後，似乎變得很衰弱。兩隻大手交叉了起來，哆哆嗦嗦地搖動著，董傑非常瞭解他此刻的心情。

賀滋再度說：「你很年輕。要是你做的話，執行任務的方法你一定會找得出來的！而我就不行。你也知道，我就要退休了。這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的旅行。我對於原子能方面的事是專家。此外，對於引擎也相當瞭解。然而該往什麼地方走，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賀滋伸了伸腰，立刻對著董傑的目光，又加了一句。

「這樣的作法，你同意了吧！你現在就接下指揮權。」

董傑正要抗議的時候，通道的門打開了，接著電腦技術士包以達走了進來。包以達走向船長的座位，很快地行了個禮之後，就向兩位高階官員說：「我把

觀測記錄帶來了，請過目。」包以達這樣一說，賀滋立刻止住他的動作。

「把報告拿給董傑上尉，我要回到機艙去。我們在其他高階船員沒有來到船上之前，決定由董傑上尉代理船長職務。一切報告都交給他。」話一說完，賀滋就起身走了出去。

董傑連什麼話都來不及說，就被大管輪強行將船長的職務交付給他。

電腦技術士包以達就面向著董傑，把一張紙交給了他。

董傑看到紙上排列著的數字，只有發呆地凝視著。

「這些數字是什麼意思？麻煩你解釋一下，好嗎？包以達。」

「我也不太清楚，醫生。只是，我和航行員一起工作過。航行員曾經說過，下一個輪值時間航線應如何修正，可是我並不懂。現在隕石擊中了臥轉翼，飛行品質和速度都受到影響。

「在感覺上，並沒有覺得回轉速度有什麼低落，和以前一樣，大約只差一個重力單位的樣子。可是由於隕石撞擊的緣故，使它偏離了中心，因而使太空船開始有了

歲差運動。」（一個重力單位等於980公分／秒^2。）

董傑聽了包以達所說的話，對於「歲差運動」實在聽不大懂，只好長歎了一聲，把檔案交給他。並且說：「包以達，再簡單說明一下好嗎？我很想把問題弄清楚！」

電腦技士並沒有笑，就說道：「是這樣的——太空船的主軸是藉由原子能使水變成蒸氣而推動的，這樣可使主軸產生力量，推動太空船在航線上行駛，但是在行進時，必須隨時修正航向，才能固定在一定的軌道上。就像駕駛汽車，要依照路線的不同，把方向盤左轉、右轉一樣的道理。

「現在，您要知道，所謂『歲差運動』，就是太空船自己開始向左右搖擺了。這樣一來就無法修正航向。醫生！如果過早修正航向的話，就會越過火星，永無止境地走下去了。」

董傑點了點頭。

現在，董傑已經瞭解到，自己不負起責任來做些事情是不行的了。而且還要迅

速去做。

由於賀滋幫不上忙。因此，董傑想要依靠的人，在這艘克卜勒號的太空船上似乎已經找不出來了。

於是董傑說道：「好吧！包以達，我知道。我該做些什麼了！可是，我要做的話，你就不可以再稱呼我醫生囉！」

「遵命！」電腦技士這樣說了之後，就很鄭重地行了一個禮，並說：「我知道，船長！」

太陽的黑點

董傑正把臉仰起來的時候，看到士官長古力克已經來到門口，並且說：「在找我嗎？」

董傑向他招手表示請進來的意思，並回答說：「進來呀！我預計三十分鐘之後叫大家集合，現在先和你談一談。關於克卜勒號的問題，能夠回答我疑問的人，恐怕除了你，就沒有別人了吧？」

董傑同時又指了指放在桌上的太空船模型，接著說：「我想你是從這艘太空船開始航行時就來到船上了吧？」

「比那個時候還要早。我曾在大約翰上漂浮過地球軌道……我們都稱呼『克卜勒』號是『大約翰』。我也是參加建造大約翰小組中的一員。之後就被派到太空服務，一直待在太空船上。」

古力克是一位金髮碧眼、身材高大的芬蘭人，多大年紀卻不太容易看得出來。

「因此，我想請你盡可能地對於電腦技師苦惱於心跳差運動的問題，加以說明一下。」

古力克點了點頭，於是對著太空船的模型深刻地看了一會兒，再把它從支架上拿了下來，放到自己的面前。

「我想要像建造大約翰的時候，對建造小組作說明那樣的方式來解釋。這艘太空船的形狀就像一個大的大鼓。在它的下面，用排氣管掛上一個籃球似的球。」

「原來如此，好像只要聽過一遍，就不會忘記似的。」董傑笑道。

「這個排氣管就在大鼓的中央，向上貫穿，稍為突出一點，剩下來的大部分管子都長長的向下延伸出來。這個長而粗的管子的一端，就掛著籃球似的球在這個球的裡面，裝置著原子爐和引擎。球和管子接掛的地方，有放射絕緣體和機艙。但是除此以外所有的東西都在大鼓這邊。其次，在軌道航行的時候，這個太空船的整體、排氣管，稱為中央管路的東西，都一起跟著轉動。」古力克說明著。

「到這裡為止，我都明白了。這個大鼓使中央管路以高速轉動的話，就會產生離

心力，於是在A甲板可以產生一個重力單位。因此我們可以像在球上一樣的在A甲板上走路。」

董傑用手指彈了彈大鼓，又繼續地說：「A甲板是最靠外側的甲板，也和其他的甲板一樣，跟著大鼓咕嚕咕嚕地轉動。我們的腳底所踩著的A甲板的地板，就是太空船的外壁。經由一樓的樓梯向上去……也就是走向旋轉的中心，好不容易來到B甲板了。再次就是往C甲板去了……那兒只有貨物或是倉庫。然而也是具有重力的最後一個甲板。C甲板之上是中央部，那兒是沒有重力的倉庫。說到這裡，有沒有說錯的地方呢？」

古力克士官長略帶微笑地說：「應該沒有。」不過似乎有些不太肯定的樣子。

於是董傑用兩隻手轉動管子，太空船的模型就轉動起來。然後同時又把大鼓放在桌子上，對著光。

「太空船就像是這個樣子，咕嚕咕嚕地轉動而航行。這個光就好比是火星，就是它的航行目標。」

士官長說：「這樣好像有點不對喔，前進用的噴嘴停止噴射之後，太空船就要作一百八十度的改變，把前後更換之後，以火星為目標，要用主噴嘴來噴射。在大鼓上所附著的管子的根部有觀測所，可以尋找出太空船所應該採取的方向。」

董傑把模型的前後一再變換，使它們轉動，仔細地觀察說：「啊！像這樣子應該把球先放在前面而行進——然後同時轉動。有什麼地方不對嗎？」

士官長加以指導地說：「旋轉軸的中央管路，非要沿著航向行駛不可。然後，前後的噴嘴，使太空船在軌道上的速度加以控制，可以快，可以慢。用速度的快與慢來操縱太空船指向目標。如果，航向非要變更不可的時候，要從中央管路的前後平衡先行做起，正好在中心的兩側可以使用輔助噴射器，可使太空船變更所需要的角度。然而現在辦不到了！」

「為什麼？」

「這是因為隕石把旋轉軸挪開位置了。太空船無法在軌道上筆直地前進，現在也仍然這樣。因為轉得很慢，所以發生歲差運動。大約翰正在宇宙之中搖搖晃晃地前

進著。這種搖搖晃晃的情況不加以改正的話，什麼樣的航向也都無法修正。」

「這麼一說，不盡力修正航向，是完全無法到達火星囉！」

古力克士官長沉著臉，慢慢地點點頭。

經過長久的沉默，這時候聽到有人走到控制室的門外在敲門。士官長就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原來是電腦技士在門外。他說：「現在是午前三點。船長，事務長和我一起來了，大管輪賀滋說他等等就來。」

「這樣啊！進來吧！大管輪不在，我們也可以先開始談談。」

兩個人進來之後，有一位董傑從來沒有見過的男士也跟在後面。這位男士滿頭灰髮，梳理得很整齊，頭髮直而稀少；滿臉落腮鬍，皮膚是古銅色。

大概是乘客吧！那麼他到這兒來做什麼呢？

董傑正想問的時候，事務長雍凱德就走上前來了。

雍凱德是瑞士人，曾經受過觀光飯店總經理的訓練。因而雖然在太空待過好多年之後，仍然像在豪華的大飯店裡工作一樣的對待別人。

雍凱德微微地打過招呼之後，就指著站在他旁邊的男士說：「船長。請原諒我的冒味，在此向船長介紹一位人物，是我請他來見您的。這位是墨西哥大學的伍加特博士，是世界上權威的數學專家之一。我考慮到——」

雍凱德說到這裡，就把聲音稍放低了一點，又繼續說道：「其他的高階船員都往生了。我認為伍博士是我們最重要的生力軍了。」

事務長事先沒有和董傑商量過，就暗中私自決定，真是豈有此理。可是董傑到底只是個醫生呀！不能擺出一副船長的派頭來。於是他說：「謝謝！這倒是個好意見，那麼就請指教吧！數學恐怕正是我們問題的中心。」

伍博士拚命地搖動雙手。他說：「請不要期望過高！不屬於理論數學所能掌握的事物，和太空船飛行方面的各種實際問題，有著相當大的距離，所以，我可以說對這方面是毫無經驗的……」

董傑把他的話打斷了，說道：「我們誰都沒有經驗。除了摸索進行之外也沒有其他方法。因此，無論如何，大家應該共同努力，防止任何意外的發生。絕不能再

使其他船上的乘客受到傷害。」

伍博士全神貫注地，用手放在胸前說：「許願！向我們偉大的祖先許願。」

董傑請大家坐下來，把自己所遭遇到的問題，以及沒有具備專業知識，而難以修正航向等等困難加以說明。

「這是現在的狀況，很不好。包以達，關於航向的修正，是不是任何時候都有波動呢？」

電腦技士咬著嘴唇，像是神經質似的，看了一下四周，說道：「關於這件事，我實在不知道。太空航行員把電腦用的數字交給我。我只是立刻把它送入電腦調查而已。遇到複雜的問題，就把這些數字送到火星的計算中心去處理。那邊有巨大的電腦，還有數學專家來計算。」

突然像是想起了什麼似的，包以達把眼睛睜得很大。

「對呀！讓我們這樣做行嗎？利用無線電請求幫忙如何？」

董傑很傷感地搖搖頭。

「這樣不行啊！主要的收發報機壞掉了。通訊員修理收報機和發報機，需要多久時間也不一定。還有，比方說修好了之後，能傳送多遠的訊息也還是未知數。依目前的情況，尋求外界的幫助，恐怕很困難。」

董傑說完之後，又走向伍博士對他說：「這個問題請您想辦法，好嗎？」

伍博士聽了之後，突然站了起來，開始在地板上來回走動，滿面愁容地好像很為難的樣子。

「很傷腦筋……怎麼樣也沒法做到。太空旅行是一種應用科學和理論數學的，範圍實在相差太遠。雖然太空旅行方面的航行軌道，在基本上並不算是艱難計算的事，可是把它應用起來，卻……」

「但是根據電腦技士所談到的資料來看，現在的記錄和航向修正，是不是可以找得出答案來呢？」

「做做看吧，不過，我只能盡量去做。」

「可以，可以。不論結果如何，都請告知我們。」

接著，董傑又看了看自己的記事簿說：「還有一件事，我們所面對的另一個問題，就是隕石把船體弄破時，大量的水也都隨著失去了……」

「這樣下去，大家都會渴死。」伍博士又再度站起來，一下子想到了故鄉墨西哥的乾燥沙漠，所以才說了這樣的一句話。

董傑聽了啼笑皆非，「不，不是這樣的，伍博士。是另外的問題。在這艘太空船裡，排出來的水可以經過清潔之後再利用，水一滴也不會浪費掉。這些水是咕嚕咕嚕地循徊轉動的。而失去的水卻是另外的水。那些水是放在外殼的二重艙之內，迴轉不已的。然後在離開地球之後，從凡阿侖輻射帶所放出的輻射熱，以及以後由太陽來的輻射熱，都靠外層中的水所形成的隔熱壁來保護我們。現在我們正處於太陽靜止的時候，所以沒有水，也不必擔心輻射熱。

「可是，我們必須呼吸。那些水可以使克卜勒號……大約翰的空氣清新，是絕對的必需品。因為在那些水裡面，有單細胞植物生存，可使我們呼出的二氧化碳氣體變成氧氣。可是現在這些植物已經隨著水流失了，現在要想趕快大量繁殖也沒辦

法。」

事務長就問道：「怎麼辦才好呢？」

董傑對事務長說：「我們一分鐘都無法停止呼吸，因此我們不能浪費氧氣，所以必須停止燃燒任何東西。據說已有不會引發癌症的香菸問世了，所以很多人又恢復了抽菸的習慣。乘客和船員之中就有很多的人在抽菸，一定要請他們馬上停止。把他們的火柴、香菸統統收集起來，放到我這兒來暫時保管，這件事就交給你辦！」

事務長點了點頭說道：「我就辦辦看吧！」

「謝謝。這件事就拜託你了。」

董傑說完之後，又看了看記事簿。

「其次就是些哀傷的事了。而且是無論如何非作不可的事。那些死去的乘客、各級船員的屍體，都必須放到沒有重力的船艙內才行。可是在保險箱裡，卡延船長所留下的遺言，卻希望我們能為他的遺體舉行太空葬，誰知道太空葬是如何處理的嗎？」

古力克士官長說道：「是的，我知道。如果交給我辦的話，我自己一個人準備就可以了。我跟了船長九年之久，以前有人用過這種方式安息。」

董傑正要回答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響了。於是就向士官長點點頭，表示快點處理的意思，隨即把電話拿了起來，並且說：「我是船長。」

董傑在眾人面前自稱是船長，稍稍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雖然大家對於此事都不會介意。

董傑簡單地問好之後就專心聽對方講話，隨即一再回答說：「知道了，知道了。」就把電話掛斷了。接著他就輕輕地說：「現在這通電話是通訊員打來的。他已經把收報機組合好了，而且可以收到火星的中央通訊中心的電信。不過受到太空的干擾信號很微弱，幾乎全都消失。信號已經用答錄機錄了下來。是什麼意義，正在努力查聽。

「據通訊員說，相同的電報卻一再地拍發。其中含有『危險』一詞在內，並且使用電信暗號『太陽的黑點』……」

「這個電信暗號指的是特別的事。」聽到這句話的聲音之後，大家抬頭一看，才知道是大管輪賀滋來到了門口。

「我就是為了這件事才馬上趕來的。我那兒的裝置上也發現到了。太陽的風暴就要來臨了。」

只見大管輪賀滋連聲音都在發抖，然後又繼續說：「所謂太陽風暴！就是說我們都要死了的意思！」

是誰去死呢？

大家都一起站了起來，吵吵嚷嚷，慌慌張張的聲音響了起來。董傑於是大聲地喊叫加以制止。

「驚慌的理由在哪裡？我們這樣大聲的吵鬧，連一點空間都沒有了。實在毫無價值，以後一切廢話、無聊的話都不准說！」

受過嚴格訓練的船員們，不論在什麼情況之下，一聽到命令就馬上閉嘴，就連伍博士也隨著大家安靜下來。

董傑仍然站著，環顧了大家一眼。大家一碰到這樣銳利的眼光，都不自禁地坐到椅子上。

只有賀滋還站在門口，剛要開口的時候，董傑就很生氣地一邊指著他；一邊大聲地說：「賀滋大管輪，請你把門關上，坐到椅子上。希望你以更適當的方法來提出報告。要是可能的話，請你別再表現出這種絕望的態度！」

董傑特意使這位比自己年長的人難堪，多少有點過分。因此，當眾受窘的賀滋，內心憤憤不平。

大管輪的臉馬上紅了起來。要怎樣應付才好呢？就裝成沒有聽到董傑所說的話吧！

董傑真的很生氣，於是一字字地說：「請坐！這是我說的。這是命令，我說得相當清楚。」

賀滋也確實站了很久了。忽然兩肩一鬆，把門一關，終於疲倦地坐在最靠近他的椅子上。

賀滋開始說話的時候，是以一種一籌莫展的語調在嗚咽著。

「為什麼要發抖呢？因為這是我最後的旅行，然而現在，似乎成為和大家一起的最後旅程了……」

董傑插嘴說道：「你的機器上有什麼發現？」

大管輪說著說著，突然很快地把頭轉到前面垂了下來，說話的聲音也變得很

低，大家想要聽清楚，就非要把耳朵湊近不可。

「太陽的輻射熱……確實是一點一點地接近了。這表示什麼意思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太陽的黑點，就是太陽風暴。像這樣，我們的太空船毫無防護的方法，只有等死啦！」

事務長就問道：「為什麼你要說這種話呢？到現在為止，還不是好好的嗎？難道我們以前不曾避開過太陽風暴嗎？為什麼這次就成為問題了？」

古力克士官長說：「讓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好嗎？」

董傑默不作聲地點了點頭。

於是古力克就開始說明道：「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水——這是最重要的問題。要是現在船底的二重艙還有水的話，從太陽發出的熱粒子，就可以完全被水吸收。它的作用就像地球上的空氣一樣。

「然而連一半的水都沒有了，對於輻射熱就完全不能阻隔。因此，遇到像火星中央通訊中心所通告的那種狀況，我們可以說是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因此……」

董傑也插嘴說道：「但是，我們已經對一切都有過嚴密的防範措施了。目前，對於猛烈的風暴，就不能想出特別的方法來阻止嗎？」

「是的，船長。把船的方向改變一下，讓原子爐正好對著太陽。這樣的話，原子爐就可以被放置在太陽和機艙之間，應該可以保護乘客。然後把水都送到太空船被太陽照射的一面，將太空船保持在正確的航向上，就可以保護大家的安全。」

董傑問道：「只用這種方法，是不是把充分的水都留下來不用呢？」

這次，士官長回答時的表情就變了。

「不，船長。沒有。」

「因此，只能保護機艙囉！」

「是的，是這樣的。」

董傑笑了起來。

「這樣，只能解決一半問題。在情況緊急時，只有讓乘客和船員都到機艙去才行。事務長！把這種緊急部署的程序擬定出來。」

大管輪迫不及待的想要說話，而董傑默不作聲地向他搖了搖手。

「雖然硬塞進去，會擠得滿滿的，可是起碼不會發生事故，否則輻射熱會把我們都殺死的。但是，首先我們要把變換方向的方法找出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做準備也不知道，盡可能早點著手才行。包以達，算算看怎麼樣？」

於是電腦技士就說：「我已經做過好幾次，應該是可以行得通的。以前發生太陽風暴的時候都有錄音。把那些資料送入電腦計算的話，應該可以找出還有多少時間，風暴才會來臨。」

「這樣就好辦了，盡量利用錄音來分析吧！」

「是的，船長。」

包以達巴不得早些離開，於是打開門出去了。

其他人也都有重要的工作非做不可。一個個地相繼離開了屋子。

只剩下董傑一個人了，在大家還沒有回來之前，他注意到似乎沒有他要做的事。

有受傷等事故發生的時候，在董傑腰帶上的自動診察記錄器上附有警報器，可以隨時連絡。

在這個空檔裡，如果要休息的話，正好可以休息一下，所以董傑的兩腳不知不覺地走向門口。步出了通道，很快地走入附近的電梯。

觀測所——當然那兒是董傑很想去的地方。

在電梯向上爬升的期間，董傑就用電話和控制室的值班人員連絡，告訴他現在正往什麼地方去。說是往上走，實際上電梯是到大鼓和籃球相連的中央管路那兒去。

不久電梯停住了，門立刻打開。董傑抓住門的邊緣，把身子往前一推。

這樣一來，董傑的身體就慢慢地浮起來，於是就在太空中飄蕩。

抓住附在中央管子上的伸縮器，就拉往展望台方面去了。

大鼓正在咕嚕咕嚕地轉動，所以四周的甲板可以產生離心力，然而在這個旋轉中心的中央管路，卻不能產生離心力，所以完全像魚浮在水中一樣。

把按鈕一按，觀測所的門就打開了。董傑就像游泳一樣地游了進去。

這是任何時候都在嚮往的事，董傑摒住氣息地想，目前的情景簡直令人不敢置信似的。無數的星星、星河、銀河，都在董傑的眼前，緩慢地轉動著。

觀測所是附掛在從大鼓上所延伸出來的中央管路一端，成為一個透明的大天穹狀的屋子。在這裡，光線受到曲折，因為幾乎沒有霧似的空氣，所以星星沒有燦爛奪目的光芒。在這兒所見到的星星都是各自不同顏色的，而且是各種明亮的點，嵌在頭上黑暗的天空裡。在這美麗的星空中，似乎會忘記自己是在透明的頂蓋之下，而是置身於群星之中。

在遙遠天空的另一邊，露出了太陽，由於觀測所的天穹狀的頂蓋作用，而使陽光自動像霧那樣散發開來，不會使人感到刺眼。

董傑看到這番情景之後，使他想起了，太陽紅紅的表面所引起的風暴就要來了。董傑用輻射熱計量器量了一下，僅僅只有一點點上升，還沒有到達危險程度。可是大管輪說過，漸漸地在上升當中！

那個摧毀一切的粒子風暴即將來襲，究竟還有多久的時間會到達呢？要救出每

個人的生命，該怎麼樣去做才好呢？

董傑在冰冷的觀測所的表面上，著著實實地用拳頭打了自己一拳。在這絕望的瞬間，自己到底該怎麼辦呢？

董傑實在太累了。

在董傑的情緒之中，有一種要想把什麼東西拋出去的感覺。最好有其他的人，不論是誰，只要能夠把船長的責任負擔起來就好。

自己還年輕，而且只不過是個醫生。

然而，其他人又沒有可以擔負責任的。只好由自己來承擔了。

自己是醫生，對於生與死的責任，接受過專業訓練。然而在太空船連船長的任務也包含在內，那是連想都沒有想到過。正確地說，雖然也只是與生死有關的問題，然而在醫學院裡，卻從來沒有學過這一門課。

這樣一想，董傑不禁苦笑起來。覺得情緒好了一些。無論如何，要盡自己的力量所及，把任務完成。這是唯一能使自己開朗的方法。

在銀河靜靜地包圍之下，觀測所中的電話鈴尖銳地響了起來。

董傑拿起電話說：「我是船長。」由於他的決心已定，所以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

「這裡是控制室，火星電腦中心發來的電信錄音帶，已經交給電腦技士分析了。」

「很好。風暴的強度如何？此外，什麼時候來臨？」

「強度依照波以耳標準，是八個能量單位。最高是S。根據我以往的經驗，沒有遇到過六級以上的風暴……」

「這麼說，這次的風暴很強囉！什麼時候會到呢？」

「最慢的話，一個半小時以後。最快的話，應該只差幾分鐘而已。但是不會比這個更快。」

董傑無意識地吸了一口氣，平靜地說：「好，知道了。立刻到控制室來。然後和那位叫伍博士的乘客連絡，問他是不是可以立刻到控制室。還有，通知古力克士官長一下，也叫他來。」

要在僅有的九十分鐘之內，把太空船的方向換過來，似乎是不太可能辦到。但無論如何，非做不可。

董傑在思考時，像是在夢中一樣。不知道什麼時候，伍博士紅著臉，好不容易地來到控制室，兩人又碰面了。

「沒法做的事就交給我做好了，船長。我會立刻去做。」

董傑很平靜地說：「風暴不到九十分鐘就會來臨了，博士。防備的工作到現在還沒有開始著手呢！」

伍博士聽了，臉色馬上變成灰色，人也站不穩似的，於是就在身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這樣啊……那麼，做什麼都太晚了吧！」

「我倒不認為。不過，不一定要靠機械，也可以用手操縱啊！」

董傑因為古力克正在控制室裡值班，為避免使他驚慌，故意露出笑容給他看，

又繼續說道：「除了這樣，沒有其他方法。此外，請不要露出驚恐的臉色，以免令別人不安。現在的民航噴射機，差不多都是用自動儀器來操縱飛行。但是當你們駕駛自己的輕型飛機，或是直升機的時候，還不都是用手操縱飛行的嗎？

「太空船也是一樣呀！最初太空飛行員遇到自動儀器故障的時候，也是依照無線電的指示來飛行啊！我們現在也要按照同樣的方法去做。古力克！變換旋轉軸的方向要如何去做？我很想知道。」

士官長的臉色黯然起來，說道：「這個呀，完全要靠電腦來執行，船長。航員把資料和指示輸入電腦，然後坐下來，等待電腦把結果計算出來就行了。」

「那麼遇到有什麼地方發生故障，要使用的手動式操縱裝置在那裡？」

「有。不過到現在為止，一次都沒有用過。操縱裝置就在那邊。」

董傑走向操縱裝置的地方，看到了開關和鍵盤。

「要是想變更航向，該怎麼做才好呢？請簡單地說明一下好嗎？」

古力克士官長走到鍵盤那裡，把螢幕的開關一按。

「這裡有兩個螢幕。一個是在有觀測所的船首的地方；另一個是在船尾。現在這個是船首的景象。」古力克指著有太陽映現出來的影像機說道。

這個映射和在觀測所實際看到的光景一樣。

古力克又繼續說：「有原子爐的那個球體上，裝有噴射火箭。把那個東西縮短集中起來爆發的話，船體就開始大轉動。然後在轉到所想要的航向位置的時候，電腦就使火箭再度噴射，而使太空船停止轉動。」

董傑停止思考而看了一下錶。想要知道還剩下多少時間，眼光裡露出很勉強的樣子。

古力克的回答似乎太簡單了一些。

董傑回頭對著來自墨西哥的數學家說：「伍博士，請到這邊來，我們商量一下好嗎？剛才士官長所說的話，您大概也聽到了。我想您大概也對這個問題有了初步的瞭解。太陽是在船首的那個方向，正好需要調轉一百八十度的航向，和我們行駛的航向不同。

「且說，火箭一噴射的話，太空船就要轉動，而開始變更航向。然後，太陽在船尾的電視螢幕中出現的時候，就是我們所希望的方向，結果使原子爐位於我們和太陽風暴之間。然後我們再噴射火箭，而使太空船停止轉動，可以保持正確的方向行進。博士，怎麼樣，這樣做可以嗎？」

伍博士滿臉苦思的神態，不久後拿出一本皮製封面的記事簿，很快地一張一張地寫下很多數學公式。於是他說：「並不是那麼簡單。第二支火箭必須和第一支火箭的長度相同，力量也要相同才可以，因此……」

「博士，不十分精細也沒關係，成也好，不成也好，太考究的話，時間恐怕不夠了。」

董傑這樣激烈的態度，使得這位數學家感到非常驚訝，他說：「當然，要是好好地做，為什麼做不到呢？這和電腦去做是一樣的。完全和電腦一樣地做，應該做得好呀！草草率率去做，是不行的。」

「不草率更好，可以救我們的命呀！」

董傑非常的興奮，用拳頭打了掌心一下，又繼續說：「就是這樣，現在就請開始吧！您的理論和士官長的機械知識正相吻合的話，就應該可以了。」

董傑很擔心地看了看錶，才知道時間已經所剩無多了，緊張之下，不加思索地大聲呻吟著。

再過四十五分鐘，具有殺人的輻射能的太陽風暴就要來襲了。

「船長，事務長雍凱德打來的電話。」值班者的聲音把董傑的思索打斷了。

值班的人把電話聽筒交給了他。

「我是船長。」

「這裡是事務長。報告船長，乘客們正在吵鬧！可不可以請您到這兒來，對他們講講話呢？」

「現在沒有時間。趕快都到機艙去，在那裡我會對乘客們發表談話的。」

事務長還是在等著回話，半晌，才聽到稍帶擔心的聲音響了起來。

「實際上，他們是想要和船長面對面講話。乘客們不在機艙，都在大餐廳裡集合

不走，要等船長這樣的高階船員來說明一下，他們堅持一定要等您來。」

「但是……這個樣子待下去，大家都會死，他們不知道嗎？」

事務長的聲音低了下來。誰都可以聽到，電話裡傳來吵吵鬧鬧的聲音。

「不，船長，他們知道得不多。為了避免大家過於恐懼，我只是很快地告訴他們事情的大概，關於詳細的部分就裝糊塗地忽略過去。因此，要請船長到這兒來，向大家說明一下。」

董傑很快地周詳地想了一想，看樣子非要立刻去一趟不可了。他在這個時候才覺察到把乘客的事忘記了，感到非常抱歉。對於乘客，要把行李簡單地集合起來是可以的，然而要像對待小羊一樣的讓他們擠在一起，的確會很不安。

一切總要勉強地向乘客說明才行。總之，非說實話不可。而且要現在立刻就去。現在只剩下以分來計算的時間了。「我立刻就過去！」董傑說完這句話，就把電話掛上。

「船長，有極為重要的事！」伍博士站在那兒，對董傑打招呼。

「什麼事？」

董傑一邊問，一邊就走向站在操縱裝置旁邊的伍博士那兒。

他一看，就看到船尾的電視螢幕之中，映現出太陽來了，然而卻不斷地在搖晃著。

伍博士說：「請看這個，理論上，我們已經靠眼睛和手，把太空船的航向改過來了。然而實際上，卻有一些不同呢！把這樣巨大的太空船，要想像電腦那樣的精確調整，是辦不到的。比方說，應該使太陽在船尾的中心線上，然而它卻老是東搖西晃。因此要把這種晃動去掉，保持在正確的方位上，就必須有人隨時加以修正才行。」

「這樣做，需要多久的時間呢？」董傑只希望很少的時間就能夠把事情做好。

「需要好幾個鐘頭，視情況而定。因為這是非常微妙的作業。」

「好幾個鐘頭！這麼一說，要待在控制室裡面了，誰肯待在那裡呢？風暴一來，不是死定了嗎？」

「確實如此……誰會為了救其他的人，而犧牲自己呢。」

由於絕望，董傑感到眼前是黑漆漆的一片，他看了看錶，只剩下三十分鐘，來不及了。無論做什麼，時間已經所剩無多。無論是船員，還是乘客，都等於死路一條了。

壯哉！我留下來！

「為了大家而留下來，就非死不可。」

伍博士把肩一端，向前一挺，然後說道：「我一直夢想著能操控太空船，所以我留下來吧！其他的人都請直接到機艙去。」

下巴向上翹，把手橫放在胸前，小個子的伍博士外形上實在說不出有什麼驚人的地方。然而伍博士卻自告奮勇地提出，願意為那些從來不認識的乘客，犧牲自己的生命，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董傑對博士說：「我想沒有必要這麼做吧？博士。我們誰的性命都不打算犧牲，從現在起馬上找出應變方法來。」

「那麼我想問一句，該怎麼樣去做呢？船長。」

董傑心中自問，說實在的，應該怎麼辦呢？又再度面臨絕望之境了！

然而，那也是剎那間的事，董傑立刻站了起來，方法非有不可。太空船的事，

船員方面要比自己瞭解得多。應該和船員們先商討一下。

「士宮長，防熱衣怎麼樣，穿著它來操控可以嗎？」

古力克把頭轉過側面。

「不行。我們所有的防熱衣的功用，只能夠防範低輻射熱。對於現在來襲的風暴，就如同衛生紙一樣，失去作用。」

董傑在屋裡陷入絕望的氣氛中走來走去，想到的卻是，絕不能放棄。

「方法應該是有。我們把預備用的操縱裝置改裝到機艙去，在那兒操縱可以嗎？」

「時間充分的話，也許可以！電線必須連結才行……」

「如果這樣做的時間不夠的話，沒有別的方法了嗎？」

董傑在附近看了一遍，看看是否能有其他的妙計。那個門……小浴室的門，那個門怎麼樣。於是董傑就把那扇門打開了。

「這裡怎麼樣？把電線拉到這裡，只有幾公尺，相隔不遠。把防止輻射熱的東

西，放在這裡也能夠做到。譬如像鉛板等……」

說到這裡，董傑的腦袋裡突然想到該怎麼做的方法了。他迅速指著士官長，並且把所想的事，說了出來。

「太空衣呀！太空衣裡的空氣不會漏出來外面……我想這樣的話，水也透不進去。不是很好嗎？怎麼樣？」

古力克摸了摸下巴。

「呃……很對。但是水對太空衣不太好。容易生銹，而且……」

「兩、三個鐘頭不至於會生銹。」

雖然時間匆匆而過，可是董傑卻坐立不安，突然說道：「有一件非由你來做不可的事。把備用的操縱裝置改裝到浴室裡來，並且連接好電線。同時把電視的影像機也裝上去。如果怕水從門那兒流進來，可以裝上一些防水器材，這樣做不難吧？然後穿上太空裝，把充滿氧氣的氧氣筒放在一邊，確實地檢查好。」說完之後，董傑就走向門口。

「在充滿了水的浴室中，操縱……」

「但是，船長。操縱裝置要怎麼使用，水才不會漏進去呢？」古力克在董傑的身後喊著。

「想想看用什麼方法。用塑膠袋包一包可以嗎？總之想辦法。」說完之後，董傑又看了一下錶。

「二十分鐘之內，我會立刻回來。」

董傑把門一關，很快地沿著通道，跑向大餐廳。

乘客們都在等著董傑面對面溝通，但這麼久的時間還看不到人。大家都覺得很差勁！大家都在議論紛紛，現在乘客都必須要到機艙去了。

董傑在中途，站在附近的電話機旁邊，撥了一個向全船通話的號碼。

「這裡是船長講話，凡是在機艙和操縱室的船員，除了負有任務的人以外，全體到大餐廳集合。請大家在六十秒之內到達。」他對著電話講話，在他頭上的擴音器，立刻把他的聲音傳到太空船的各個角落。

董傑到達大餐廳的時候，船員都從餐廳四面的入口湧了進來。

桌子的邊框都已經取下來，成為不是用餐時間的狀態，所以地面上顯得很寬敞。有一位乘客坐在椅子上，其他的乘客都環繞著這位乘客。

董傑大聲地說：「請大家聽好！我是董傑上尉，這裡的船醫。非常抱歉，現在沒法作詳細的說明。大家要做的事，就是無論如何馬上到機艙內等待……」

這樣一說，坐在椅子上的男士，立刻站了起來。

「你說了什麼，我一句也沒有聽到。叫船長來，把發生了什麼事情對大家加以說明。」

董傑立刻認出來這位男士是誰了，他是布里斯，一位退役的將軍。

這位將軍滿頭濃密的銀髮，任何時候都像是對人瞪眼睛的表情，現在看上去，就和他在電視上或報紙上所表露的神情完全一樣。布里斯將軍的意見在世界上，總是和別人的意見相反，而他總認為自己才是正確的。

董傑冷靜地遠望著他，然後用鄭重謹慎的語氣說：「您大概知道發生嚴重事故

吧！船長身亡，其他的高階船員也都死了。所以由我暫時代理船長的職務。」

乘客之中響起了一陣騷亂的聲音。

董傑不加理會地繼續說：「太陽輻射熱的風暴，再過幾分鐘就要襲擊本船。唯一的安全場所就是機艙。所以要請大家趕快去機艙。」

乘客們都開始走向出口，可是將軍又再度地大聲喊叫，想要阻止這項行動。

「上尉，說清楚一點，我不太懂。這是我的要求。」

董傑指著最靠近的兩位船員說：「你們兩位，把這位男士一起帶到機艙去。」

「為什麼要用這種方法貶低我？小子！聽到沒有……為什麼要貶低我？」

將軍說完之後，就向後退，並且四處揮拳來防護自己。

兩位壯健的船員，從兩側靠近他的身邊。一起猛撲了上去。正好把他夾在中間。他們兩人就把大聲亂叫的布里斯架到門口附近。

這位大鼻子，捲曲的鬍子，身材消瘦的男士，為了擺脫這種情況，就一腳踏了出去。然而附近的船員又把他攔住，立刻使他站定。

其餘的乘客擔心會發生什麼事，一面嘟囔著；一面絡繹不絕地前進。

事務長用很低的聲音對董傑說：「好恐怖啊！說不定會引起大騷動呢！」

「這個我知道，可是現在沒有時間詳加說明。無論如何都要讓大家盡快地、安靜地進入安全地帶，別無他法。」說完之後，不知道董傑又想起了什麼，又環顧了餐廳一下。

「每十位乘客分配一位船員。我先走了。你就待在門口，並告訴船員，走在乘客的前面為他們帶路。十位乘客加上一位船員為一組，船員要設法使他們的情緒安定。往中央管路去有兩個電梯，一組一組地分別搭乘。」

「您考慮得非常周到呀！船長……」

但是，還沒等事務長的話說完，董傑的身影已經消失了。

董傑向兩位船員追了過去，這兩位船員正在瞪視著站在電梯旁的布里斯將軍。

董傑正把腳踏入電梯的時候，一直對董傑懷恨的布里斯將軍說話了。

「你這樣做，將來會後悔的。」

「將軍。我不知道該如何道歉才好！然而這是逼不得已。現在事態緊急，沒有足以說明的時間。如果您能原諒我的無禮……」

「不，不能原諒。你這樣故意挑戰我的權威，算什麼？我將來會報請軍法會議處分你。」

「那只好請便了。」

董傑這樣回答的時候，電梯停了下來，門也開了。董傑和船員都用手抓住電梯壁上所附著的橫棒，可是布里斯的兩隻腳卻都離開了地面，輕飄飄地浮向空中。

董傑馬上喊道：「快來幫將軍的忙。」

富有經驗的太空飛行士，馬上很有技巧地抓住將軍的手腕，把他拉向中央管路。

董傑一面扳著橫棒；一面就隨著他們三人的後面，慢慢地走進去。並不像兩位太空飛行士那樣以游泳的方式離開。

董傑一走近機艙，就把那扇很熱的門慢慢地打開。大管輪已經在那兒等著了。

他也像布里斯將軍一樣，面無笑容。

「乘客都到這裡面來了。對於我們的工作有很大的妨礙，非常危險。」大管輪賀滋這樣地說。

董傑哄勸似地回答說：「這個我知道。但是有很多船員來幫忙的話，應該沒有問題吧！請把船員分配到操縱裝置或是其他的危險地方好了。擠得滿滿的，實在影響工作情緒，可是……這是為了能夠讓大家活命呀！」

頭一批的乘客已經到了。有幾個人在無重力的狀態下沒有做什麼，卻咕嚕咕嚕地翻跟斗。

某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臉色變得發青，一看就知道她胃很難過，想吐的樣子，恐怕乘客之中，有不少會像這位乘客一樣。於是船員很快地把塑膠袋拿給了這位婦人。

在牆壁的對面，裝置了主機，除了一排閃閃發光的操縱盤之外，剩下來的空間很大。

但是一想到要把所有人都塞進來，地方就不夠用了，非要漂浮在空中不可。

在沒有抱怨不滿的聲息之中，董傑走出了機槍。

第二批乘客到達時，董傑進入了電梯。來到了A甲板，董傑的腳又再度平穩地站在地面上，他很快地跑向控制室。

乘客們的問題總算解決了，然而還留下一個很大的問題。

忽然看了一下錶，不禁使他毛骨悚然地想到，只剩下十三分鐘，風暴就要來襲了。

只有十三分鐘了！董傑趕緊跑向控制室。

古力克士官長報告說：「差不多都弄好了，船長。」

士官長把鏡子裝在操縱盤上。又用小電焊器在燒鉛板，引起了一陣煙霧。

電線就從那個部分引伸出來，橫在地面上，而在金屬壁上所開的洞中消失。

士官長把最後的連結部分焊好之後，身體忽然挺直，成了立正的姿勢。

「應該可以了吧！」古力克說完之後，就在浴室裡走動起來。又接著說：「那邊

配置了兩具手動操縱裝置，已經按照船長的指示，用塑膠包了起來。這樣對於防水，可說是最簡單的方法了。同時，反映船尾的電視螢幕也已經裝好了。」

兩個人就從一位男士的身旁走了過去，這位男士正在開啟的門框上塗抹灰色的油漆。

古力克說：「這是含矽的塗料。當門關上，和這種溶劑一接觸，水就完全不會流進來。而在浴室中積聚的水，可以從排氣口流出去，。太空灰就在那邊。船長，這件任務就交給我吧！」

「好好做！其他的船員只剩下九分鐘了。他們等工作一做完，就要在這裡熟習各種程式。在這兒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觀測輻射熱數值的方法？」

古力克指了指電視的螢幕。

那是從原來的操縱裝置上取下來的一具電視電話機，也用塑膠包了起來。

「電視電話上的螢幕，正觀察著太陽的情況，它下面的數字是電腦根據波以耳制測定的輻射率。」

「一點四嗎？還不算高吧——不，不，升到二點一了。」

「風暴的前奏，馬上就傳到這邊了，危險就要來了。趕快著手一切才好。船長。」

因為最後留下來的技師已經把控制室的安全裝置關上，並收拾好了，所以現在只剩董傑和古力克兩個人了。而所剩的時間，還不到六分鐘。

「士官長，這件太空裝我來穿，你立刻出去，這是命令。」

「但是……」

「沒有什麼但是，為了能讓太空船上的人都生存下去，你的技術方面的知識，比我醫學方面的知識要來得重要。在這兒我從事指揮官的工作，你要接受命令，到機艙去。」

古力克嘴裡回答著，為了避免耽誤時間，趕緊把太空衣拿給董傑穿上。再次檢查所有裝置之後，就把服裝扣好。

董傑抓住古力克的手腕看了一下錶，只剩下兩分鐘了。董傑完全用推的方式，

把古力克從浴室裡趕了出去。那個門框上的含矽塗劑，還黏糊糊的，用了很大的勁才把門關緊。士官長也在外面幫忙推著門。不久用鎖鎖上了門，士官長才離去，只剩下董傑孤單獨一人了。

董傑把洗臉盆的水龍頭和淋浴用的蓮蓬頭全都打開，水就嘩啦啦地流了出來。不知道是誰，已經把排水口都堵上了。

水花飛濺地裝滿了洗臉盆之後，流向地面而跳了起來。

董傑要用手擦拭著螢幕才能看到太陽的情況。太陽稍稍離開了中心。為了修正，他利用先前的裝置使噴嘴噴射，這樣一來，看到螢幕下面的數字已顯示二點八。風暴正逐漸地猛烈了。

太陽又偏離中心了，董傑再度加以修正，使它保持在正確的位置上。

在電視螢幕上所映現的太陽球體，和太空船相距有六千萬公里以上，真是渺小極了，像是沒有什麼威力。然而現在的太陽風暴正在瘋狂地怒吼，輻射出高達攝氏六百萬度以上的可怕熱能。

大體上，攝氏六百萬度，究竟是怎麼樣的熱度呢？簡直不敢想像，不過可以用下列的事項加以瞭解。

太陽因為爆發，首先發生電波，然後產生X射線，從爆發開始八分鐘之後，就會通過地球。這種電波和X射線一出現，就是不久後要有大量的燃燒過的離子體即將出現的一種警告。

幾分鐘之後，由高能量的陽電子組成的風暴，就蜂湧而至。這只是即將到來的猛烈風暴之前的先鋒部隊而已。

不久，又過了幾個鐘頭之後，低能量的陽電子趕上來了，這才是所謂的太陽風暴。

經過加速度的粒子，它所通過的地方，任何東西都會引起燃燒。然後就被殺死……董傑一直注意著螢幕上的太陽，以及所顯示熱量的數字，逐次地在升高。當他的眼睛剛離開數字，就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再一看，水已經滿到足踝那兒了。水積得要比想像的快。

而數字現在已經升到三點二了。也就是說，太空船的外殼還可以承受得住，但已經是到了非常勉強的狀態。董傑心想，待在機艙裡的人，應該都沒有事吧！

在頭罩的兩側裝有通訊開關，可是打開之後卻聽不到嘟嘟的聲音。當然在這個屋子裡，裝在太空裝上的通訊設備，是無法發揮功能的，因為四周都是金屬的牆壁，電波無法通過。

頂多在迫切時，可以用船內的電話連絡，可是他並不想用。董傑和外界的一切都隔絕了，完全是孤零零一個人。

水已經漲到膝蓋了……然後螢幕上的數字也變得有些模糊，然後又開始上升……三點九……四點二……五點五……

風暴的中心侵襲到太空船了！董傑的手離開了操縱舵，連頭一起潛入了水中。因為太空衣裡面有空氣，所以身體就浮在水面上。為了能使身體壓制在水裡，只有拚命地緊緊抱住一些固定的東西才行。

還有，勉強把身體淹沒的水量也非常的少。董傑用了最大的力氣來壓制向上浮

起的身體。但由於上面的空氣，使得眼睛什麼都看不到了，就像死了一樣。董傑瞭解這一點，只能拚命地用力不讓身體浮起來。總之，非要潛在水中不可。令人焦急的是，水量還是緩緩地增加不起來。

董傑又想到大約翰的航向，究竟偏離多少了呢？如果不修正航向的話，大家豈不都要死在自己的手裡了嗎！

這樣算起來，究竟在水中潛伏了多久呢？離閥操縱裝置有多少時間了？真把危險當成兒戲一樣了嗎？

古力克士官長曾經說過，假定航向偏離十度或十五度的話，機艙仍然可以維持得住。電視螢幕上的太陽即使快偏到一端了，船內的人也不會遭到危險。然而要多久時間，就會偏到那個位置上呢？

漸漸地把腰彎了下去，成了蹲坐的姿態，水量就漲了上來。噗噗的水就在頭上的水面流淌著。在這照得很明亮的屋子中，使得電視螢幕上所映現的輪廓顯得很模糊，不能加以掌握。

因為螢幕上所映射的影像，無法看得十分清楚，董傑的內心很焦急，於是立刻靠近螢幕，使螢幕離開頭部還不到三十公分。

總之，在螢幕上映射的景象，非要看到不可。為了所有人的生命、所有的責任都落在董傑的兩肩之上，而且就在這片刻之間。但是把頭露出水面，不是等於自殺嗎？如果不把頭罩完全露出來，也許沒關係吧！

董傑盡可能地把頭罩向後躺，然後慢慢地揚起來。慢慢地，極為小心地……水面立刻到了臉部的旁邊……不久，水面到了頭罩的透明部的臉上，幾乎只隔一層膜的距離。

水的漩渦就在中央轉著，幾乎就要露出了水面。漸漸地螢幕和咕嚕咕嚕轉動著的操縱舵，都進入董傑的眼中。

太陽正由中心向螢幕的一端移動到一半的位置上。波以耳的數值，已經到了八點七了。

水仍在轉動漩渦，董傑不加考慮地，潛入水中深處。

依照波以耳的尺度，最高的數值是十。看起來，這個太陽風暴，應該比之前聽說的哪一次還要大的樣子。水量增加的程度也顯得很緩慢。

再度見到螢幕的時候，數值是九點三，太陽已經到了螢幕的邊緣，非要修正航向不可了。

水面上有了沙沙的聲音，睜開眼一看，在頭頂上浮著兩個塑膠袋。準沒錯，那就是操縱舵！

董傑慢慢而小心地動著，戴著手套的五根手指努力把塑膠帶夾住了。接著就把帶著長長電線的把手向下拉。然後董傑把手緊緊握住，臉再度向前。戰戰兢兢地去看電視螢幕。一邊操著舵；一邊引發噴射嘴。緩緩地使太空船轉向正確的航向，這好像不算是一件難事。

董傑大聲地叫道：「終於辦到了！」

但是這個喊聲，只能在頭罩之中引起迴響而已。換句話說，董傑想到只有自己孤零零一個人，就不想再說第二遍了。

危險一過去，董傑馬上感到身體異常疲累。但是現在，還沒有時間去顧慮到累不累的問題，就算是感到筋疲力盡的時候，也必須睜大眼睛，密切注意不可。

雖然董傑的行動和大家的生命關係密切，可是如果他不能在水中操作，他自己就會有生命危險。

水量終於增多了，水面超過了電視的螢幕，而且更往上升。到了天花板，從排氧口向外流了出去，於是董傑把所有的水龍頭都關掉。

好不容易緊急狀況結束了。接著又要去看螢幕了。董傑眨了眨眼睛。然後好像有砂子進入眼睛似的，心想：如果能揉一揉眼睛就好了……

董傑突然驚醒。不知不覺地已經睡了一會兒了。究竟睡了多久時間，也不知道。

太陽在螢幕上，又像是碰到邊緣了。立刻很慌忙地把正在螢幕上走動的影像，弄回到十字線的交叉點去。數字仍然很高，八點七了，比最高值時低一點。可是仍然是能致人於死的熱量啊！

這個太陽風暴還要繼續多久呢？已經過了好幾個鐘頭了，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董傑現在開始擔心氧氣量的問題了。對於現在他正穿著的太空衣不太熟悉。這一型的太空衣，以前從來沒有穿過。他必須找出正確的鈕扣位置，另外胸部的控制裝置也非要用手東摸西摸地，把它找出來不可。

把鈕扣一按，讀數表就跳了出來，因為是在水裡，它就浮到頭罩的外側顯現出來。一看，氧氣已經用掉四分之三了。知道了之後，董傑的睡意就完全消失了。

董傑利用機械來控制操縱裝置，使太空船行駛在正確的位置上。他一點一點地作修正，所以太空船也一點一點地減少搖晃。

數字已經開始降成八點六了……這樣的速度實在太慢了。氧氣反而使用得很快，已接近用完的地步。

董傑盡可能地作淺呼吸，同時也盡可能地少運動。這樣可以減少氧氣的吸入量。但是，就算是這樣做，氧氣容量的讀數表也接近「〇」了。假定到了零的位置，

而實際上還有一些氧氣存在的話，只是那樣一點，也是很快就會用完了。

到了那個時候，該怎麼辦才好呢？選擇死的方法嗎？沒有氧氣窒息而死呢？還是讓輻射熱照射而死呢？

在最壞的結局之中，沒有氧氣，會毫無知覺的。犧牲者只是失去知覺，然後就死掉了。

七點六——又下降了一點，測了測氧氣的餘量，已經到了最低的限度，非要把頭罩那麼多的水量，放出屋外不可。

六點三——又再降了一點。氧氣的讀數已到了零的位置。而且指在零的位置，已很久了。到底還剩多少？大概還有多少呢？

五點四——把排水孔的栓子拔掉，非放水……水……水……

操縱舵離開了董傑的手，他筋疲力盡地倒在水中……氧氣用盡了，失去了知覺。董傑正向死亡的黑巷一步一步前進。

發生火災

「好像在動的樣子？」有一個聲音問著。

「是的，看樣子已經恢復知覺了。」另一個聲音回答著。

董傑感覺到有人在對話，然而卻不能看到他們。不久，好不容易辨認出來，那些聲音是在談論他自己的事。

再過一段時間之後，董傑終於睜開了眼睛。董傑躺在病床上，而且是在氧氣罩裡，透過塑膠的薄膜，看到滿臉擔心焦急的大管輪賀滋，站在他身邊的是拉瑪。

「怎麼我這個醫生卻變成病人了？拉瑪。」董傑這樣說著，雖然聲音很弱但能說出話來，連自己都感到吃驚。

自己現在怎麼會在這兒呢？突然恢復了記憶，董傑立刻站了起來。

「發生了什麼事？我記得我失去了知覺……」

「請你鎮靜一下，船長。」拉瑪用很懇切的聲調說，同時用力把董傑推回枕頭上

去。

「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在機艙也都看到了映射出來的輻射熱的數字。然後等數字降到安全值時，我立刻和士官長一起穿上太空衣，往控制室去，就看到船長倒在那裡。好在那時候，水位已經低到可以為船長脫掉太空衣的程度。只差一點。雖然根據聽診器，您的情況不太好，可是，現在不是完全恢復了嗎？」

董傑的頭還有點昏沉沉的，思考力也有點遲鈍。他問道：「怎麼，你們怎麼會想到來找我呢？為什麼呢？是不是知道我有危險了？」

「在機艙也有收到船尾景象的電視螢幕。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度非常危險。我們想恐怕是船長操縱得不太好吧！但是後來船長不知怎麼又弄得很好了。之後，一直等到太陽風暴過去了，在螢幕上的太陽移向了右端。就在那個時候，我們便急忙出來尋找船長了。」說完之後，拉瑪的臉上就浮現出微笑。

「這樣不是非常圓滿嗎？您瞭解了吧！現在呀，一切都很順利了……」

這個時候，好像故意嘲笑拉瑪的話似的，從擴音器裡響起警報來了。然後紅色

的誓燈就開始一明一亮地閃著。

裝置在電腦上的錄音帶說話了。

「救火警報……救火警報……六十四A發生火警。」

董傑坐了起來，自己知道身體還很虛弱。可是，既然有了緊急的情況，也非負責不可。

「賀滋大管輪，請調查一下如何處置，然後再來向我報告。拉瑪，也許會有受傷的人，你帶著急救箱和大管輪一起去。希望機器沒有受到損害才好……」

走向門口的大管輪回過頭來，不知為什麼發起牢騷來了。

「我的機器裝置不會有什麼損壞……因為六十四A是乘客使用的地方。」

董傑實在太疲倦了，疲倦得不論什麼樣的問題他都想要逃避。然而他知道，自己必須負起責任。雖然要起來很勉強，可是又不能不掙扎著起來。

董傑把氧氣補充器的開關關上，然後停了好一會兒，才恢復一點力氣。

雖然發生火災是件很糟糕的事，可是最重要的問題，莫過於要把太空船固定在

軌道上行駛。

太陽風暴來襲的恐怖階段，誰都忘了要在軌道上航行的事了。非要把修正航向的方法找出來不可，要是動作慢一點的話……那麼太空船就會超過火星，永遠飛行在太空之中了。

電話鈴響了，董傑把手一伸，想把它接起來。

「我是船長。」董傑很自然地說了出來。「船長」這兩個字也許表示永遠不能放心的意思。

小小的螢幕上顯現出古力克士官長的臉。

「船長，賀滋大管輪在不在您那兒？有火警的報告，可是……」

「這個我知道。大管輪已經去處理火警的事了。你現在在哪兒？」

「在控制室接替指揮工作。現在的情況，A甲板全部都是煙，據報告，範圍很大。其他的地方也有起火的情形發生。或許只有六十四A室，有煙從通氣口出來，現在還不能判斷起火的地點究竟在哪裡？已把A甲板的通風裝置隔絕，其他的甲板

因為沒有異樣，所以請求保留現狀。」

「很好，就這樣做。如果有另外的消息，立刻和我連絡。」董傑把電話掛上之後，緩緩地站了起來。

身體像是浮在太空中的感覺，不過董傑並不在意這一點，逕自朝門口走去。然後，在門把上靠了很久之後，才把門打開。隨著就走進了旁邊的隔離病房。

牆上有放藥的壁櫥。好不容易來到了那兒，雖然是走路，也覺得心情好多了。董傑在辨識器上，用大姆指一按，鎖就叭吱一聲打開了。這種鎖必須是董傑自己的大姆指指紋按上去才能打開，任何人都不行。

在那個壁櫥裡，放著暫時解除疲勞的藥，和強力的興奮劑等類的藥品。

董傑本來不喜數使用這種藥，因為興奮劑的效果消退之後，就會顯得更為疲倦。然而現在顧不得這些了，他把玻璃瓶裡的藥，放入圓筒型的噴霧式皮下注射器，幫自己注射。

壁櫥的門剛關好，電話就響了起來。又是古力克的臉映現在電話的螢幕上，這

次的臉色比上次更顯得緊張了。

「通風已經停止，甲板也封閉了，乘客都已避難。我也派了幾名船員擔任救助工作，船長是不是可以馬上過來？因為這裡需要醫生。」

「情況很嚴重嗎？」

「好像是受到濃煙嗆傷。」

「我馬上就來。」

興奮劑開始生效了。董傑感到身體非常輕快，走起路來也覺得虎虎生風。

雖然拉瑪帶著急救箱，可是氧氣或許更為需要。於是董傑從牆壁上摘下了氧氣瓶和面罩，匆匆地離開。

A甲板的氣密門為了封閉而關著，可是並沒有上鎖。董傑走近之後，門就打開了。裡面朦朧一片，嗆人的煙霧立刻衝入鼻孔。

在六十四A室前面的甲板上，有一位男士躺在那兒。拉瑪正彎下身子用氧氣罩放在那位男士的臉上。拉瑪自己也咳嗽得很厲害，臉和手都被煙燻黑了。

走近一看，躺在地上的人正是大管輪賀滋。

拉瑪一邊喀喀地咳嗽，一邊說：「非要把門……打壞……不可……滿是煙……我在想……不知道是誰……在裡面呢……」

董傑命令式說：「好了，我大概明白了，等你把這瓶氧氣用完之後，這兒就交給我來處理。」

賀滋的樣子不像是普通的小事故，董傑很擔心。他急忙地把賀滋臉上的氧氣罩拿開，用手指把他的眼皮翻過來看了一看，「糟糕！不太好！」

董傑一隻手把著他的脈，量脈搏，另一隻手伸入急救箱中，找出折疊式的金屬注射器，在大管輪手上注射。

旁邊的拉瑪，舉著開啟的氧氣面罩說：「這是心臟動脈刺激劑啊！難道說，大管輪……」

「是的，心臟病發作了。大管輪心臟不好，他本來就活不久了，所以大管輪在這次最後的旅行之後，就要退休了。」

「現在的病情怎麼樣？」

「不樂觀。對於大管輪來說，恐怕是因為最壞的事情才引起的。在屋子裡，還有誰在裡面嗎？」

「不，在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什麼人也沒看到。之後我因為煙霧太重，就退了出來。」

有一位船員拿著滅火器，從屋子裡出來。滅火器的噴嘴上還冒著泡沫呢！他說：「火已經撲滅了。船長。」

董傑站了起來，立刻把燒過的屋子，仔細地查看一下。牆壁燒焦了，還在冒著煙。滅火劑的泡沫還在噗噗地冒著泡。焦黑的破片像兩座山似的堆在地面上。

董傑問道：「是什麼原因引起火災？太空船完全都是用防火材料製成的，可是卻發生了火災！」

「這個嘛！恐怕是行李的關係！有兩個手提箱，裡面的衣物全都燒掉了。」

「想想看，是怎麼樣的情況，才會引起火災呢？」

那位船員很仔細地察看著，不久之後用手向前指了指。他說：「不知道是誰應該槍斃。船長，您看那張桌子。」

船員的手裡拿著一包濕淋淋的香菸。

董傑的臉立刻繃緊了，默然不語地，久久地凝視著那包香菸，最後說道：「把它拿給古力克士官長，並且把發生的一切向他報告清楚。但是在這之前，先打個電話給控制室，讓他派兩個人把擔架拿到這兒來，並立刻和我連絡。」

這時候，拉瑪大聲地叫了起來。

「先生，請趕快過來。我認為他的脈搏不正常。」

董傑很快地看了一下，趕緊把那位船員叫住。「你等一下再打電話。先幫一下忙。把大管輪立刻抬到病房裡去。」

這種情形本來簡單的處理就可以救好的。但以太空船上的設備來說，和行星上的醫院來比的話，還是相差了很多。首先沒有鐵肺，除此之外，當然連外科醫生必需要有的心臟移植小組也不會有，因此董傑只能盡量地自己去做。

雖然拉瑪多少能夠幫點忙，可是也只能照料那些輕微的病患，讓他們躺在床上而已。小小的病房，一共只有四張病床，現在全都擠滿了人。

兩個鐘頭之後，董傑接到從控制室打過來的電話報告。董傑是一位醫生，目前同時也是太空船的指揮官。古力克向他報告說：「火災事件完全調查過了，除了那一間艙房之外，其他地方都沒有被燒到。」

「氧氣的數量怎麼樣？」

「減少了一些，照現在的情況，不會有重大問題。我把燃燒的灰燼加以詳細地調查之後，發現是因為香菸頭引起的。推想大概是因為煙蒂從煙灰缸滑落到行李箱上而起火的吧！」

董傑想了一會兒之後，又問道：「這艘太空船上有沒有禁閉室？」

這樣一問之後，螢幕上的古力克，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然而很快地就回答說：「船長，八十四Ｂ室，說不定就是禁閉室。因為那兒的門只能從外面打開，從裡面沒法打開。以前曾經當禁閉室使用過。」

「好極了，你把在燒過的房子裡住過的人查出來，不論是男是女，就把他或她關到八十四B房裡去。現在我們所處的狀態是如何的危急，一定要讓違規的人瞭解才行。不論是誰，只要違反吸菸規定，一律加以懲罰的話，就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了。」

「是的，船長。可是您知道住在那兒的人的姓名……」

「沒關係，這是命令。士官長。」

「知道了。我馬上處理。可是，我想知道一下，大管輪的狀況怎麼樣了。聽說他吸入很多濃煙。」

董傑向床上看了一眼，說道：「賀滋大管輪死了。但是請你暫時不要對外透露。唯一留下來的技術官員也已經失去了。不要讓大家知道比較好。」

非把航向修正不可

興奮劑的效力漸漸褪去了，董傑累得筋疲力盡，頭腦也變得恍恍惚惚的。他把高階船員的休息室環顧了一下，就茫然地看著那些面帶憂色的男士們。

假如不是累成這個樣子，董傑早就會笑了起來。在行星之間往來的太空中，在眾多遇難的高階船員之中，幸而生存的大管輪也死掉了。

現在只剩下唯一的醫生了，而且在幾個禮拜之前，都不曾在太空船裡走過一步的董傑，現在卻成為船長了。

就士官的層次來說，他也只是一位三等士官長而已。但是現在他卻是太空船中最重要的人物了。

技術顧問，是一位市民身分的數學家。以理論研究來說是個天才，但在有些場合卻反而容易出錯。

此外，有一位老是提心吊膽的二等核子技士。這位男士，現在是價值二十億美

金的太空船機艙部的負責人。

董傑又喝了一杯咖啡，歎了一口氣就開始工作了。

董傑見到二等技士，勉強地振作起精神，說道：「恭喜你了，布司基。你現在要代理這個太空船的大管輪職務了。」

布司基是一位金髮小個子的男士。頭髮向兩側旁分，像是一位賽馬騎手那樣，兩個突出的大耳朵，其他的部分就沒什麼特殊之處了。

布司基帶點神經質似的，咬了一下嘴唇，說道：「不行啦，船長。我只能負責核子能的機器。因為這是根據命令——」

董傑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這也是命令！照你的話來說，你應該知道你的任務是什麼，也就是具有管理機艙資格的一位男士了，因此我命令你來擔任這項任務。」

布司基像是想說些什麼而把嘴巴張開，可是又立刻又閉了起來。然後像是瞭解了，默然地把頭低了下去。

董傑並不是要擺什麼官架子。然而在這種場合沒有辦法。首先必須要考慮的事，就是太空船和乘客的安危。

董傑和他一起去巡視機艙。同時董傑又集合全體乘客發表談話。

「各位！現在我要把目前的處境向大家說明。太陽風暴總算是過去了，請大家把它忘掉就好了。氧氣的存量也不構成危險……但是，因為外層水流失的時候，有很多浮生植物也隨之喪失。這樣一來，克卜勒太空船內部的氧氣濃度會慢慢地低落。不過還沒有到達危險的程度，暫時可以不必考慮這個問題。

「現在最急於解決的問題，就是有關我們的航向問題。修正航向的事耽誤太久了。如果以現在的航向走，我們將會遠離火星好幾百萬公里，而且就這樣永遠走下去，迷失在太空裡了。伍博士，您的看法呢？」

黑頭髮的數學家，伍博士顯得非常憂鬱，無精打采的，嘴巴兩旁凹了進去，比額頭上的皺紋還要深。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手掌向前，舉起雙手，說道：「說什麼才好呢？亂說一通嗎？我已經盡了全力……儘管如此，不能說是完全不行，至少

還是差很多。理論上，要使這樣大的太空船航行是很簡單的。就是計算起來，也不算難。但是遇到實際問題，我的力量就不夠了。我把相關資料拿來研究，然而很費時間。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輸入電腦，找出正確程式的方法，必須學習不可……」伍博士說完之後，又把肩膀一縮。

董傑把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平靜地說：「為了找出正確程式的方法，需要多久的時間？博士。」

「也許要幾個禮拜！甚至於幾個月！我沒有把握，請您原諒。總之，我還得繼續用功。」

董傑在想，這樣太沒把握了。於是大聲地說：「這樣的話，還是先把通訊的機器修好才行。通訊士史巴克和電工技士高德，已經把倉庫裡的零件拿出來，緊急修理收發報機，裝配好的收報機比原先更好了一些。只是因為太陽黑子的活動，收信的力量弱了一些。這個太陽黑子活動說不定對於發報機的功能也有很壞的影響。只是現在，我們沒有力量把這種電波干擾加以淘汰。不過我們盡可能設法去克服。誰

有什麼提議沒有？」

「船長，我有兩件事。」

「哪兩件事？古力克。」

「船長的事……就是關於要幫已故船長卡迪舉行太空葬的事。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時間去考慮它。」

「你去準備，盡可能快一些。」

「都準備好了，只等船長的命令。」

「這樣啊！那麼等這裡的集合結束之後就舉行吧！第二件事是什麼？」

「就是被關在禁閉室那位囚犯的事，那位男士提出抗議。想和船長當面講話。」

「縱火犯呀，我把這位男士的事完全都忘了。你有沒有把那傢伙的名字問出來？」

「那位男士……就是布里斯將軍呀！船長。」

「知道是誰也好。我們做的沒有錯，把他關禁閉只是暫時性的，以後再研究怎麼

處理好了。」

因為沒有其他問題了，於是董傑結束了會議。

對於卡迪船長的太空葬，決定一個小時之後舉行，董傑也順便做出這樣的宣布。

董傑到太空葬開始前的十五分鐘為止，一直躺在自己的床上。雖然想睡，可是怎麼樣也睡不著。夥伴們的離去，目前緊急迫切的狀態，各色各樣的問題一一浮現在腦海裡，以至於沒辦法好好休息。雖然董傑已經不是剛開始擔任船長的工作，可是還是非常不願再承擔下去，其他人不論是誰，都沒有人適合擔任這個重責大任嗎？雖然自己不願意做，可是也已經盡全力做了，然而一切都還是很糟糕。

董傑心想，大約翰要是被隕石完全摧毀，說不定會更好一些……以個人來看的話，自己還不是等於死掉一樣嗎？……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不器重自己……

警報器的尖銳聲音，喚回了董傑的思潮。董傑在不知不覺之間變得迷迷糊糊。他動了一下身體，想把抑鬱的情緒除去，可是卻很難。

先用發燙的水沖了一下身子，再用冷水淋浴。這樣一來多少恢復了一點精神。再用暖和的風把身體上的水吹乾。身體完全乾了，才穿上禮服，走向A甲板上的業務用的空氣間。其他人都已經集合，等著董傑的來臨。

他向古力克答禮。古力克對他報告說：「全體集合完畢，船長。儀隊也在待命。除了值班人員之外，都已經排好隊了。」

古力克又拿出一本上面綴有十字架的黑色封面的書，交給董傑並用很低的聲音對他說：「我當司儀，用不了很多的時間。當我對船員喊『立正』、『脫帽』之後，就請按照附箋上的『太空船規程』念一遍。」

「知道了。開始吧！士官長。」

儀式簡單而隆重，而且非常感人。就像往昔舉行海葬的儀式一樣。

除了值班的人之外，船員總共大約有四十人，站在甲板上參加葬禮。船長的屍體用國旗包著，整整齊齊地配合著大鼓的聲音，緩緩地抬向前來。除了被挑選的僅有的幾位乘客之外，就沒有其他乘客在場了。因為那些乘客剛從機艙裡逃出死亡的

邊緣。要是來參加太空葬儀，只怕又會勾起他們對死亡的恐懼吧。

六位船員抬著屍體。然後把它靜靜地放在圓形的空氣閘旁邊的甲板上。

「脫帽！」士官長下達口令。

只聽船員們一片把盔帽拿下來的聲音。董傑把盔帽挾在腋下，拿著翻開的書，向前走去。

「我們為這位克卜勒號的指揮官，為這位獻身於宇宙的深海中的卡迪船長，深表哀悼之意……」

儀式中的這篇悼文，只有一頁的長度。可是董傑朗讀的卻超過一頁，因為他把他的感想也加了進去。

卡迪所指揮的太空船，是歷史上通航的最大太空船之一。並不是只航行數百公里的距離而已，而是航行在數百萬公里的航程之中。

卡迪船長是因為事故喪生，然而船長的太空船大約翰和船員們仍然健在。

船員們也和船長一樣，必要的時候，會努力到最後的一刻，一定會把自己的任

務達成。

總之，董傑本是地球上的美國醫生，現在也成為夥伴中的一員。

董傑在搭乘大約翰的時候，並不知道會承擔現在所賦予的責任，就連現在會產生這樣抑鬱的心境也沒有料到，董傑一朗讀完畢，就抬頭看了船員們一眼，他似乎看到了一位知音回望著他，他永遠不會忘記這一瞬閒的情景。

「戴帽，儀隊前進！」

肅穆中只聽到馬達轉動的聲音，和塗了油的金屬與金屬擦撞的聲音。在空氣間內側的封閉筒這時也鼓了起來。

儀隊向前進，抬著船長的屍體走下樓梯，放在圓筒形的空氣間的地面上。地面的外側也有封閉筒。屍體放入外側的封閉筒。

儀隊很親切地換上藍色的地球旗。這時，內側的門打開了。馬達幫浦也吼了起來，而把空氣間裡的空氣吐了出去。

「請船長把外側封閉器打開！」

古力克靠在儀器盤的旁邊這樣說，董傑就走到古力克的身邊等待。以便知道什麼時候儀器一亮，就可以開啟。

儀器一亮，董傑就把按鈕一按，外側的封閉筒成了真空狀態，所以毫無聲音的就開了。由於太空船轉動時所發生的離心力，使屍體從太空船飛了出去，飛到遠遠的地方去了。

「解散！」

董傑說完之後，疲倦感似乎全部都湧了上來，轉向右邊，然後走向自己的房間。走了還不到十步，就聽到後面趕上來的腳步聲。

「船長，請到控制室來一趟，好嗎？」

原來是通訊士史巴克。手上和臉上都沾著油，現在因為累了，連青黑色的眼窩也顯示出來。史巴克實在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沒有睡覺了。

史巴克大概還記得董傑的命令，在乘客面前不要談論有關事故的事。所以一聲不響地在控制室等待著。

「我們已經把發報機裝配好了。」史巴克一邊開門；一邊說。

「太棒了！向火星通訊中心呼叫看看，立刻試試吧！」

背後的收報機，滴滴答答地響了起來，這個聲音表示火星通訊中心的波長跟太空船的波長相吻合。火星通訊中心的錄音帶發出的信號是「克卜勒號」，「預定的通訊怎麼了？直接回答。」這樣重複地發了好幾遍。這裡發的訊號似乎被聽到了，於是又把收報機的音量提高。

「雖然無法提高音量，可是發報情形卻很好。」電工技士高德這樣說。

「只是力量弱了一點。」史巴克一面看著滿桌的原料配件，一面說。

那邊是雷達換用的一大堆配件和音響增幅器，還有電子烤爐等配件。電線和半導體等也都雜亂地混在一起。然後一根粗的電線從電源室裡引了出來。

董傑問道：「是真的把信號發出去了吧？」

「那是絕對的。」史巴克一面仔細地繼續在調整著可變電容器；一面這樣地說。

「我現在把我們的受信波長調整好了。因此在我們的受信區域內，發來的信號都

應該收得到了。」

史巴克把麥克風輕輕地敲一敲，用很小的聲音說話。這樣一來，這個喃喃細語就把火星傳來的信號消掉了，卻從收報機裡響起「啪」地聲音。

董傑說道：「相當強嘛！」

高德卻用很憂鬱的樣子回答說：「呃！然而天線也有關係，只不過發到三十公尺的地方。大體上，火星約有好幾百萬公里之遠呢？」

這麼一說，史巴克不服氣地說：「然而那邊有非常強力的收報機！火星上有了拋物線型的天線，這邊的信號應該收得到。」

董傑說：「好了。再好好地做一遍試試看好嗎？」

收報機裡收到的新聞不太一樣。古力克和伍博士一起跑了來，事務長雍凱德也從他們兩人的後面趕來了。看起來很慌張的樣子。

史巴克拚命地在調整電波，一直到滿意為止，一遍又一遍地用信號試驗。後來，出力提高到最高點的時候，就用麥克風呼叫了。

史巴克像是要吃飯之前先清清嗓子，然後把發報機的開關一按。

「這兒是克卜勒號，火星通訊中心，請……請……請回答，火星通訊中心……這兒是克卜勒號……有沒有聽到我的聲音？請……」

史巴克用很清晰的語調，相當強的聲音一遍再一遍地呼叫。

收報機裡，火星通訊中心發來的錄音信號，連同史巴克的聲音一起響了起來。

不久，史巴克把發報機的電源切斷。在後面的收報機裡所收到的火星通訊信號一點變化也沒有。

董傑問道：「是不是還沒有傳送到？」

「現在判定還太早了一點，船長。因為相隔距離相當大，我們的信號到達他那邊，需要好幾分鐘之久，而他們傳過來的信號，也相同的要好幾分鐘。」

史巴克說完之後，又轉向發報機，再度開始發報。

火星發出的錄音通訊仍然沒有改變。牆上掛著的時鐘上，那個紅色的大秒針，仍然繼續地慢慢轉動。

幾分鐘過去了。沒有一個人發問，大家那樣沉默更是不好受。結果史巴克打破了沉寂。他把麥克風放下，切斷電源，回過頭來的史巴克，臉上直冒著汗。

「船長，實在對不起！雖然我們發出了信號——可是，力量無法到達火星。太陽風暴造成的雜音仍然殘留，信號沒法從這個雜音之中穿過……」

就在史巴克的話要說完，而還沒有說完的時候，那個錄音通訊卻嘎然中止。然後就像要洗耳恭聽似的靜了下來。當這個階段過去之後，一個新的聲音出來了。

「克卜勒號——你那邊是不是在發報？你那波段中的信號收到了。可是沒法判知內容。是不是在發報？聽到了沒有？請回答。這兒是火星通訊中心。呼叫克卜勒號。你那個波段的信號雖然收到了，可是內容不清楚……」

「一有太陽風，電力就會降低……」史巴克這樣說明著。

董傑說：「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史巴克。沒有人會怪你的。」

沒有一個人應該受到責怪。然而卻非要受到幫助不可。現在，如果不能和火星連絡得上的話，大家的未來都只有悲觀以待了。

好主意

其他的船員都袖手旁觀，然而董傑仍然把已經報廢的發報機，靠著毅力使它幾乎可以再使用了。董傑目不轉睛地瞪視著它，可是想不出辦法來。這個收發報機，是唯一能使大家得以生存的希望了。

董傑問：「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出力呢？」

史巴克搖了搖頭，說：「連百分之四十都沒保留，出力完全加在線路的負荷上，幾乎要燒掉的樣子了。我很想試給船長看，可是只能用上幾分鐘就要把電流切斷，不然一超過時間，線路就會燒毀。」

「沒有使線路加強的方法嗎？」

「很抱歉。因為製作線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和高德兩個人，東拼西湊地，費了很久的時間，才完成效果最高的線路。如果跟火星的距離再接近一些的話，感度就會好一點。那時侯，就應該會收到我們的信號了。」

「那時候恐怕不是適當的時機吧！」伍博士這樣說。

伍博士忽然出現在通訊機的旁邊，像是在教室裡說話的樣子，兩手放在身後，站在那兒，身體還在搖動著。

「到了現在這個地步，那樣是不行的，不要因為我沒有太空船船員的資格而不看重我。我在看了已故船員留下的一些文字之後，我想我應該可以測出航行的軌道。我一再把他留下的數字努力研究之後，知道我們的航向誤差很大，而且時間又過了這麼久，相差更遠，非加以修正不可。

「有一點，舉例來說，我們想像在一條很寬很長的坡道上，像球一樣地在滾動。如果這個球像直線一樣地行進的話，就會和坡道的山腳所豎立的棒子正面衝突。然而，在那兒如果把球輕輕地一敲，球就可以按照正確的航向滾動。但是如果再一度打擊，球又往直線走，最後仍然和立著的棒子碰撞。當然如果球有了那種情況，要儘早地予以輕輕地敲打。然而不加修正的話，長久地滾動下去，球就會離開航線好幾公尺了。對於偏差大且力量相當強的球，用敲打的方式，使它回到正確的航線上

是很困難的。我猜想你已經瞭解了吧！這個球是大約翰，而這根棒子就是火星。

「我們現在實在已經無路可退了。如果再不著手，任憑它長久地走下去，就無法使大約翰回到航線上去了。總之非要和火星連絡不可，而且現在立刻連絡。」

話說完之後，就沒有人再開口，整個控制室裡充滿了一片沉重苦悶的氣氛。

沉默了很久的史巴克身子一用力，離開了桌子，環視著每個人的臉，然後把身子穩住大聲地說：「你們好像都沒有看到有我這麼一個人似的！我把配件集合起來，並盡可能的做，你們卻都好像沒做事似的。我一邊在做無線電的工作；一邊在聽你們聊天，我在工作，我在拚命地工作呀！

「除此之外，我什麼都不會。這是一具配置有頻率調製器的通訊機，請你們把它忘掉好了……然而只能發信的雷達和不能通訊的發報機是不一樣的。我們要盡可能地利用它……」

這時候，董傑不加思索地抓住史巴克的肩膀。手指深深地扣住他的肩，超出預想地緊緊的抓住他。

「你為什麼會談到什麼雷達？那又是怎麼回事？」

看到史巴克臉上吃驚的樣子，董傑把手從他肩上收了回來。

「沒有什麼，船長。和我們沒有關係。只是能把信號發出去就好了，恐怕現在的出力已有兩倍了。讓我們把信號頻率調整，把信號發出去。如果不這樣，火星通訊中心就只是白白的發信了。我想讓他們知道我們在這兒。但是要想讓他們知道，不回答是不行的。」

董傑說：「不，不對！應該還要知道一些什麼才行。」

董傑一面用手掌打著拳頭；一面腳步很快地走來走去。

「應該有什麼可以做到的法子。有了，好像在書上看過，很早以前的無線電通訊方法，使用電碼通訊……」

史巴克回答說：「對。那恐怕是兩百年以前使用的通訊方法了。在學校的通訊史課程中學過。在還不能直接利用語言通訊時，是用這種電碼通訊的。完全根據電碼表，一個短點、一個長劃地滴答、滴答地把電碼發出去。然後對方根據電碼把文

字查出來。但是現在我們都不會了……」

「為什麼不會呢？」

史巴克笑了起來，可是看到董傑臉上的表情之後，就慌忙地退縮了。

「總之，現在知道電碼的人已經沒有了。知道了電碼是可以發信的，可是對方收到電碼之後，也沒法瞭解內容。如果能瞭解電碼的話，也許是一個很好的主意，只是……」

「沒有什麼只是，總之，非做不可。如果我把信文寫給你，然後你把它用長、短、長、短的信號發送出去，可以做到嗎？」

「是，我想是可以的，只要把開關『接續』、『離開』，開關、開關地就可以了。然後把它錄在錄音帶上……說不定很簡單……把信號用繼電器發出去。」

「這樣的話，就照著做吧！儘快把它送到。你先把裝置整頓好。古力克，你跟我一起走一趟。」

古力克士官長一直默默地待在走廊，現在從走廊出來，深吸了一口氣說：「船

長，如果沒有妨礙的話，能不能把您的想法告訴我？」

董傑看到古力克驚慌失措的樣子，就毫不考慮地說了出來。

「那是很簡單的事。我們到圖書館去，就可以知道有關滴答滴答的通訊方法了。要是在書櫃裡找不到，我想圖書館裡有記憶裝置，也可以查得出來。」

其後的事就真的很簡單。書籍大部分是乘客消遣用的小說之類的書，實在找不到要用的書，於是董傑翻閱百科辭典的索引。在"CA—CU"的那一卷中，記載著「電碼」事項。董傑查了三、四個小項目之後，找到「國際電碼」這個小項目，列有「摩斯密碼」法。

「就是這個。」董傑說了之後，就指了指在阿爾發、貝他……等等之後的一覽表。隨即把印刷機的按鈕一按，就把它印了下來。

「按照這個通訊方法，把信文發送出去，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結果，試試看吧！」

回到控制室之後，數學家伍博士在那兒，並且提出一個解決的方案。

「能夠使用電腦就好了，把它送進電腦，就可以得到指示。這樣簡單的工作，電

腦一定能做好。如果可能的話，可把信又轉變成電碼，我就可以在電腦上得到方程式。這樣一來，電腦就可以把發報機要用的電碼錄在錄音帶上。然後用錄音帶發送電信，就不會產生錯誤。

「只是，在發信之前，要從一到十，連續地滴滴答答地發一遍才行。這樣的話，必須把亂七八糟的瞬間波動，先七拼八湊整理起來，所以要先把通訊的內容講出來，按照內容用電碼編排好。然後如果發生什麼狀況，就可以有線索可查，對方推算的時候也不會多費時間。」

董傑說：「非常好的方案，博士。把數字送出去之後，盡可能地把通訊簡化，看看對方是不是能夠瞭解？假使能夠瞭解的話，就可以把更詳細一點的訊息發出去了！雖然可以收到對方的聲音通話，可是我們不用電碼回答是不行的，所以非得把這個方法弄清楚不可。」

董傑說完之後，又把臉轉向他人。

「盡量快一點，盡可能把它調到可以發報為止。我現在要到病房裡去看看病患的

情況如何。準備好了之後，就用電話通知我。」

董傑為病患診療，又對凍傷的病人說，每天要到病房來一次。他從病房出來之後，馬上又折回高階船員的休息室。董傑停留在那裡的時候，電話鈴響了。他們表示已經準備就緒，要董傑早一點過去。

「測試的結果好多了。」

董傑說話的時候，史巴克正轉動著開、關。滴答、滴答的聲音從擴音器裡流了出來。

「利用這個線路開關，可以轉動錄音帶而發送出去。現在的天線出力也差不多提高了兩倍。」

「那就發報吧！」董傑說完之後，就坐到控制儀器前面，船長用的椅子上。事務長雍凱德也把咖啡端了過來，並且把杯子分到每個人的面前。史巴克把帶子倒回來，又做了必要的調整。輪盤轉動了，電報開始向太空發出。收報機仍然照舊地收著火星發來的錄音通訊。

史巴克再度把錄音帶倒了回來，然後一再地發送出去，好不容易才把發報機的開關關上。

「現在只能等待。」史巴克說。

伍博士在紙上迅速地理頭計算，並且說：「我的計算，是根據現在火星和我們之間的距離，我想我們在三十秒之內就可以收到回信。」

大家一起注視著時鐘的秒針，秒針好像釘住不動一樣，緩慢地轉動，好不容易終於到了三十秒時，這樣又過了一分鐘，然後又過了一分三十秒。

伍博士氣得把紙揉成了一團，說：「大概是我計算錯誤！這個錯誤……」

此時，突然在收報機上，從火星上發來的通訊錄音帶停止了，同時把伍博士的話打斷。大家一起看著回復沉靜的擴音器。繼續靜默了幾秒鐘之後，新的聲音發出來了。

「克卜勒號，請問……聽到我的聲音沒有？我們收到你們連續發出的瞬間波動。如果是的話，請按每五個瞬間波動為一組發送，並且重複發送幾遍。因為這兒的收

報機發生了變化……」

「請立刻發出。」董傑命令著。

史巴克把手動式按鈕電鍵接線上路上，然後立刻滴答、滴答地發了好幾遍。發過之後就停了下來，發出的電信像光速一樣的快，以每秒鐘三十萬公里的速度到達火星，又使大家再度以焦急的心情等待著。

「克卜勒號，我們已經收到你們發來的電信。」

聽到了這個聲音之後，大家都歡樂地呼叫出：「耶！」的聲音來。

火星來的電信仍然繼續不斷。

「……怎麼回事？你們的通訊機好像故障，根據報告，你們是使用電碼通訊。我們正在圖書館查閱電碼表。如果有了電碼表，就可以瞭解你們的信文。希望詳細地發送，至少發五遍，要重複發送。這邊的受信能力有了問題。因此發送的時候，至少要發五次，我們的發報機正在待命，祝你們幸運。」

通訊的方法非常費事，不能立即開始發出。

董傑立刻把事故發生的經過情況加以說明的信文，用打字機打好，送入電腦譯成電碼，再滴答、滴答地錄在錄音帶上。另有一樣錄音帶，把新的觀測記錄錄了上去。

這樣火星上的電腦可以根據這些資料加以分析，應該可以計算出必要的修正航向。

發了好幾遍之後，才把電信發出。這時候，時間真像是度日如年似的。再過一秒鐘之後，克卜勒號，這個大約翰應該可以按照正確的航向行進了吧！

大家又在等待著火星來的回信。然而火星的回信中，沒有修正航向的指示。只問及油箱裡還剩下多少噴射燃料？

這邊很快地就把回信發了出去。發到火星請求修正航向的回信老是沒有發來。繼續地沉默了好幾分鐘，最後好不容易那份電信發過來了。

「克卜勒號，請回答。」聲音很嘶啞。雖然聽起來似乎很清楚，可是它那響起來的聲音卻很令人擔心。

「這個應該不是最後的回答，數字又再一度送入電腦，應該會有結果的。但是真正的問題……總之……你那邊有很久的時間航行在錯誤的軌道上。現在所剩的噴射燃料……那些……為了修正航向而走向火星是不夠的。而且你們的太空船正在太空以外，可能無法修正航向往正確的軌道上行進！」

修正航向

這麼可怕的答覆，大家都呆住了，突然間控制室的門上，響起非常強烈的敲門聲。

進來的是空氣監視員，他在敬禮之後，就把一張紙片交給董傑。

「船長，這個測定的結果，我認為直接交給船長比較好，所以才親自拿過來。這是幾分鐘之前才測定的。」

董傑接過紙一看，發現完全看不懂。

「對不起，這些數字的意義是什麼？請告訴我好嗎？」

空氣監視員指了指靠右邊的數字，又指了指最後的紅色數字。

「這個數字表示空氣中氧氣濃度的百分比，看來氧氣的含量已經愈來愈少了。從碰撞之後，每隔五個鐘頭測定一次，雖然變化很慢，可是現在落到最後的這個數字了。由於太陽風的輻射熱的放射，猜想很多植物浮游生物都已經死了。再加上因為

碰撞，隨著水也失去了不少，所以氧氣的含量很低了。」

「這是什麼意思？」

「船長。是這樣的，簡單地說，船裡面的人吸收空氣中的氧氣，而呼出二氧化碳。浮游生物吸收二氧化碳要比人類吸取氧氣快。現在浮游生物減少，空氣中的氧氣也就會愈來愈少了。」

董傑不禁渾身發抖，又是一個非要解決不可的問題，未免問題也太多了。於是他問道：「離危險程度，還差多少呢？」

「只有幾天時間而已吧！——很難肯定多少日子。可是非要立刻設法不可……」

「現在立刻去做有點勉強。盡量快辦，你去空氣調節室看看。空氣調節室由誰負責？」

看上去還不到二十歲的年輕船員滿臉為難的樣子。

「這個嘛！因為洪古上尉已經身亡了，所以由我來負責。」

「你的名字叫什麼？」

「韓森——空氣監視員，二等兵韓森。」

「好的，韓森。從現在起，你就代理空氣調節官的職務。我們的生命都在你的肩膀上，所以你要確實地執行任務。」

「船長，明白了。」韓森把身體挺得很直的向董傑敬了個禮。

董傑望著韓森離去的背影，認為韓森一定會把任務辦理得很好。

然而從火星來信的內容又立刻浮現在腦中了。同時驅散不了的絕望感也湧上心頭。

董傑問古力克道：「火星通訊中心那麼關心噴射燃料的問題，這是什麼道理呀？也許我的問題很幼稚，這是因為只顧看醫學方面的書，其他方面的書沒有時間去看的緣故。我總以為大約翰只是個靠核子動力來行動的太空船。」

「船長，那是對的。可是噴射燃料也是需要的。火箭不是靠任何力量都可以動，它是靠噴射出什麼東西而動的。那麼被噴射的是什麼呢？那就是被稱為噴射燃料的東西。化學火箭是以燃料氣體作為噴射燃料，這個氣體向某一個方向噴射的時候，

火箭就往相反的方向前進。假如噴射得愈多，產生的反動力也就愈大，就會很快地前進。噴射的力量愈強，也就愈快。

「核子動力的太空船大約翰，也是以同樣的道理來行進的。我們的噴射燃料是由各種矽的微粒子做成的。和鋼鐵工廠的鍛鐵一起放在真空狀態中氧化，所以用顯徽鏡來看，也無法看見。這種微粒子可使核子動力引擎產生令人難以相信的高速加速度。我們就是用這種力量推動太空船前進的。」

董傑點了點頭，說道：「聽起來好像很簡單……總之，我們一直以為核子動力引擎具有無限的能量！我們在修正航向的時候，所需要使用的噴射燃料是不是不夠了？」

「確實如此。目前，我們要比正常的燃料量需要得更多，因為對於航向修正，盡可能地要早一點做才行。由於太空船沒有在正確軌道上，所以需要多做幾次修正，因此燃料也就需要更多了。我們這次的航向修正幅度相當大。」

董傑在這個充滿痛苦氣氛的控制室中，垂頭喪氣地一聲不響。

「噴射燃料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燃料代替呢？」

古力克聽到董傑這樣問，搖搖頭說：「很遺憾！能夠穿過像噴嘴那麼小的東西，沒有其他的燃料了。而且核子動力引擎也是根據這種噴射燃料設計的。」

古力克說完之後，就把臉轉了過去。董傑這個時候開始發現，自己被這個具有岩石精神的士官長所打垮。

古力克說：「我們現在能夠做的事，什麼都沒有了。」

董傑堅持己見地說：「不可以絕望！假定不能把航向修正到正確的軌道上去，也要把它修正到接近的地方，至少這樣是可以做到的。」

「接近也許是可以，然而沒有用。如果把燃料全用掉，可以接近到正確的軌道，不過這樣一來，非要減速不可。」

「然而不能讓它靠近火星嗎？這樣一來，可能會有其他的太空船在我們附近的軌道通過！這樣我們就可以設法換搭到他們船上去。總之，再向火星通訊中心問問看。」

從火星來的回答，慢得讓人著急。而且也沒有什麼令人鼓舞的地方。

「我們這兒的電腦已經盡其可能地加以探索，可是依現在的情況，似乎毫無希望的樣子。既看不到往來於行星間可以救援的太空船，也沒有可供連絡用的太空船。譬如說你們要回到正確的軌道就不容易找到最近的距離，只好放棄希望，不過我們還是會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仍然是絕望的氣氛，沒有誰開口。這時候伍博士突然說話了。

「實在對不起，我對於古力克士官長的意見不能同意。我認為他最後的說明似乎不太對。」

伍博士就那樣地站了很久並專心思考著。說完了「最後的」三個字以後，停頓了將近十五分鐘之久。

「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應該有其他可做的方法。我是從各方面來考量調查現在的狀況，而我認為士官長只見到問題的一部分。所以說他的說明有錯誤的地方，就是這個道理。」伍博士這樣說了之後，又開始踱過來踱過去。

「問題在於我們必須回到正確的軌道上，而不是找出燃料。如果這樣去想的話，問題就會輕鬆多了。答案也就清楚。」

「對我來說，似乎不能瞭解。」古力克這樣說，而且環顧著大家。

伍博士笑了起來。他說：「噴射燃料是不能進一步地繁殖增加，也就是非按照現在噴射燃料所能發揮的限度去使用不可。」

董傑也不禁笑了起來。

「當然！假如太空船的重量減輕，噴射燃料不就可以夠用了嗎？」

伍博士注意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能夠用電腦仔細地計算重量，把多餘的東西全都扔掉，我們生存的機會就多了呀！」

董傑一邊拿出電子鋼筆和記事簿；一邊說：「現在立刻開始，和太空船航行以及船員生命沒有關係的所有物品，都把它列在單子上。有沒有意見？」

伍博士說：「乘客的行李也要包含在內。除了現在身上穿的以外，其他的都把

它丟棄。」

事務長雍凱德歎了一口氣。

「如果有人向法官控訴，就麻煩了。」

董傑一邊記在本子上；一邊說：「在這個緊要關頭，誰也顧不了這麼多了。究竟是生命重要，還是行李重要呢？貴重品和特別物品另算，除此以外的物品全部都要丟棄。十五分鐘之後，大家都在大餐廳集合，我來說明。」

雍凱德點點頭就出去了。

董傑又轉向其他人。

古力克用手指計算，並且把物品列舉出來。

「飯廳裡的桌子、椅子、碟子、廚房裡的大部分用品。全部冷凍肉和冷藏食品。緊急用乾燥食品，用水浸泡後再吃的話，總可以活著。」

「很好的想法。下一位是誰，還有意見……」

大家把各種物品寫了下來，一個接一個，各式各樣的物品，真是琳琅滿目的令

人吃驚。其中包括地毯、裝飾品、樓梯的扶手、家俱備用品，物品單漸漸地寫滿了，董傑一件一件的，一項一項的查點。可是有一些有相當重量的東西漏掉了。於是董傑說：「再想想看！古力克？」

古力克搖了搖頭，說：「可能的話，我們都想扔掉。像重機械類、衣類以及其物品等有很多東西都可以不要。可是大部分物品，例如電腦，因為耐用加速度起見，都被密封起來，沒辦法拆掉。又像波航火箭（類似在海上用的擺渡小艇）是用非常強力的大型六角螺釘固定住，雖然可以用吊貨櫃的吊具把它吊起來……」

這時，有人敲門了。原來是杜以耳。

董傑說：「請問有什麼事？」

杜以耳以笑臉對他說：「不是我的事，是布里斯將軍。將軍很想和船長談一談，這樣會不會很為難呢？」

董傑躊躇了一會兒，然後想到和布里斯見面商談的事。總之，說不定和他見面比較好。要是見面的話，也許對拋棄行李的事情有幫助。

「知道了，那很好啊！我們一起去吧！」

「謝謝，船長。我想將軍一定很高興。」

兩個人從控制室拿了鑰匙之後，就走向臨時禁閉室。

將軍看見兩個人進來之後，就從床上下來，站了起來。

「船長，請進。」

「將軍，您有話要和我談嗎？」

「是的，只耽擱兩、三分鐘。首先，我要對引起船艙不幸的事件道歉。當然完全是因為我的香菸所引起的……不是只有我蔑視命令，所有帶著香菸的人都包括在內，這是火災引起的根源，實在很抱歉。」

「在我們來說，這是非常遺憾的事，將軍。」

「那麼你打算把我關在這裡多久？能不能告訴我？不管怎麼樣，我對這次的處罰並沒有不服之意，你的處置是完全正當的，而我也會充分地接受。」

董傑像是很快地想到解決方法的樣子。自己現在非常需要乘客的合作，要是能把將軍拉在自己的一邊，可以得到很多的幫助。現在將軍的怒火平息了，可以看出來他內心裡感到後悔，這樣比禁閉處分還要好。

「將軍，現在就出來吧！什麼處罰都只是為了防止再度發生火災而作的臨時處置。」

「真的，那就非常感謝了。」

這句話顯得非常冷淡，而且很客套。把剛才所見到的和氣沖淡得一乾二淨。

布里斯將軍和杜以耳向右一轉，立刻就走了出去。董傑用眼睛追視著他倆的背影，突然又想起另外的事。

不知道派去調查的船員說了些什麼？「在燒掉的行李中發現很多香菸。」難道他們說了這種話？

也許，為了早點走出禁閉室，所以將軍才說謊也不一定，然而也不算是件重要的事了。事情總算是過去了。於是董傑又再度想到太空船的事。

從通往A甲板的樓梯上下來的時候看到那些情景，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這個甲板的地面就是太空船的外殼，所以地板上也裝著用強化玻璃製成的眺望窗。是一個直徑二公尺的圓窗，向外望出去，在那漆黑的天空中，有著無數明亮的星光浮現出來，而且幾乎沒有一顆是閃爍的。

雖然太空船在轉動著，可是仍然可以看到星星在慢慢地移動。在出發的時候，除了目的地的行星，其他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現在不同，什麼都沒有被遮住。從遠處散發著光芒的太陽，也在太空船四周的空間裡流過，使它在被拋棄的物體上反射出光亮來。這些物體中有桌子、手提箱、椅子、鞋子、地毯、墊子、扶手、罐頭、陶器……真是不勝枚舉。

它們都向遠處離去，愈來愈小，漸漸消失不見。只是不斷地有新東西被拋到太空之中。

為了減輕太空船的重量，所實施的拋物作業已經開始了。在空氣間的周圍好吵雜，船員們正在敏捷地進行工作。東西都放在空氣間外的門旁邊，並且保持平衡。各種要拋棄的物品一運到，就先秤秤重量，記下重量之後，就送入空氣間的投擲口，

通通扔了出去。入口處東西一堆滿，就把門關上，把裡面的空氣抽掉。然後把外側的門打開，再把空氣間送過來的東西，統統藉由離心力拋向外太空，就和太空船外流動的物品混合在一起被流放了，漸漸緩慢地離去。空氣間收拾好之後，又再度以同樣的方式操作，把物品投向外太空。

監督工作的士官長古力克，一見到董傑就立刻走近身旁向他報告。

「現在進行很順利，船長，乘客之間雖然引起一些爭執，但已經很順暢地進行工作了。」

「引起什麼爭執？」

士官長看了附近一下，不久就用很低的音量說：「船長，我是個很現實的男人，我一想到這件事和生命有關，就想到要用各種方法讓全體乘客拿出良心來，盡量拋棄不必要的東西。在乘客把行李還來之後，我和事務長，還有其他幾個人又到各艙房去檢查，發現仍然有很多非必要物品留在那兒，我們只好又把那些東西全部都搬了過來。」

「你愈來愈精明了。這種事情不論哪一位告到法官那，都會成為嚴重的問題，然而我會支持你的。」

「謝謝，船長。這兒的作業馬上就完成了，現在要把全部的物品重量統計出來，好向火星通訊中心連絡。」

「我大概瞭解了，盡可能快點結束工作吧！」

古力克一聲不響地點點頭，再度工作去了。

就在董傑正要回去的時候，忽然感覺到頭暈，腳步也蹣跚起來。就慌忙地緊緊抓住牆壁。董傑的疲勞已經超過了限度，可是在航向還沒修正好以前，是絕不能休息的。他慢慢地極度小心地走到控制室去，就像倒下來一樣地坐到船長的椅子裡。

「船長，已經把噴射資料發出去了。」不知道從那兒發出這樣的聲音。董傑猛地抬起頭來，原來他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昏睡了一陣子。

原來聲音來自史巴克，董傑接過史巴克交來的一張紙，看了一下。

「對方說什麼？」

「再過十分鐘就開始噴射。士官長和伍博士正在做噴射的準備和調整。火星通訊中心，對於有關航向修正的事，現在說『有希望』了。」

「不是有希望，而是正順利地進行中。」董傑立刻握起拳頭，很不滿地說。

「但是，謝謝，史巴克。你……全體船員也都一樣……大家都很俐落地把事情辦得很好。」

「說得上是很圓滿吧！船長。」史巴克這樣說過之後，就離開了。

往後，只剩下機械方面的工作。火星上的電腦，對於修正航向所需的噴射資料也已經有了指示。然後把這些數值送入太空船上的電腦，接著就是等待了。

操縱盤上的針顯示出，須把核子動力機器的出力提高。這個出力到達某一種程度的時候，噴嘴就會噴射，然而這要到什麼時候呢？電腦並未指示。

令人焦急地度過了幾分鐘，當太空船急驟往橫向傾斜的時候，船員們才發覺到這歷史性的片刻。

董傑說：「來吧！開始了。伍博士，要保持怎麼樣的程度，我們才可以走上正

確的軌道？」

數學家額上的皺紋皺了起來，稍做思考之後說道：「是的。要走上正確的軌道，我想至少需要一個鐘頭。我們在那個時候，把資料送交給火星通訊中心的話，那邊的電腦就會知道我們是不是在正確的軌道上。」

「船長，電話。」古力克說。

董傑把眼前的電視電話的按鈕按了一下，螢幕上就顯示出拉瑪面帶焦慮的臉。他說：「船長，能不能請您到病房來？有一位病患正在發燒，而我不知道如何處理！」

「其他症狀怎麼樣？」

「照您的方法用手按過他的腹部，可是，除了像普通病人的情況一樣，其他也沒有什麼不同。」

「好的，知道了……不用擔心。是輕微的傳染病，這種病未必有多大危險。妳先保持現狀，我立刻就來看看。」

醫療的事情比起對太空船所負的責任更令人擔心，然而這卻是董傑分內的事。

董傑是一位受過訓練的醫生，無論發生什麼樣的病症，他都有自信可以解決，然而對於太空船的操作，就感到手足無措了。

董傑對古力克交代了一下說：「士官長，我到病房去，要是有什麼報告，立刻打電話告訴我。」

董傑把門打開的時候，代理空氣調節官的韓森好像已在那裡等了很久！

他的臉色顯得非常著急，而且帶著恐懼的樣子。

「船長，沒有什麼原因，只是為了要見船長才來的。如果方便，我希望單獨和船長談一談。」

董傑把門關上，向左右看了一下，走廊上一個人也沒有。

「在這兒沒關係吧！什麼事呢？」

「是氧氣的問題，船長。氧氣的生產比例持續下降中，氧氣和二氧化碳的比例加以調查之後，現在船上，氧氣大概還足夠，因為已經作了處置。但二氧化碳就很難

抽除，現在二氧化碳氣多了很多，令人非常擔心，而且氧氣……」

「氧氣到了怎麼樣的程度，就會有顯著的影響？」

「現在就是出現了這種影響呀！如果船長跑步的話，立刻就會氣喘，接不上氣來。這樣一來，不到一天或兩天……」

「怎麼樣？」

「人員都會開始死亡的，船長。」

答案就在眼前

「哪兒都不痛嗎？蒲力士先生。」董傑在問。

董傑把病人的頭部放在腋部，用手觸摸察看。淋巴腺並沒有顯示出像重傳染病那樣的腫大現象。也找不到其他異狀。

「都沒什麼不對的地方，要是有什麼，會立刻診察出來的。」

蒲力士的外表很瘦，有著鷹勾鼻的一位男士。看起來很有主張，而且自認為很有道理的那種人。他說：「我這趟旅行花了很多錢，本來想要享受一個愉快的假期，現在根本談不上。遇上隕石碰撞，吃也吃不好，行李也全部泡湯，然後又得了疾病，如果太空船乾淨的話，我是不會生病的。」

「為了預防疾病傳染到別的行星上去，所有的太空船都必須清潔得像醫院一樣。十之八九，你這種病是由地球帶來的，一過了潛伏期，現在就顯現出來了。」

「現在情況怎麼樣呢？」他憂心地問著。

體溫將近三十八度，脈搏和呼吸都正常。

「保證沒什麼天大問題，現在只是有點熱度而已，其他沒有什麼變化。在病房休養兩三天，也可以避免傳染給其他乘客，注射殺死病菌的藥和退燒針之後，什麼都不用擔心。」

把藥放入皮下注射器的時候，電話鈴響了。董傑忙著拿起電話，匆忙間不小心把注射器掉落在地上。

「我是船長。」

「終於辦好了！」古力克打來的電話，非常高興的樣子。一直保持冷靜態度的人也不禁放鬆了起來。

「我們正在軌道上行走了！啊！不，正確的說，待會兒再稍為修正一下，就正好接近軌道了，這是由火星傳來的通知。因為噴射燃料快用完了，所以不能在抑制軌道上航行，要在後備軌道上航行。」

「有什麼差別？」

「通常太空船都是朝向火星的衛星——弗布斯（火星的第一衛星）導航站前進，在弗布斯的軌道上航行，就像使用煞車一樣地控制前進。因為像煞車一樣地控制，就必須使用噴射燃料，才能控制航進的速度，現在沒有噴射燃料了，就不能在一般軌道上航行，也就是直接朝向火星航進。突入火星的大氣圈，不必接近它，而是利用火星的引力來捕捉太空船，因而接近火星，這樣就可以在環繞火星的軌道上順利地航行了。」

「真是非常寶貴的消息，士官長。為了達成這件事，我們要向全體貢獻力量的人，致上最大的謝意才行。」

「現在，完全都順暢了。」

董傑把電話掛上之後，同時又想到了另一件事。

「還沒有完全順暢呢！要是在環繞火星的軌道上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可是在那個時候，大家卻會因為窒息的關係而全都死掉的話，最後，還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董傑幫病人注射完畢，就向裝有空氣調節室的C甲板走去。在那個甲板上，一

切都有，包括太空船的修理和補給等所使用的東西，應有盡有，可是現在卻像墓場一樣。

董傑就從那個滿目瘡痍的甲板上通過；這個甲板上的門已經剝落了，倉庫也空了，多餘的機械也從甲板上卸了下來。韓森正在等待著。

「船長，這是圖表，請您過目。」

董傑把圖表掀起來看，大概因為疲勞，上面的數字，看上去都變得模模糊糊。於是又交回給韓森。

「我看了也沒有辦法吧！你是專家，所以整個來說，現在究竟是怎麼樣？你來說明一下，是什麼原因使氧氣的含量降低呢？」

韓森指著一面牆上附設的裝置。那是一扇裝有很明亮的舷窗的器具，完全透明，可以看到裡面裝有青色的液體。

「那是植物浮游生物，它們是漂浮在水裡的單細胞植物。功用是把船裡面吐出來的二氧化碳氣，還原成為氧氣。然而，撞擊事故發生之後，水失掉了，連同浮游生

物也失去了很多。況且，太陽風侵襲的時候，一方面死了很多的浮游生物；一方面又產生了突然變異，所以能夠製造氧氣的浮游生物就所剩無幾了。」

「不可以繁殖嗎？」

韓森搖了搖頭。

「我把引起突然異變的東西拿掉之後，單細胞分裂的繁殖工作可以全力做到。可是繁殖的速度非常緩慢。在水裡加上大量的營養素，分裂速度仍然快不起來。」

「你所說的一切我都瞭解了。其他的裝置是什麼？」董傑把放在大艙裡的其他機械看了一遍，問著韓森。

「水的化學處理、試驗與顯微鏡分析、自動監視用的機械等。裝在對面的，是空氣處理裝置。一方面除去污染空氣的物質；一方面減少二氧化碳氧的一種機械。」

「它的功用有問題嗎？」

「多少有一點，不過不是完全不好，現在仍然以全速在還轉。它可以把二氧化碳氣中的碳和氣分離，然而，它只是輔助用的機械，只有在二氧化碳氧增加過多的時

候，或是特定的某個時間，才會使用它。」

董傑用疲勞的頭，絞盡腦汁地在思考。

「船上應該還有貯存的氧氣，那些不能使用嗎？」

「很勉強，船長。除了短時間之外，就沒用了。把貯存的氧氣全部拿來用，船上每個人也不夠十二個鐘頭。」

「怎麼辦才好呢？」

「我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韓森的臉，因為害怕而變成青白色了。

董傑心想：我這樣問，也許不太好。

韓森對於交給他的工作已經作了最大努力，只是對於超出能力以外的大問題，他也無法完成。

「哎！光是悶悶不樂也不能解決問題呀！能想出個好辦法出來才對。」

說歸說，總要有個可以辦到的方法啊？行星與行星之間的太空深處，有什麼地方可以得到氧氣嗎？

思考！董傑絞盡了腦汁思考，可是一點也想不出什麼結果來。

但是，不知道是怎麼搞的，董傑露出好像答案就在自己的眼前一樣的神態。

以目前已有的東西來說，水中只有小植物而已，這種浮游生物現在不能快速繁殖……這一點是知道了，可是，答案在哪裡，怎麼想也找不到。

董傑忽然大聲地笑了起來。

「原來答案就在我們眼前！」隨著他又在吃了一驚的韓森背上，敲了一敲。

「嘿！來看看這兒——看到什麼沒有？」

「什麼呀……是浮游生物啊。船長。」

「其他呢？」

「什麼也沒有，只有浮游生物在水裡……」

「現在，你最後說的是什麼？」

「水呀！」

「這個嘛，是說對了，那麼水是怎麼生成的呢？」

突然，猛地想到了什麼，韓森的臉上立刻散發出得意的光采說：「氫氣……還有氧氣啊！」

「那就對了。也許我們可以利用由核子動力引擎所生成的重力，使它在水中放電，就可以進行電子分解，而把氫與氧分離……」

「把氫氣放入太空，單使用氧就好了。但是，水也是我們必須使用的呀，因為現在仍然需要浮游生物？」

「並不是全部都用掉，若全部用掉，乘客們恐怕都會抱怨吧！太空船上的水並沒有浪費，一直循迴使用著。然而為了生存，必要的物品卻比滿滿的水更重要。只要留下最低限度的水量，其餘的都可變成氧氣。也許因為缺水，到處很髒亂，但是至少大家都可以呼吸了。」

「需要什麼樣的必要裝置呢？」

董傑又覺得很疲倦，在回答之前，頹然地坐了下來，然後扳著手指頭在算。

「首先要一個像浴缸那樣的容器，不需要太麻煩的裝置，然後直流電是必要的。

用粗電線從發電機接過來，這樣就可以發生作用吧！此外，電流通過時的弱電解液也是必要的，在水中可以化解的鹽，或是含有鹽分的物質都可以。」

「食鹽怎麼樣？」

「不行！那就是所謂的……氧化鈉呀，在氧氣中混合了鈉之後，就會成為有毒的氣體，必須是弱鹼性的鹽才可以。在浮游生物的營養素之中，沒有這種東西嗎？」

韓森把補給表抽了出來，開始查閱。

「這個怎麼樣？鎂是製造葉綠素的必要物質，所以貯存了鎂硫酸鹽，可是……」

「那個嘛，我們有潤腸用的瀉鹽呀！正好，談到麻煩一點的事，倒是容器作好之後，怎麼樣在溶解液之中連接陰極的問題。氫氣是從陰極出來，把氫氣取出，放到外面去就好了。氧氣從陽極出來，要是冒著泡出來的氧氣，就那樣地上升和空氣混合在一起就好了。」

董傑很快地畫了一張草圖交給韓森。

「我想這樣就可以了，船長。把那個用玻璃襯在裡面的槽當作容器。弄乾淨之

後，裝上弱的電解液。可是如何配線，又如何把氫氣取出來再放到外面去，我就不知道怎麼弄了。」

「找人來支援一下，要是古力克士官長，也許知道怎麼處理吧！即使他不知道，其他的船員應該會知道，把古力克叫到這兒來吧！」

古力克和史巴克一起來了，然後把代理大管輪的布司基也叫來了。

現在從完全空空的冷藏室裡，引出一根粗的電線裝在甲板下面，很小心地通上必要的電量。

在實施這項作業的期間，把以前在瞭望台上，裝在瞭望窗上的那圓形玻璃，拿下來蓋在陰極上面。然後接上管子和通到太空船外的閥（像消火栓上接水管用的栓口，就稱為閥）連接起來。由這條管子只讓氮氣跑出去，而不使電解液跑出去，這一點更須特別用心加以克服。

「準備完畢。」史巴克最後大聲地說。

「好！把開關插上。」董傑說完之後，因為勞累的關係連站都站不起來。

古力克把很牢固的開關推了上去，布司基開始把可變阻器的把手慢慢地轉動。電流開始向浸在容器中的電極流過去時，電極的周圍就開始噗噗地冒起泡泡來。不久，就通地接連地繁殖了更多的電荷，大的氧池開始在水面裂開。

董傑彎下身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說：「這真是棒極了，這樣我們的問題都解決了。」

純粹的氧氣似乎使董傑的頭清醒了過來。

董傑沐浴在這氧氣最多的空氣之中，不知不覺地放寬了心，而眼睛卻跟著瞇了起來。就在這個時候，電話鈴響了，也都覺得模糊不清，聽不進耳朵裡去。電話聽筒被塞到董傑的手裡。「啊，是我。」他說完之後，用眼睛向下一看，見到拉瑪小小的身影，在電視的螢幕上顯示。

「請馬上到病室來，又有四個人和當初那位病人一樣都在發燒。最初的那位病人，處理之後還算好，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繼續做，那位病人完全失去意識，脈搏也慢了起來，我沒法使他的意識甦醒……」

謎樣的疾病

董傑對拉瑪說：「你先去睡一會兒吧！」於是，拉瑪離開了病房，只剩下董傑一個人忙著處理各種問題。四位新的病人來到了寬敞的病房，而最初的病人蒲力士，只好讓他睡到隔離病房去了。

董傑站在蒲力士的床邊，病人沉重而緩慢的呼吸聲傳進了耳中，望著身上掛著的記錄裝置，茫然沉思。

症狀很顯然……可是，這些症狀又是什麼意義呢？脈搏……有點慢，可是間隔很清楚。心臟……沒有不對，很正常。體溫……三八點八度。打了退燒針應該降下來，然而卻逐漸地升高，抗生素一點效果也沒有。

究竟是什麼原因呢？直到剛才為止，對於治療疾病，董傑比處理太空船的問題具有更大的自信心。然而，對於這種病，究竟該如何處理卻完全不知道了。而且董傑身體正處於疲倦中……

董傑抑制住呵欠，走進了辦公室。然後很小心地用超音波殺菌器來清潔兩手和手腕。

因為拉瑪已經在熱水瓶裡裝好了熱咖啡，所以他就倒了一杯慢慢地喝。董傑一面喝著咖啡；一面把各種事實集合起來，並且思考其中的意義。

除了把原因不明的發燒病人收容到病房之外，是不是還有著其他的事呢？最早的病人蒲力士，以他最顯著的症狀來說，他的臉和下巴有點鬆弛的現象，這樣看來很可能是罹患了小兒麻痺的樣子。因為除了小兒麻痺的症狀之外，不會有這樣的現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應該怎麼樣處理他們才好呢？董傑像是喪家之犬那樣的慌張，到現在為止，自己從未聽過這樣的病症。本來像這樣的疾病是不應該有的。是不是由某種病急劇變化而來的呢？說不定這是非常稀奇的怪病。

一定是一種罕見的疾病，要是把自己帶來的醫學書籍都翻遍的話，那需要好幾天才能看完，所以董傑只能把範圍縮小再去查閱。因為蒲力士是第一個發病的人，

所以，董傑想從他身上多加探索。

董傑拿起電話，打到事務長的辦公室。

「雍凱德，希望你能夠提供乘客的資料。」

「什麼樣的資料？船長。有關的資料就在我身邊。」

「就是住在病房裡，名字叫蒲力士的乘客。我想知道他是哪裡出身？在搭乘太空船之前待在那裡？有關蒲力士的資料，不論是什麼事，都請提供給我。」

「船長，是照原樣拿來呢？還是另抄一份呢？」

「如果不麻煩的話，就抄一份吧！」說完要把電話掛上的時候，拉瑪捧著一個蓋著布巾的盤子走了進來。

「這是您的飯，船長。我突然想到您到現在一直都還沒吃飯，所以就把它端來了……」

董傑最後在什麼時候吃的飯？實在想不起來了。但是，因為過分勞累，根本就不覺得餓。

「謝謝。可是吃不下怎麼辦？我一點也不餓。我曾經吃過乾糧了，現在沒有胃口……」

拉瑪還是把盤子放在桌上，就在他把布巾掀開的剎那間，董傑把話收住了。盤子裡盛著冒著熱氣的牛排，滋滋地響著呢？董傑聞到了這股香味，也不禁用舌頭舔了一下嘴唇。可是，在他伸手把銀制的餐具拿起來的時候，又突然生起氣來了。

「拉瑪，我不是曾經命令過，除了乾糧以外的食物，統統拋棄掉嗎？我自己也要服從規定呀，無論是誰也不可以姑息，或是享有特權？」拉瑪為了防備董傑再生氣，把兩手向上一舉，向後退縮。

「船長！不是這個意思。這的確是一件極為簡單的事。廚師一個人把這塊牛排拿到外面，準備日後再吃，就藏了起來，可是被古力克士官長發現了。士官長是個正義感非常強烈的人，同時也是個非常容易生氣的人。那個意志薄弱的廚師應當受到處罰，這樣對他也很難堪，於是採取了最重的處罰，就是讓他把牛排煎得非常好，可是不許他自己吃。

「然而就這樣地把牛排扔掉，也未免太可惜了。於是通過大家一致的意見，把這塊牛排貢獻給大約翰上最值得吃它的人。這當然應該是屬於船長的了，誰也沒有話講。請用吧！冷了就不好吃了。」

董傑沉默了半天之後，就把銀餐具拿了起來。不久他用哽咽的聲音說：「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並不想作一個頂尖兒的人物。謝謝你們了……反過來，我應該向大家致敬，不是嗎？這真是一塊上好的牛排呢！」

電話響起來的時候，牛排已吃完了，正在喝最後一口咖啡。是事務長打來的電話。

「船長。您要收集的資料非常簡單，這個有問題的男士，是來自地球上的芝加哥，雷伊克火箭發射站搭乘太空船，是大芝加哥市的市民．在太空船旅行之前，至少在一年之內，沒有走出過市區一步，這樣的資料滿意嗎？」

「謝謝，足夠了。」董傑慢慢地把電話褂上。

又成了僵局，大芝加哥市裡，不會流行特別變異的疾病。

拉瑪問道：「有什麼事嗎？或者是有什麼困難的問題？」

董傑注意到自己臉上露出擔心的樣子，立刻把身體挺直，端坐起來。

「噢，也沒什麼啦！我只是想把這個人疾病的性質弄清楚，可是卻非常困難。坦白說，他的病因很多地方讓我感到怪怪的，真是不好應付。拉瑪，我在想你總有一天會成為醫生，所以作為醫生的人應該知道醫務方面的事才好。譬如我們的身體割破了，就會出血，所以對於有關的問題都非要知道不可。總之，我們每一個人，並不是對各種事都知道，因此才各有專家。所以你也要多努力才能成為專家。你就在這兒工作，我到控制室去，如果有什麼必要的事，請立即通知我。」

是不是走廊忽然變長了，還是更加勞累了也說不一定。董傑走在路上，遇到一位不知姓名的乘客——某夫人。在經過的時候，對她微微地點頭打招呼，可是這位夫人把臉轉過一邊去，鼻子裡還「哼」的一聲，走了過去。

董傑只好苦笑，這個女人在想什麼呢？真可說是瞭若指掌……偷行李、偷食物、偷水，這個冒牌的船長。

只有古力克一個人在控制室，他呆坐在椅子上，兩個手腕交叉著，正在注視著面前的各種儀器表，古力克不是在工作中愛打瞌睡的人，可是現在的狀況，也許應該去睡一會兒才好。

董傑說：「現在這樣的工作，不去管它也沒關係了。」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古力克把身子一伸站了起來，像是立正的樣子。

「現在在修正的航線中航行，船長。一切順暢。從空氣調節室裡來的報告，船內的氧氣比例也保持不變。」

「非常好，士官長，請坐下來。」

董傑注意到士官長身上的漂亮制服已經皺摺不堪，眼底下也都變黑了，對他說：「你多久沒在床上睡覺了？」

「不記得了。但是精神還很好呀！一點不感到累，不論怎麼樣，酒不喝、煙也不抽，一到九點就睡了。」

「說謊吧！」董傑說了之後，兩個人都大笑起來。

「說不定可以和火星用對話來通訊了。」

「還沒有，但是不論什麼樣的通訊方法，投入電腦之後，錄成的音帶方程式，都可以向伍博士請教，只要把連絡內容告訴我就行了。」

「那麼我想和地球連絡，希望和倫敦的聯合診療中心通訊，準備一下吧！由火星代為通訊可以嗎？我很想聽聽專家的意見。」

「所謂專家的意見，是不是和那位病患有關？」

「嗯，要是我選副官的話，除了你，我是不會找別人的。最初的病患，現在的情況很嚴重，到現在為止，其他的病患看起來也有相同的症狀。而且，他們到底是什麼病，我還沒弄清楚。」

士官長默不作聲地走向電腦的鍵盤，開始通訊了。

火星和地球連絡之後，再使倫敦的聯合診療中心準備收信，需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

董傑坐在船長的椅子上，把各項問題集中起來考慮著。疾病、治療、症狀……

種種都在腦海裡轉動，可是慢慢地卻睡著了。

大聲喊都喊不醒，於是就搖晃他的身體，董傑終於在睡眠中被搖醒了。眼皮好像黏住一樣，用力張開，見到士官長正彎身站在面前。

「聯合診療中心已經準備好通訊工作。」

「我睡了多久？」

「四小時左右，我曾到病房那邊查看一下，因為沒什麼大事，所以就沒有叫您起來。」

「謝謝，士官長……實在對不起。我真的需要睡眠。」董傑在附近看了一下，史巴克正匆忙地調整收發報機。

「那麼，現在就把我所說的話發出去吧！」

董傑把怪病的症狀，以及病人的醫學資料全都說了。更進一步地，把病人在地球上的醫療記錄也說了一遍，所以病人的姓名、住址也加以說明。說完之後，就打了個哈欠，伸了伸懶腰，這時候，電碼已經錄進錄音帶，並放在發報機上了。

「洗一洗臉再回來吧！到回信之前，需要一段時間。到時候請把咖啡一起帶來。」董傑對史巴克這樣說。

自從隕石撞擊事件以後，一連串的事情就像噩夢一樣的出現。董傑現在可以說是情緒最好的時候，由於剛剛補了小眠，目前也沒什麼緊急事件，所以，他說了這樣的話。

雖然還有蒲力士等人生病的問題沒有處理，可是這件事，其他的人也會一起負起責任。所以，董傑現在可說又和原來的他沒什麼兩樣：輕鬆愉快，心情也很開朗了。

火星通訊中心把倫敦的回信轉了過來，希望提供更詳細的資料，要董傑盡可能地把資料全部送過去。

拉瑪報告說，病人的症狀沒有變化，所以董傑的心情舒緩了一些，有空時又喝了一些咖啡。

倫敦診療中心的回信好不容易收到的時候，董傑幾乎不能靜心地聽下去。

「克卜勒號注意：這兒是火星通訊中心。從倫敦的聯合診療中心發給董傑醫師的信，信文如下：『非常抱歉，要我們研刑的症狀，沒有與它相似的疾病。推想可能是極端變化的疾病，所以未能發現正確的記錄。』」

只說是變化！

董傑懶洋洋地站了起來，並用強化玻璃製成的杯子，把咖啡潑了出去，杯子也落在甲板上。

現在，靠外界的幫助已經不行了。雖然只有我一個人，也要把這個問題解決才行。

「倫敦的回信真是叫人失望。」古力克說。

董傑多少帶幾分痛苦地說：「倫敦的回信叫人失望是真的。不過，他們一定也盡了全力了，對了，這種病會不會是熱病呢？」

「如果是熱病，我想那就不用擔心了。再五、六天，就會進入環繞火星的軌道，到時候就可以從火星派來必要的醫生。」

「假如只是熱病的話……」

電話鈴響了，董傑把話停住。

古力克把電話拿了起來，因為聽了很久，沒有聽清楚，於是用手把發話器部分按住。

「拉瑪從病房裡打來，請船長立刻過去。」

「是什麼原因？」

古力克看一看控制室有沒有別的人在，不久就很乾脆地說：「呃……病人蒲力士去世了。」

叛亂

「船長，還有沒有什麼要交辦的事！」拉瑪說。

「就這些了……」董傑還想要說些什麼，可是又沒有說，因為拉瑪的說法很對。

拉瑪用被單把死者的頭部蓋起來的時候，董傑把臉轉了過去。

總之，兩個人該做的事都已經做到了，輸血、冷水按摩、刺激心臟、興奮劑，任何緊要的處理都做了，然而一點效果都沒有。蒲力士死掉了，死得極為簡單，就像燈泡的開關切斷一樣，蒲力士的生命就切斷了。不論醫學進步了多少，也無法使死去的生命，再度活過來。

拉瑪低聲地說：「現在這兒雖然處理好了，可是又有新病人增加。船長在這兒治療的時候，我已經把病人收容到病房裡了，倫敦方面有沒有說是什麼樣的疾病呀？這種病蔓延開來，該怎麼辦才好呢？」

董傑慢慢地搖著頭。然後他想到當時為了挽救蒲力士的生命，顧不得和拉瑪談論倫敦的電信。

「這是什麼樣的疾病呢？他們說根本不知道，有關這種疾病，完全要靠我們自己了。」

「但是，他們不應該不知道，是不是？」

拉瑪是個堅持己見的人，醫學並不是一種無限的力量，可是拉瑪卻以近似信仰的態度去尊敬。

「那些人，應該所有的疾病都知道吧！這樣的話，有關這種疾病不應該不知道的。」

「只有這種病，什麼都不知道呀！」

「不會有這樣的事，這個疾病不在新病症的範圍之內。」

「這個嘛！那怎樣才算是新病症呢？蒲力士在搭乘太空船之前，又受到什麼樣的疾病傳染呢？這恐怕已經是個大問題了！我們得不到外界的幫助，所以在這兒必須什麼都要擔心才行。

「首先要把這種疾病的傳染澈底加以杜絕才行，先把這個病房隔離，然後把傳染給其他人的機會完全杜絕，更進一步調查哪些人曾經和這些病患接觸過。可能的話，也要考慮如何把他們隔離起來。」

「在太空船上做起來，很費力！」

「如果感染上，說不定就沒辦法了，所以，非設法杜絕傳染不可。我去一下控制室，杜絕傳染應該是從那裡開始的。」

董傑要去之前，先打了電話，到達控制室的時候，大家都等在那兒了。靠近通訊機的是史巴克，布司基也從機艙裡跑來，然後就是事務長和古力克。

士官長在刮鬍子的時候，也許正是火星來信的時候吧，因為還有一面，還沒有剃乾淨，而另外一面還長著鬍子呢！

「大家放輕鬆一些，都坐下來。」董傑一邊說；一邊在想怎麼樣對大家說明才好。與其隱瞞真相，不如什麼都不加隱瞞的好……除了這樣也沒有其他的方法。而且大家都是受過專業訓練的太空人，遇到困難也不會害怕的。

「病房裡躺著幾位染患熱病的病人，這種疾病會更進一步地蔓延。而且最早發病的病人已經死了。坦白說，這種病是什麼樣的病？危險程度如何？沒有一個人瞭解。

「現在起我想把病房和控制室都隔離起來，連我也已經暴露在這種疾病之中，所以說，實在非把病房關閉不可，但是我又必須指揮太空船，如果大家受到傳染的話，我會非常難過，不過，我會盡量與大家保持距離，希望大家照舊地繼續工作。」

「不會有事的，船長。這也是因為沒有其他的辦法。」古力克好像對全體講話的樣子。然後又說：「但是，怎麼樣隔離呢？」

「首先隔離病房，那邊有給水管，把乾糧分成幾袋，大概就夠他們吃了。然後把所有的乘客集中在太空船的一邊，這樣可以使大家遭受傳染的機會減少。最後，把現在受到傳染過的乘客，送到第二隔離病房。在同一個房間裡的人，他的太太或朋友，究竟感染到怎麼樣的程度雖然不知道，但是盡可能早些隔離，就會早些阻止疾病的蔓延。事務長，現在有沒有把乘客的名單帶到這兒來？」

事務長點了點頭，同時用手指彈了彈挾在胸側的卷宗夾。

「好！立刻開始工作，從病人的姓名和他原來艙房號碼對照，就可以把他的關係者查出來。」

協助建造大約翰的古力克士官長，對於最初的關係者特別留意。

在宣讀乘客的姓名和艙房號碼的時候，古力克突然離開了控制盤，把臉抬起來。最初是皺著眉頭，在號碼繼續念下去之後，他的表情漸漸地凝重起來。

古力克好像對什麼都不加理會的樣子，直接走向放著藍圖的書櫃，叭拉叭拉地在翻找藍圖，不久之後找出一張大藍圖，放在桌上，目不轉睛地凝視著圖面。

「船長，您有沒有看見過它？」

董傑走近了藍圖，發現是太空船剖面固的一部分。

「是不是有什麼發現？」他這樣地問。

士官長用他的粗手指彈了彈藍圖，然後把紅鉛筆拿出來。

「這些都是被隕石擊中的船艙。一度暴露在太空之中，然後被封閉起來，又把空氣送入船艙。」

古力克用紅筆把這些受損過的船艙，一個個地圈上記號，然後大聲地喊道：

「雍凱德，請把住在病房裡的乘客，他們原來住的艙房號碼再念一遍可以嗎？」

一個個的號碼又念了一遍，古力克敲了敲藍圖上的船艙，董傑則是不相信似的目不轉睛地看著，剛念完號碼之後，他望著士官長，說：「你是不是在暗示著什麼……」

「不，不是暗示，船長。而是指出事實來。」古力克的臉色極為嚴重。

「但是，所謂的事實是什麼呢？正確地說，所有熱病患者，都是在破了洞的艙房中住過的人，幸而在撞擊的時候，有些人正好到別的地方去了，然而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呢？不過是偶然的巧合罷了。」

「我不相信這是偶然的巧合，船長。特別是有這麼多的人被牽連在內，一個人，不，如果是兩個人，說不定是偶然的巧合，可是連一個都沒有倖免呀？」

董傑笑了。

「偶然的巧合是錯了。既然如此，照你的說法，是不是暗示隕石和這種病有著關

係呢？」

「不，只是找到可能性，並沒有說有關係。」

「那個關係嗎？不應該有的！」

董傑一邊走來走去地說，其他人都默不作聲地看著他。

「破了洞的艙房中，空氣全都沒有了，溫度也降低。不久被封閉之後，再注入空氣，但是溫度或是其他方面在沒有還原之前，誰都沒有回到船艙去，所以像感冒之類的疾病是不應該引起的。」

董傑突然把話打斷，眼睛睜得大大的。

「不，我們不應該有這種想法，士官長。隕石撞擊的時候，我們大概航行在什麼地方？」

古力克又拿出一張圖來，把它攤開之後，指了一指。

「大約在這一帶，船長。」

董傑點了點頭。

「在地球與火星之間的黃道面，這樣，我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問，在地球與火星之間的黃道面上，還有什麼其他的星球？」

「什麼都沒有。」

「不要那麼快回答呀。星芒形……小行星，怎麼會沒有？」

古力克笑了，把圖表咯吱咯吱地敲著。

「不在那兒呀！船長。火星和木星之間……星芒狀小行星在這兒。」

「跟我學過的天文學不一樣了，在星芒狀小行星之中阿波羅和愛神非常相似。在火星軌道的內側，一直進入地球軌道為止，不是嗎？」

古力克臉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對，我全都忘了。」

「那麼……這雖然也是重要的問題……可是在這個星芒狀星群中，大約翰遭受撞擊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星芒形行星的小碎片，也就是星芒狀行星帶所製成的宇宙小岩石群中的一個，這是我的想法，不知道對不對？」

「這是很大的收穫。船長，然而為什麼很重要呢？」

「大家也都想知道吧！所謂星芒狀行星，最可靠的說法，是很久以前，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的行星破碎成粉狀而形成的星球。我所說的重要大事，就是這個撞擊我們的岩石塊，原本是以前的行星。」

大家的臉上都露出不知所云的樣子，這時只有雍凱德立刻瞭解到董傑所要講的是什麼了，他的臉立刻變得很蒼白。

「是這樣的！你們所說的這種病……這種熱病，就是由隕石上面來的。在好幾百萬年前的行星碎末上帶來的疾病呀！」

「把那些稱為褐煤，並不見得是愚蠢的想法，我對病人已經作過所有的檢查。血壓測定、細菌培養、痰液檢查、驗尿，什麼都做了。因為太空船有小型的電子顯微鏡，所以如果有細菌，就應該會發現。

「然而這個電子顯微鏡並不能發現病毒。我想我們在拚命想要防範的傳染病，就是病毒性傳染病，不過它是什麼樣的病毒，我一點也不瞭解，完全不瞭解。所謂病

毒，是最小的生命，剛剛好是介於生物與無生物之間的東西，事實上，在科學家之中，很多人相信它不是活的，而在實驗室中由中性化學藥品合成的病毒，和天然的病毒是不一樣的，這一點已經證明。

「病毒經過乾燥之後，就會變得非常結實，這種病毒本來在地球上是沒有的，完全是新東西，假定地球上也有的話，那也是在無法想像的很久以前，經過長年歲月之後仍然保持原狀的吧？如果這個想像真是如此，那麼我們就成為其他世界的疾病之犧牲者了。也可以說，我們身體之內，一旦有了不能防範的疾病時，醫學就束手無策了。」

因為大家都相互默不作聲，使雍凱德啜泣的聲音顯得更大了起來。

「這樣的話，我們大家不就等死了……」

「不！」

董傑為了驅散控制室裡瀰漫著的絕望氣氛，於是就大聲的喊叫，然後沉著地說：「說不定有機會的，在大約翰上有能夠組合分析的機器和培養的機器。這種機

器以前一直沒有使用過，因為我們不知道有什麼病毒非要培養不可，我們身體之中，有著很多成為熱病之源的病毒，要在其中把造成病因的病毒弧出來很費時間，而且必需經歷相當麻煩的實驗，這樣就來不及了，可是現在有了培養病原病毒的機會。士官長，那種撞擊本船的隕石，恐怕還在那兒找得到吧，我們去找找看好嗎？」

「正確地說，就在太空船的中央，無重力的倉庫裡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採到乾燥狀態的病毒標本了，要是在隕石撞擊時，被撥落的病毒還原成疾病的原因的話，我就必須把同樣的情況在實驗室再做一遍，如果真的能夠這樣做，那治療這種疾病的藥，相信很可能做得出來。說不定很費事，可是除了這種方法之外，別無選擇了。」

古力克說：「看樣子很有希望。把太空衣拿來穿上，去找隕石。如果還在那兒，就把它拿來。」

「拿兩件太空衣來好嗎？我和你一塊兒去，這樣在尋找的時候，就可以馬上處理了，要是找到之後，再拿到這兒來，就會多一層危險。」

「您是船長，這樣危險的事不可以做……」

「現在我是醫生的立場，比船長更重要。太空船現在正順利的航行，這個病毒……如果只是會使人疼痛，或許誰都可以辦，可是現在除了我以外，就無人能夠處理了，士官長，還是一起去吧！」

兩個人在說話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門打開了。起先誰也沒有注意到，後來聽到聲音，就一起回過頭去。

「不論是誰，都不許動！」

布里斯將軍拿著手槍站在門口，將軍的後面是杜以耳，另外有兩個男人，手裡拿著鐵棒站在杜以耳的旁邊。

「從現在起，我來指揮這艘太空船了。你呀！回到你自己的病房去，你的指揮權已被解除，因為你弄得亂七八糟。走吧！所有的乘客都和我有一樣的想法。我是取得指揮權的人，現在我已經成為船長了，乘客們都擁護我。你認為怎麼樣呢？從現在開始，你還是去當你的醫生吧！我呢？是這艘克卜勒號的指揮官。」

劫船

這實在是太過分了，大家嚇得目瞪口呆又轉變成鴉雀無聲之後，將軍和他的部下進入了控制室。

現在把話再轉回到最初行動的時候，士官長古力克的身上。當時士官長毫不畏懼對方的手槍，仍然向前走過去，並且用命令式的口吻，很嚴厲地說：「你們知道現在所做的事是什麼嗎？這是劫船的行為，根據全世界的會議規則，在太空上劫船和在海上劫船是相同的，都屬於重罪。不僅如此，你們將來會受到極為嚴重的懲罰。最輕的處分，也要判無期徒刑，這種刑罰是逃避不了的，所以，不要再把事態擴大，把武器放下來，把手槍交給我。」

古力克的行動幾乎成功了。布里斯身後的兩個男人把棒子丟在地上，滿臉困惑的樣子相互望著，古力克以斷然的態度粗莽地向前走過去，把手伸出來，想把手槍接過來，這時，將軍向後退縮，並且用比古力克還要大的聲音說：「你要奪取我的

手槍，我就把你擊倒。」

可是古力克並不畏懼，也大聲說：「你試試看。那就是比劫船更嚴重的殺人罪了，恐怕非判死刑不可了，趕快把槍交出來！」

布里斯還是一步步地向後退，但是他卻同時下命令說：「杜以耳，把這傢伙逼退！」

於是杜以耳用棒子打在士官長的肩部，使他昏倒在甲板上。

布里斯說：「我們不是向後退的男人，誰也阻止不了我們。」

抵抗到此結束，士官長古力克奮力地從甲板上爬了起來，然而很多有武裝的乘客從走廊上一擁而至。

董傑說：「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就什麼事都完了。您們大家對於太空船的操作方法也好，航行法也罷，都不知道吧！船員方面，也沒有一個人能夠幫得上忙。」

布里斯歪著嘴巴，冷笑著說：「你在說什麼？知道太空船操作方法的人，我們之中至少有一個人。而且以把沒有任務的船員都關起來，值班的船員，我們可以派

兩個人看守他。船員們不能拒絕工作，如果拒絕，不只是我們沒命，他自己的生命也一樣會有危險。誰要是找麻煩，我和我的副官可以一起對付他，還有，伍博士以前也曾出過力呀，不是嗎？」

伍博士手裡拿著尖銳的菜刀，從乘客群中走了出來，他輕輕地點了個頭，就走到船長的椅子那兒，坐了下來。

所謂的副官，竟然是伍博士，這簡直令董傑大吃一驚，真是沒有想到，竟然連這位墨西哥的數學家也反叛了，那真是萬事休矣。董傑走向將軍，說：「布里斯，現在情況很清楚了，太空船可以操縱得很好，該怎麼做你們大概都知道了……」

「平安無事地到達火星，讓你看看。」

古力克一面奮力地站了起來，一面說：「作了這樣的事，你們一定會進刑事法庭。因為祕密攜帶武器進入太空船，是犯了重大罪刑。」

「這種芝麻大小的規則又能怎麼樣，我們一直都是武裝的。」

董傑以生氣的聲音高聲喊叫道：「誰攜帶了武器，或者是誰在糊裡糊塗地劫

船，這些對我來說都無所謂，我只是，令我非常擔心的一件事，那就是搭乘太空船的所有人的生命，無論如何要把那個隕石拿到手不可……」

「不行，你到病人那裡去，別再囉嗦。」

「你根本不懂，我沒辦法治療那些病人。不，是不知道該用什麼方法去處理，但是如果能夠對隕石加以調查，也許說不定可以找出方法來……」

「帶他一起去。」布里斯這樣說過之後，就在兩個部下面前用手指了指，表示命令他們出來的樣子。並且對董傑說：「還有其他像這種發瘋似的計畫嗎？簡直無聊，聽都聽膩了，到了火星之後，首先要請精神鑑定委員會看看你的腦筋有沒有問題。在這以前你仍然做你的醫生工作，如果你還做得來的話。」

被打垮的董傑，沒有做任何的抵抗，就被兩個大個子的乘客推入了走廊。兩個人把董傑送到病房以後，後面又跟著來了一些人，董傑一走進病房，他們就待在門外看守。

拉瑪看到董傑的臉色之後，吃了一驚，於是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等

到董傑把事情的一切經過說完之後，拉瑪大吃一驚。

「不抵抗怎麼行？這是作戰呀！您在救夥伴們的生命，他們卻這麼殘酷地對待您。」

拉瑪這樣說過之後，就開始在壁櫥裡尋找外科手術用的刀，董傑則一再設法勸他鎮定。

「你這樣做，只是白費心機而已。他們這一夥人都已經武裝了，而且，每一個人都很膽怯，完全受布里斯的操縱。這件事，顯然是布里斯一個人搞的鬼，一切都應由他負責，說實在的，如果能安然無事地抵建火星，當然會有人來指揮太空船，什麼事就都沒有了。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要把治療疾病的方法找出來。然而布里斯連這個都不肯讓我去做，該怎麼辦呢？」

因為始終有二個人在場監視，什麼事也做不成。董傑心急也是沒用的。最初的兩、三個鐘頭，連電話都不能用。因為將軍把太空船看成是自己的東西一樣，把電話都切斷。等到後來能夠用電話連絡的時候，那是因為將軍認為劫船已經成功，自

信太空船已經完全在他掌握之中了。

董傑給機艙撥了電話，電話是通了，可是接電話的人是布里斯的部下。空氣調節室，或是其他地方都一樣。

船員們都被一個個隔開，有任務的時候，至少由兩個人監視一位，要把太空船恢復原狀是不行了。

深深地嘗到絕望感，董傑想要從病人的身上找找看，是否能有其他方法。現在的病患已經增加到十四個人了，而且最初的幾位病人的病狀也愈來愈惡化。

董傑抱著極微小的希望，假定如果碰上偶然的機會，說不定會遇到能夠治療的方法，就把抗生素和其他各種的藥混合起來試試看，可是什麼效果都沒有。

緊張加上疲勞，使得渾渾噩噩的董傑，就這樣穿著衣服終於躺了下來睡著了，這時候已經是太空船上的午夜時分。

在太空船上，任何時候都有明亮的太陽照耀著，其實都只是白天而已。可是在太空船之中，仍然很清楚的把它劃分成晝與夜，目的是用來決定吃飯和社交生活的

時間。並不只是為了這個原因而已，對於乘坐太空船的人類健康而言，也需要把白天與黑夜分開。

人類的身體，睜著眼睛的時間和睡眠的時間，要有規律，一旦這個韻律被破壞之後，就會產生各色各樣的怪毛病。乘坐太空船的每個人，一到「夜」的時間就睡覺，但是負有任務的船員，在這所謂的「夜」的時間裡，也要起來工作。

董傑沉睡的時候，已經是太空時間的午前四點，這時吵人的電話鈴聲響了起來。他用手摸索著，把電話拿了起來，在螢幕上映現出將軍的祕書杜以耳的影像。他說：「叫看守的人接電話，我有話要和他講。」

董傑起先很想把電話機掛上，他們這夥人連絡也要找別人幫忙……自己做不是更好嗎？

但是如果真的不聞不問，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到那個時候，只能望著那幫傢伙的臉色了，所以董傑就走向門外。他一到門外，那兩個看守的人都滿險疑惑的樣子，然後有一個去接聽電話，另一個緊緊地監視著董傑，那一個去接電話的人，等了好

久才把電話掛上。回來說：「剛才的電話說，要我帶他一起去控制室，要客氣地對待他，你留在這兒。」

「是什麼原因？」另一個人問。

「好像有誰生病了的樣子。喂！先生，你把黑色小皮包帶著，一起去。」董傑揉了揉睡眼，從櫃子裡，把緊急用的醫療箱取了出來。

又有熱病的病人嗎？會是誰呢？以醫生為職業的人是不可以感情用事的，然而卻也希望是將軍生病。假如是將軍生病，顯然劫船的事件就該落幕了。

董傑在看守的挾持之下，走向控制室，在控制室外有兩個看守者，一見到董傑他們兩人出現之後，就點了點頭把門打開。

董傑一進入控制室，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史巴克正躺在甲板上。史巴克閉著眼睛，手摀著肚子。

伍博士坐在船長的椅子上，杜以耳手裡握著手槍，站在屋予的角落，命令道：「你看看這個傢伙，他生病了。把身子彎了起來，就這樣地倒在地上。這傢伙負責通

訊任務，無論如何是個必要的人物。」

這回伍博士說：「我摸過他的額頭，很燙呢！」

這情形，看來和熱病並不一樣，然而也要考慮是不是新的病症。

董傑跪在史巴克的胸側，打開醫療箱。一邊拿出自動診療記錄器；一邊用手指按在史巴克的額頭察看，皮膚涼了一些，體溫完全正常，董傑正想對他作些什麼處置之前，史巴克眼睛張開了，而且用眼睛眨來眨去，表示出含有某種深刻的意義，然後再度把眼睛閉了起來。

就在這個同時，通往走廊的門打開了，只聽到古力克的聲音說：「把槍放下，杜以耳，我不想傷害任何人。」

董傑回頭一看，就好像一幕戲劇展開，只見古力克在一個守衛的身後押著他，同時又用自動手槍對準了杜以耳，這時候伍博士也轉到另一個守望的身後，用刀尖對著他的頭。現在伍博士以完全不同的聲音說：「把武器扔掉！如果不這樣，就用這把刀刺你的喉部，立刻殺死你。」

守衛的棍棒統統扔在地上了。

杜以耳一邊朝每個人看了一下，一邊躊躇了一會兒之後，就扳動了手槍的扳機，就在這一剎那之間，只聽「砰」的一聲！古力克的自動手槍冒出了火光。

杜以耳痛苦的呻吟聲隨即大聲起來，手槍也從手裡滑落，杜以耳趕緊握住被打中的手腕，血從手指之間慢慢地滴了下來。

史巴克很快地從地上站了起來，聲音聽起來充滿喜悅，然後把掉在地上的手槍撿了起來。

董傑嚇得目瞪口呆。他問：「你們在幹什麼呀？古力克。」古力克聽了之後，就笑了，把手槍放下。

「這是托伍博士的福，完全是伍博士一手策劃成功的。」

伍博士不由得高興起來，然後大家都望著他的時候，他微微地低下了頭，「我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這種事情發生太多次了。那個邪惡的布里斯將軍，知道我的祖先經常發動革命，所以就要求我幫他的忙，我立刻答應了。很顯然地，將軍把我們

國家的反革命歷史看走了眼。

「要使惡徒垮台，參加他們的組織就很容易做得到，於是我參加了他們的組織，成為最高級幹部的一員，然後，到了夜晚，就開始偷偷地計畫，怎樣採取行動。將軍因為要睡覺，在他把手槍交給部下杜以耳而離開控制室時，我立刻把握這個機會，打電話給士官長，把計畫告訴他，他很快就領會了。我告訴他在船長室裡會暗藏著一把手槍，以備緊急情況時可以用，然後事先定好一、二、三的步驟，先是史巴克倒在地上，其次把你叫來，接著古力克士官長到達，這樣事件就結束了……」

「這件事並沒有結束。還留下我要交涉呢！」

滿臉怒火，青筋暴露的布里斯將軍正站在門口說話，他的腳剛一踏進屋子裡面，伍博士就用冷冰冰的臉望著他。

布里斯將軍說：「在醫生出來的時候，我立刻就有了情報，醫生有了神經病，還有這艘太空船仍然有被劫船的危險，我很瞭解，所以要調他的職務。」

布里斯用手指了指門。很多拿著棍棒等武裝起來的男士們正站在門外等待。布

里斯嗤笑著，自以為施了大恩似的說：「把武器扔掉，我不想使用暴力，快點，這樣的話，不會受到任何的報復，流血總不是好事。快把手槍交給我。」

布里斯將軍把手舉起來，走向古力克。士官長慢慢地把手槍抬起來，對準了將軍的兩眉之間。並且說：「再上前一步，就殺了你。」

將軍止住腳步，說：「我不想見血。這是投降的最後機會。你要把我們全殺死，也沒有那麼多子彈，所以我們不怕。」

控制室裡，就像風雨欲來之前的那樣平靜，沒有一個人在動，其中只有董傑斷然地說：「你要是不回頭的話，什麼都完了，布里斯。你是陰險的男人。大家都知道，你是個心懷鬼胎的人，而且是笨拙的海盜，你就這樣地把命丟掉，誰也不會憐惜你，這個太空船的船長是我，我現在和你做個約定，只要你丟下武器，任何罪名都不會成立在你的身上……」

「這傢伙說什麼？不要聽他的！快攻擊！把他們全部打倒！」布里斯怒吼著說。

但是，那些有武器的男士們在聽了董傑的話之後，已經有些心神不寧了，而且

對於古力克的槍也很害怕，所以沒有一個人肯前進一步。

「膽小鬼！」布里斯將軍尖叫起來，然後彎身把守衛扔在地上的鐵棒拿了起來。「你們之中，就沒有一個人了嗎？來我這兒，一起打這傢伙。殺人是要冷酷一點的，這個人是個最大的膽小鬼，不用怕他。」布里斯開始前進。

「我要是你，就不這樣做！」古力克這樣說了之後，就把手上的手槍扣了一下，在這寂靜的環境，「砰」一聲聽得非常清楚。

「沒有打中。」布里斯諷刺似地笑了笑說，同時揮起鐵棒。

「要是揍人，我就打了。對於你呀！還要留著，看將來法官如何審判你。」士官長說了之後，就把手槍朝下。

將軍像是正中下懷，把鐵棒向士官長的頭部揮舞過來。士官長是個大個子，可是動作非常靈活，一個箭步踏了上去，又把手腕高舉在頭上，以防鐵棒打下來，同時用手槍的金屬槍柄，打在將軍的額部。

這一下，打得布里斯發出呻吟聲，鐵棒也從麻痺的手指之間滑落。古力克突然

轉身，用腳趾、尖轉了半圈，冷不防又向布里斯的腹部，狠狠地打了一拳。

布里斯彎曲著身子，就這樣跌倒了，躺在甲板上，古力克連頭也不回地，用槍口對著門口那些男士們。

「有誰不肯放下武器的，就打誰。趕快把武器扔下。」

古力克認真地說，神情十分嚇人。大家都看見古力克把將軍打得連身體都不能動了，於是都把棍棒扔在地上，古力克青白色的臉上，微微地浮現出一點微笑。

董傑走向杜以耳，他正蹲在椅子上。董傑把他的手腕抬了起來，找尋彈頭。

古力克說：「我是全國手槍射擊冠軍，絕對不會失敗的。」

董傑用抗生素藥粉撒在傷口上，再用壓力式繃帶包紮。用手指摸了摸杜以耳的皮膚，董傑突然把臉揚起來，然後在他手腕上按上自動診察記錄器。董傑說：「杜以耳也染患熱病了，體溫到了三九點四度。」

伍博士說：「不要再提別的危險事了，這樣又會引起騷動，所以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大家在這兒待了兩、三個鐘頭了，我自己的體溫也比平常高了許多，而且

有一點頭痛。」

董傑說：「古力克，那個隕石，無論如何非要找到不可。而且盡可能要快，遲了恐怕就來不及了。」

董傑和古力克相互地望了對方一下。兩個人彼此看到對方的眼睛露出恐懼的神色，自己都不安起來。

搜尋隕石

「進行得還不錯吧？」史巴克說。

「無論做什麼事，不做得穩當點是不行的！」董傑站在病房裡實驗室中的小工作台上，堆積如山的各種機械上的配件，為了不使他氣餒，而作了這樣的回答。

「快有眉目了。這是按照火星上醫院的裝置，用同樣的配件作成的，我正在試驗，情形良好。如果多少能有所進展的話，那麼就能培養出病毒來，也就可以找出克服熱病的藥。」

「如果不能有所發現的話……」這句話並沒有從董傑的口裡說出來。

如果根本沒有隕石的話，那麼，連這十個小時的匆促準備工作也白費了。

而且，要是原來的假設不正確的話，或是，那個岩石塊根本和這種疾病沒有關係也是白費工夫。總之，如果、如果，太多如果了。

但是，這是使大家能夠殘存的唯一機會呀！董傑穿著太空衣，一隻腳剛剛踏入

的時候，古力克也進來了。穿著太空衣的古力克，還拿著一個鋼鐵製的筒子。

「把隕石放在這裡面！」董傑說。

「應該裝得下，這比隕石打穿的洞還大一點，不論什麼樣的形狀都可以裝進去。要做成什麼樣的裝置呢？」

古力克把筒上的蓋子「咚」地關上。又說道：「很簡單，從這兒把隕石裝進去。然後在蓋子的內側塗上接著劑，再使它成為真空，大約兩分鐘就封住了。取出來的時候，非要把兩端剪開不可，這不是大問題。」

「嗯。要是能找到隕石的話，我們走吧！」

古力克問道：「有多少病人了？」

「九十位，之後就沒有數過了，這已經是全部乘客的一半數目了，已經有三個人死亡。」

董傑默默地，自己領先走向通往中央管路的電梯。電梯一面發出嗡嗡地呻吟聲，一面直線地向著旋轉軸的中心爬升，身體漸漸覺得輕了起來。電梯停住後打開

門，兩個人就輕飄飄地浮了起來。

董傑時常用誘導棒來觸摸，所以比飄然前進的古力克，要落後一些，只好從後面追了上去。好不容易趕上的時候，士官長已經把船艙的空氣間打開了。

「我們盡可能地從靠近被隕石打穿的那個地方進去，離開那兒九公尺的地方，是C甲板地板焊接的地方。然而從船艙那兒沒法進去，所以隕石究竟打入多深的程度，完全也沒有頭緒，來，把頭罩封好。」

兩個人就把自己頭罩上的蓋子蓋上，然後把門關上。空氣從空氣間抽出的這段時期，他們默默等待著，等到空氣完全沒有的時候，對面的那扇門上的綠燈亮了起來，門也自動地打開。

兩個人在巨大的黑暗船艙中漂浮著。那完全就是光與影的世界，就像看到噩夢一樣。董傑離開空氣間還不到一兩公尺，就完全不知道方向了。雖然頸罩上裝有照明器，可是不能很順暢地使用。

士官長一直向前進行，頭罩上的照明器，很明亮地照著前方。士官長的聲音在

董傑的耳機裡響了起來。

「剛開始比較難，過不久之後，就能知道要領了。」

「哪一面是向上、向下呀……而且動起來我感到很迷惑，連方向都不知道了。」

「不只是船長如此，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會有這樣的感覺。首先，重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其他的一切都不要去管。我先慢慢地在前面走，然後請跟著我，真正方向就在我來的這邊，請好好看著我。這樣的話船長的照明器，就可以照在我的背後反射出來了。見到任何東西的時候，不要只動眼睛，要使頭全部轉動，這樣一來，見到的東西就會被光照到了。好了嗎？」

在兩側，大型的天線裝得滿滿的，一個壓著一個，在黑暗之中有點模糊不清地浮了出來。古力克藉著光的照射前進，過了不久，頭上碰到了粗硬的金屬板，於是就用光照射它。

「瞧！請看那邊。隕石穿過那兒，那塊鐵板就是我們後來焊補上去的。」

兩個人都把頭一動，兩道亮亮的光線，就從頭罩上發出交叉在一起，照到了數

公尺之前的鋁製的天線上，在那兒開著一個黑色圓盤形狀的洞。

「那個就是吧？」

「應該是！但是把天線打開之前，其中也許先要調查看看，請您先到這兒來吧！」很快就在耳機裡，聽到古力克這樣說。

「出口的洞已經看到了，你帶路吧！」董傑這樣地說。

隕石把天線打穿了，就落在附近。陷入在用尼龍網捆包起來的行李堆之中。

士官長看到標籤之後說：「是布類，真是幸運，衣服使隕石的速度減緩下來，使它停在那裡。請用船長的小刀把網子割破，取出衣服來看看吧！」

把網子一割斷，塞得滿滿的衣物就像活的東西一樣圓圓地鼓了起來。然後這些衣物到處飛散，把兩個人圍了起來。碰到身上，擋住去路，大概把它們拂掉之後，兩個人就抓住一件衣物作為目標，那件衣物也膨脹起來。

古力克繞著那些衣物轉了半圈，用光照著一看，看到在那邊有一個出口的洞，「又有一堆行李，隕石是從剛才發現的地方，又到了這一端來的。」

這些衣物把兩個人周圍的空間都塞滿了在空中飄蕩，稍微一動就會碰到。第二堆行李也是捆著的。古力克用光照射這一堆行李中被打破的洞，在這個洞粗粗的表面上，光線反射了出來。

「快看！這裡面有洞！」

他們用刀把包捆割開，大量的衣物就開始飄出來，兩個人就像耗子在穀物之中衝刺一樣地，一邊把衣物撥向後面去；一邊猛力地向前潛行。不久，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

「就是這個。」董傑說，大概是累了，說話的聲音非常虛弱。

這東西好像是在那兒見到過似的，是個略有沾汙的岩石塊，董傑用小刀戳了戳它，這樣一來，它就咕嚕嚕地旋轉起來，並漂浮在空中，在它旋轉的時候，後側也就映入眼中。隕石的後側有凹洞，洞的速緣附有白色的結晶體。

董傑一面後退，一面說：「筒子，快一點！記住，要用手套才行。」

「這個結晶……是船長要的，這是什麼呀！」

士官長想要把它裝入繫帶的筒子裡，一邊用小刀戳那個岩石，一邊在問。

「是呀。」

董傑的汗已把衣服濕透了，同時，頭也感到陣陣的刺痛。

士官長把接著劑拿了出來，擠出接著劑，塗在蓋子的內側，然後蓋上，用力壓就完全封住了。

「再過兩分鐘，就比鐵還要硬了。」

「謝謝。小刀一定受到污染了，就把它放在這兒吧！然後脫太空衣的時候，也要注意，太空衣一定也和受污染的物質接觸到了。」

「好，那就請跟在我後面走吧！到了空氣閘的時候連電容器也完全封住了。」

古力克把噗噗地浮在空中的行李和衣物，向兩邊撥開而前進，董傑就緊跟在他的後面。

進入空氣間，又再度接觸到空氣的時候，士官長就問道：「乾燥的病毒，究竟是什麼樣子呢？」

「喔！先不談這些，什麼時候能把穿膩了的太空衣脫掉？」

董傑用手套把連在頭罩上的水膜拿掉。「咻——」的一聲，空氣很快地進來的時候，水膜就濃縮了。

「綠燈未亮之前不能脫！要出了空氣間之後才能脫掉太空衣，因為這種金屬非常冷，不要凍傷喲！」

之後門打開了，兩個人就游泳進入中央管道。董傑伸出手來。他說：「把那個容器交給我，然後，你可以先走，脫太空衣的時候，不要碰到衣服的外部，因此我要幫你脫，從這兒出來之後，你就回到控制室去，等你再出來，我就立刻去那兒。」

古力克不服氣的樣子說：「船長，你脫太空衣的時候，不是也需要幫忙嗎……」

「不，我沒關係。因為我是醫生，什麼樣的症狀出現，我會知道，我早一點染患熱病也沒關係，說不定我已經染上了。」

在熱病中

一天以前，發燒的病患數目就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了。而現在，經過了一天以後，乘坐在巨大的太空船裡的人，五個人之中，已有四個是因為熱病而倒了下來。還要兩天之後，才能到達火星，在火星軌道上，要做好一切的準備工作，等待醫生和護士們乘坐太空船前來救援，然而誰都不可以離開大約翰。

因為這條船已成為棄船，在治療藥未曾發現之前，太空船上所有的人都要被隔離。他們可以把東西帶進船上來，可是船上的任何人、任何物品都不可以走出或帶到船外。

董傑又吃了一顆止痛藥，用濕的毛巾擦臉上的汗，他明知吃藥過多是危險的，然而要做的事不可以停頓下來，無論如何也要撐到底。

目前的裝置已經模模糊糊地著手了，所以董傑揉了揉眼睛，把玻璃杯加以調整。

拉瑪說：「讓我來做吧，船長。」

「你不可以待在這兒，會傳染給你的。」

「這種事，無論怎麼說都是好事呀！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幫船長做了。培養液已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還不知道，順利的話還要把病毒放進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能活，要弄清楚才可以。而且應該要經過動物實驗，可是現在只有人類，沒有其他動物。我只好把這些結晶物放入各種不同溫度的培養液之中加以過濾混合來看它的結果……」董傑嘶啞的聲音，又接著咳嗽了起來，額上的汗也冒了出來。

「控制室那邊怎麼樣了？」

「現在仍然和那邊常通電話，古力克士官長和電腦部的包以達都在那兒。他們倆到現在還沒有發燒的症狀，所以，把太空船開到火星應該沒有問題，他們的精神很好，遺憾的是，伍博士正處於昏睡狀態，據報告說，他現在已沒法幫忙，還有，火星通訊中心說，控制室如果沒有人的話，火星的電腦也可以用來操縱太空船。目前

所剩的噴射燃料，在火星軌道上也要盡量少用。」

計時器響了，於是董傑立刻走到超離心分離機那裡，面向著機器。突然，董傑躺在甲板上動彈不得，看起來好像腳軟了的樣子。

拉瑪把董傑的身體用兩手捧了起來，使他坐在椅子上。

「立刻會好的，拉瑪。把那個離心分離機的開關關掉好嗎？」

分離機還在慢慢地轉動，從「哄哄」的尖銳聲，轉變成沉重的聲音。

董傑扳著椅背站了起來，說：「要是運氣好，病毒的治療藥說不定已製造好了呀。」

「那麼拿出來，立刻使用怎麼樣？」拉瑪非常興奮地問。

董傑把頭搖了搖。

「還要等一等，把另外Y瓶溶液幫我拿過來好嗎？」

董傑把燒瓶舉起來，望著裡面裝著的液體。

「在這個培養液之中，有更多的結晶溶解了，而在離心分離機裡所使用的溶液，

把它過濾以後，就用這一瓶溶液加以溶解，最初的溶液所培養的病毒也許不太好，現在燒瓶中的溶液說不定卻已成功了，唉，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地在摸索中進行呀！」

把第二號溶液小心地注入培養裝置，然後把裝置上的開開加以調整之後就打開。接著董傑又走向離心分離機，打開蓋子，取出玻璃容器，看起來非常澄清明麗，底部是茶色的沉澱物，上面的液體是透明的。

「把二十CC的注射器拿來。」

把針頭插入溶液，用手指一抽，針筒裡就吸滿了溶液。

董傑說：「把這個拿去給最重的病人注射，好嗎？」

「要注射多少呢？」

「不知道，那麼注射三點五CC好了。在靜脈注射，從病重的人開始，然後每個人都要注射到，離心分離機之中的藥，大概足夠大家使用，我再去看看第二次培養的溶液。」

這時，計時器響了起來，溫度四十度。董傑開始小心地過濾著溶液，這些溶液

要是打翻或倒歪的話就前功盡棄，因為已經沒有了，可是，董傑的手偏偏又很不聽話，不停地顫抖著。

又是計時器的聲音，這是怎麼回事？董傑在水龍頭的下面，用冷水洗著臉……洗完又照了照鏡子，糟糕——自己是怎麼了？臉色怎麼這麼難看。這樣的臉，準會把病人嚇一跳，那麼，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倒在地上，董傑嘴裡滿是帶鹹味的血，面頰上面，不知道是什麼在扎刺著那樣的痛……

「是拉瑪嗎？」

「船長，你因為昏迷而跌倒，手割破了，傷口在手上，很嚴重呢！」

「培養裝置怎麼樣了？我弄壞了嗎？」

「不，船長無意識地把身子挪了一挪，就向後倒了下去，我聽到計時器正在響著，還沒等它停住，就馬上趕來看，現在該怎麼作才好呢？」

「先把我扶起來好嗎？」

這時，董傑的腦海裡就像有一層霧似的，一切都是懵懵懂懂的。連看東西也感到困難，想到目前情況又是非常嚴重的，不知道病人的怎麼樣了。

「注射的事進行得如何？」

「經過八小時了。」

「病人的情形怎麼樣？」

繼續地沉默了很久，董傑看了一下拉瑪的臉，可是感到非常模糊，看不清楚他的臉，半晌，拉瑪終於回答了。

「沒有改變，一點兒也沒有變，剛才又死掉兩個人了。古力克士官長也倒在控制室裡了！」

「這麼說都白費了？我們大家都要死了嗎？就這樣完了嗎？」董傑像是自言自語地說。

恐怕非認輸不可了，大家都要倒下去然後死掉。但是董傑卻不甘心認輸，他以意志的力量站了起來，想辦法使自己的眼睛看得見東西，無論怎麼樣也非看見不可。

他賭著氣，用拳頭嘎吱嘎吱地用力揉著眼睛，眼淚都流到腮上，這樣一來，眼睛又微微地可以看到東西了，於是就搖搖晃晃地走到工作台。

「把計時器關掉，瞧，把這些很小心地注入試管裡，好好做，然後放進離心分離機，轉動四分鐘然後就可以拿來使用了。」

「這是不是最後的溶液嗎？是治療藥嗎？」

董傑自己笑了起來，因為痛苦而喘著氣嘴唇翻了上去，像馬一樣地把牙齒露了出來，可是他拚命地掙扎著把話說出來。

「這個……通明的液體……應該可以讓我們活下去……讓我們……活下去……」

一片黑暗之中……董傑失去了意識，最後終於倒了下去。

真正的船長

在漆黑的太空之中，有兩座像地球一樣大小的黑山聳立著。雖說是山，卻會向這兒、向那兒地慢慢移動。那個山還在說話，說的不知是那一國的話，也不知道在說些什麼……可是在言語中，是有意義的。

「……開始……或許……這樣再來一次……」

一點也沒有關聯，話就斷了。是從這兩座山聽到的嗎？不，不是山。是人，人在說話。

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了，董傑很焦急地拚命聆聽著，這聲音已經很遠了，董傑也把它忘掉了，可是聲音仍然聽得到，他偶然注意到自己的眼睛是閉著的，只是記憶還是猶如灰色的薄霧，身體沒有感覺。一想到身體，就好像全都散掉了，四肢都各自為政的樣子，眼睛方面，想到最初進入眼簾的情景，那座山好像是誰似的，董傑盡所有的力量在想，把眼睜開，有個朦朧的人像映入眼中，白茫茫的影像。

「先生，眼睛張開了。」

這個聲音幫助了他，漸漸地把焦點固定好，首先能夠看到的，就是少女的臉，穿著白色的護士制服，以前沒有見過的臉，為什麼會在這艘太空船上呢？還有一個人也是穿著白衣服，是醫生！除了自己又有一位醫生了，這是怎麼回事，他也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人。

董傑抬頭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那個醫生說話了。

「還不算很好，不過生命已經保住了，會康復的，安心睡吧。」

就像長輩吩咐天真無邪的孩子一樣，董傑把眼睛閉起來，又睡了。

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董傑已經恢復了力氣，心情並不好，人也像濕的破布那樣的筋疲力盡，連動也不能動。這時候，拉瑪在床邊走來走去，他的眼睛睜得圓圓的，興奮得把兩隻手舉了起來。

「士官長，古力克士官長，請立刻前來。船長的眼睛睜開了！」

沉重的腳步聲響了起來，古力克出現了，臉上帶著笑容。

「終於做到了，船長。托您的福，我們成功了。」

最想要聽到的，就是這句話。董傑對這句話的感觸又是如何呢？士官長是非常瞭解的，終於成功了。還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事嗎？

董傑想要說話的樣子，可是聲音很嘶啞，跟著咳嗽起來了。拉瑪急忙地拿來一杯水，用吸管放在董傑的嘴裡。沁涼的水，通過喉頭之後，董傑心裡覺得好多了，咳嗽也減少了。

「真的，危險已經完全度過了，船長。」

拉瑪對於士官長所說的話，很認真地點著頭，表示贊同。

「當時您昏倒後，我就立刻喊拉瑪，因為我正好也在病房。那個時候，不但我自己不太舒服，太空船上的人全都生病了，我們把您抬到您的床上去睡，然後拉瑪把您在培養裝置上作的第二號溶液拿給我看，我從離心分離機一拿出來，拉瑪就先給您注射了一針，然後我也幫忙，給病房的病人注射。

在病人之中，有一個人死了，那個男人是最後一個犧牲者，我記得很清楚。實

在令人難以相信，他就是杜以耳。杜以耳，不論審判之日是什麼時候來到，他都不能坐在被告席上，和將軍為伍了。」

「那麼，將軍呢……」

古力克冷笑地說：「很有精神，他的身體足可接受審判，但是，後來這倒不是重要的事，不論晝夜，令人擔心而又毫無辦法的，該是船長您了。因此，當您的熱病發作的時候……」

拉瑪接下去說：「等一下，我也要說幾句。船長第二次作的溶液，非常有用。雖然它並不是立刻見效，可是它能退燒。到了後來，幾乎全部的人都染上熱病，但注射之後，都從床上下來了，完全把那種病堵住了。所有的人都注射過以後……」

「那些病人，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比您的精神還好，大家也還都在這條太空船上。您的治療真可以說是奇蹟，非常有效，然而在可以確定絕對安全之前，這條太空船還是被隔離著。病人之中，也是以您的病狀最嚴重了。因為您服用刺激劑過量，使得身體組織變得很衰弱。坦白

說，您在生死之間徘徊了很久。」

「但是我不服用不行啊……是不是？」

拉瑪笑著說：「是的，這是想像得到的，當時非那樣不可。您能乘坐這艘太空船，在我想一定是很高興的。要是我，這種事，我就不一定能做得像你一樣的好。好了，注射吧！」

「再請稍等一下，那個，所謂的叛亂事件怎麼樣了？政府如何對待乘客？當時的情形政府知道嗎？大部分人只是被脅迫的……」

「政府已經知道了，因此我認為，除了布里斯將軍以外，其他的人是不會接受審判的，整個劫船事件是失敗了。現在你仍是太空船的高階船員，因為那個時候是你指揮這條船，而新的指揮官也還未決定，我想現在你仍然是指揮官。這樣……我稱呼您先生好呢？還是船長好呢？不論稱呼什麼，現在是睡覺的時間了。」

董傑微笑著，然後就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之後，護士小姐把脫毛乳霜拿來，把董傑的鬍鬚剃光，

又在他的頭下多加了一個枕頭。

「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有客人來，打扮得帥一點不好嗎？」

「怎麼回事？不是謝絕會客嗎？至少是你們這樣說的，雖然我早就想……」

「你自己是一個為病人診療的醫生，怎麼也成為壞病人呢？」護士小姐這樣地說著說著，就突然地離開了。

董傑笑瞇瞇地望著她的背影。

「可以進來嗎？」古力克士官長站在門口說。

「咦！誰？士官長嗎……當然了，進來吧！可是，怎麼……」

董傑突然把話停頓了，看見士官長穿著太空人的制服，灰色的衣服。胸前士官長的一切服裝，在那個時候全都扔掉了，所以現在的服裝，不知道是向誰借的，董傑這樣想。

士官長謹慎地步入室內之後，後面又跟著陸續地進來很多人。

大家都經過了一番整飾，都穿著灰色的制服。機艙的助手兼特別醫師拉瑪、事務長雍凱德、電腦技士包以達、通訊士史巴克、輪機技士布司基、空氣調節部的韓森，然而最後進來的一位，也穿著制服，頭部朝著正前方，舉止一板一眼的，原來是伍博士。

全體立正之後，伍博士把手掌放在胸前，其他的人行了舉手禮，然後由古力克發言道：「我們全體，所有的船員無法統統前來，船長。但是我們這些人代表全體船員，而且伍博士現在也是船員中的一員，因而也來到這兒。」

「正確地說，這是對的。」到目前為止，他做過的事，有航路修正和阻止叛亂等等，這實在是他應得的代價。所以董傑就這樣斷然地說了。

「我們的意見也完全相同。因此我，不，是我們大家，在代表全體船員的時候，博士也就一起來了。船長，博士也是您的船員之一了。」

這時候，古力克很拘謹地低頭望著躺在床上的董傑，說：「我要依據正式的儀式來做，依據書本和其他有關的規定來做，因為這是非常正式的。現在先說一些不

是書本上的話，再過兩三天，隔離就終止了。您要被送到火星上的醫院去，然後火星中心的一位屠崇邦船長要把大約翰修理之後，航回地球去。可是我們想舉行的事，就是在屠樂邦船長接替指揮之前，您的船長身分不可以改變。」

古力克用手指撚響了一聲，箱子就搬進來了。

「任何人都不能從您身上取走船長的地位，我們所有的太空人，都把您這位太空船船長，看做是至上無比的勇士一樣地尊敬。雖然稱呼您船長的人，為數並不多。可是您已經盡了船長的責任，用智慧指揮我們，均達成任務。」

古力克把箱子打開，取出一頂軍帽帽檐上繡著金色的火箭徽章。他說：「這是太空船船長的帽子，把它敬贈給您，這是我們從某一位船長那兒買來的。這是我們全體船員的禮物，船長，是大家合資購買給您的。」

董傑用兩隻手接過帽子，環視了大家一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古力克和大家都一起向董傑敬禮。董傑感動得從來沒有嘗受過的滋味，全都湧上了心頭，可是他並沒有忘記向大家回禮。

這種感動，實在無法用美好的言語來表建，然而古力克他們，卻可以從董傑的表情裡感受到他的驕傲。在這瞬間董傑和古力克他們之間緊密地連繫在一起，再也不會有任何的裂痕。

就這樣保持著沉默，漸漸地大家都離去了，最後只剩下古力克士官長。

古力克在門口那兒躊躇了很久，終於開口了。

「船長，您以後的計畫能不能告訴我呢？就是出院以後預定做的事。您已在太空工作了這麼久，以後還要到飽受污染的大地上去開業嗎？為什麼不繼續在太空上工作？」

董傑以前就已經預備在某一個行星上工作，後來一點也沒有改變過這個志向。但是現在，這一瞬間，卻怎麼樣也不去想它了。遭受污染的大地……這句話使他不能不再做考慮了。

在這萬里澄清的太空工作之後，再去那飽受污染的行星上去，恐怕不一定能遭應了。長距離的太空船、衛星調查站……一想到這些，太空上的工作場所，實在有

無限之多。

再多想也沒法很清楚地解決問題，終於，話從董傑的口中說了出來。

「以前所說的無關緊要的話，未必可信。士官長，在受坊染的大地上工作的想法，我一點兒都沒有了，恐怕，只好跟你們在一起了。」

「這是一定的，我們相信！」士官長大笑起來，輕輕地敬了個禮，出去了。

門關上了，又只剩下董傑一個人。

董傑用兩隻手把玩著帽子，金色的徽章閃閃地發亮，他用手去摸它。

太空之旅結束了，卻換來無限的惆悵。還有，今後要單純的回復醫師身分，也感到有點費事似的。

董傑靜靜地對自己說：「雖然是危險的旅程，可是終於過去了。好不容易地終於到達了安全港，可是也並不覺得特別的高興。而且對我來說，有了這頂船長的帽子，今後每次看到它時就會勾起一切的往事，也使我根本無法遠離這些船上的夥伴們。」

解說

行星間的太空旅行

●地球的夥伴

太陽的周圍，有大小九個行星，在畫著近似圓的軌道上轉動，不過二〇〇六年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大會，終於通過決議將冥王星除名。所以未來太陽系中，只剩下八大行星。此外，還有畫著橢圓形的軌道，也仍然繞著太陽轉動的星，是掃帚星（又稱彗星）。前面所有的行星都屬於太陽系，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從靠近太陽的行星算起，首先是水星、金星，然後就是我們地球，其次是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由天王星開始在它前方的星，都是西元一七八

一年以後發現的行星（行星與太陽的關係參見圖1）。

西元一七七二年，德國天文家包德（BODE）發現了計算行星與太陽之間的距離的簡單法則。

首先設定下列的數字，每一個是上一個的二倍：

0　3　6　12　24　48　96

然後把上列中的每一個數字加上四，就成為：

4　7　10　16　28　52　100

特別把地球和太陽之間的距離作為一個天文單位。這樣一來，到土星為止的各行星和太陽之間的距離，就成為：

水星0.4　金星0.7　地球1.0　火星1.5　木星5.2　土星9.5

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的數字，差了很多，並不包含在前面小數點以內變化的數字之列。為什麼會這樣呢？這是天地創造萬物的祕密，要知道這和某種事情有著重大

的關聯。如果土星的前面有了行星的話，那麼就會出現下列一個數字：

（依照包德公式）　（96※2+4）/10=19.6

也就是這個行星應該距離太陽十九點六個天文單位之處，於是這樣就發現了天王星。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王星的前方，又發現了兩個行星：海王星和冥王星，就不能按照包德公式計算出來。

●小行星

然後把前面的數字回到水星與木星之間，在相當於二十八個天文單位的地方去找行星，可是很怪，就沒有行星存在。從這個疑問中，卻發現了像前面小說中所出現的小行星群。（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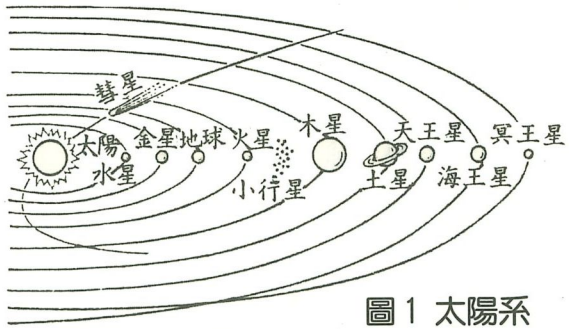


圖1 太陽系

發現了小行星，就可以知道它的軌道，每一個軌道都給一個聯號（每發現一個行星就給一個編號，連續地排下來），現在的編號已經排到一三一〇號了。當然小行星的數目不止這一點兒。據學者說，至少也有三萬到五萬個之多。

這些小行星，百分之九十八是位於火星與木星的軌道之間（圖1），不過其中也有不少在改變的軌道上。比方說，像愛神等等就位於圖2所表示的那種軌道，還有阿波羅和美少年也都改變了軌道（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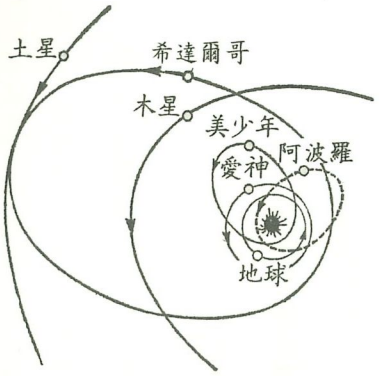


圖2

因而就像小說裡所描述的那樣，在地球與火星之間，遇到小行星的隕石塊侵襲就不足為奇了。

最大的小行星是穀神（Ceres）它的直徑約有七八〇公里。其實，所謂小的行星，與其稱它是星，倒不如稱它是岩石來的好。正像在大約翰中的董傑的想法一樣，這是什麼呀？所以就是穀神這樣的最大的小行星，也不過是一個大岩石塊而已，其形狀大概也不是

圓球狀。這些小行星，據說並不是由以前位於火星與木星之間的行星，衰變而來的。推想可能是由於爆發，而和其他的天體碰撞之後，七零八亂地分散而成的。

●往行星去

無論如何，太陽系的行星，是分布在令人難以相信的那樣廣大的空間之中。從太陽算起，到最外面的海王星為止。也許印象仍然有些模糊，可是我們用光速來計算的話，可能會清楚一些。

由於太空船阿波羅號開始在月球上，留下人類歷史性的足跡之後，人類就渴望到行星去旅行了。正確地說，美國和蘇俄都正在把無人太空船送往金星與火星。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像這本小說一樣，一點也沒有危險地，極其簡單地去到火星旅行也說不定呢！這等到你們長大的時候，就可能辦得到了。英國有名的科幻小說作家A・C・克拉克預言，在西元二千年的時候，人類就要向行星移民。

然而這只限於到火星或金星去，談到行星之間的旅行，要想去天王星、冥王星，那還早得很呢！就連木星、土星，恐怕在本世紀之內，也是難以達到。

對於我們要到火星去，曾有著各種簡幻想出現。最早從H・G・魏爾斯描述火星人開始，就想到在火星上，是不是有某種生物存在。為了知道有沒有像人類一樣的生物存在，有關火星的研究一直很熱衷。火星是最像地球的行星了，無論怎麼說，就行星間的太空旅行來說，火星當然是人類的目標。

●究竟怎麼樣才能去火星呢？

那麼，究竟怎麼樣才能去火星呢？

H・G・魏爾斯認為，當地球和火星最接近的時候，從火星以地球作為目標發射太空火箭最好。然而這樣是行不通的，因為地球動、火星也動。所以，還是在地球上向火星發射火箭的方法較為可行，然而要在好幾個月之後，等到最適合的位置

時才可發射，而且必須以長圓形的軌道滑動，來追及火星。

這種想法是由德國的烏爾他·荷夫曼所說的。他在西元一九二五年所著「到達天體的可能性」一書中發表。

按照荷夫曼的計算方法，從火星回返地球時，要在火星停留四五五天，才能等到地球到達適當的位置，始可發射火箭。

事實上，西元一九六五年，最早接近火星的「航海家四號乙也是按照荷夫曼的軌道出發的，費時二二八日之久。所用的日數和荷夫曼計算的不同，這是因為航海家四號的火箭速度高的緣故，而且在中途可以修正軌道，所以快。

最近火星和地球又到了開始接近的年分，那麼去的時候使用一五〇天，在火星等待十天，回來一五〇天，總共三一〇天就可以完成一個來回了。假定依荷夫曼的軌道去航行，火箭的速度和軌道修正都進步的話，那麼往返所需的日數就可以減少了。

●布朗的計畫

稱為美國火箭之父的馮·布朗，在西元一九五一二年發表下面的火星旅行計畫。

根據這項計畫需要探險隊員十二人，裝載隊員和登陸小艇的客船一艘及裝載燃料及運送物資的貨船一艘。前往火星探險，也是依循荷夫曼的軌道前往，計算使用兩年又二三九天！這就是布朗計畫。

因為非要停留在火星上四百天不可，所以必要的物資是很重要的。因此要攜帶貨船，首先在地球上空一七〇〇公里的地方，把太空船組合起來，前面小說中的「大約翰」也是這樣組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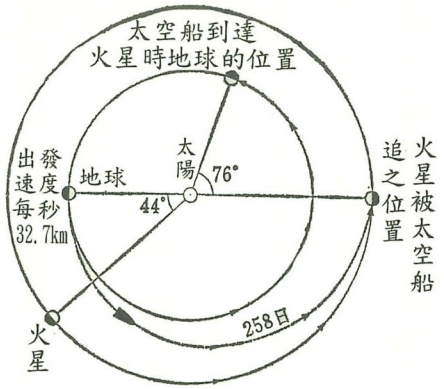


圖3

（火星之公轉週期/2+地球之公轉週期/2)/2=荷夫曼軌道日數。尚需加減小的數字。

可是布朗的太空船也裝載了一八七〇噸之多。

一八七〇噸，連同自身的重量，以及人造衛星，可以達到每秒七點九公里的速度，足可很簡單的達到脫離地球的速度。太空船使用百分之七十三的燃料之後，就把引擎扔掉，這樣重量可以減輕五百噸的重量，再向火星出發。

到火星的上空為止，依據布朗的計算，需要二六〇天，在火星的上空，使貨船和客船相靠，把物資等從貨船搬到客船上，然後把貨船脫離拋棄。

然後漸漸著手向火星登陸。據推想火星上的大氣，大約是地球上的十分之一，或是十二分之一，使用的登陸小艇具備有一個重量一七七噸的滑翔機式的火箭。根據「航海家」的探測報告，大約對於火星有了百分之一的瞭解，所以採用像阿波羅號那樣的逆噴射裝置，並且在快要著陸之前，用氦氣球吊掛在小艇上，但必須輕飄飄地落地。

九個人乘坐在登陸小艇上，另外三個人留在客船上，繼續環繞火星航行。總之，著陸在火星的探險隊員，要在那兒生活四百天之久，對於火星的任何祕密都可以知道了。四百天終了之後，就必須回來。首先把滑翔機式的火箭除掉，然後以火箭，直立式的發射。再和阿波羅號一樣，和母船相會，把隊員和採集來的東西，一起裝上母船。

最後重量只有二七三點二噸了，再依荷夫曼的歸還軌道航行。然後把不必要的東西都拋棄，燃料也都用掉了，所以回到地球的時候，重量只有三八點四噸了。

●未來的太空旅行

這個布朗計畫，今後仍會依據無人太空船的報告，多少有所修正，可是大體上仍是照著這樣的一個步驟去進行火星探險，這件事也許在西元一九八〇～九〇年代就會實現。

然而這樣的太空旅行，並不是像小說中那樣載著一般人去旅行。那樣載客的旅行又該怎麼做呢？

首先太空船是使用核子動力，或者使用像離子火箭（未來火箭之一種，噴出離子使火箭飛行）那樣的電力裝置，來產生動力。出力大的話，不按照荷夫曼軌道航行也可以，例如可在半圓形軌道、長圓形軌道、拋物線軌道，或是雙曲線軌道等等，所需要的時間也就縮短了。

假如依照拋物線的軌道去航行，到火星只要兩三個月，到木星的衛星只要一年一個月（依照荷夫曼軌道需要兩年九個月），到土星也只兩年半（荷夫曼則須六年之久），而且使用離子火箭，應該更可以縮短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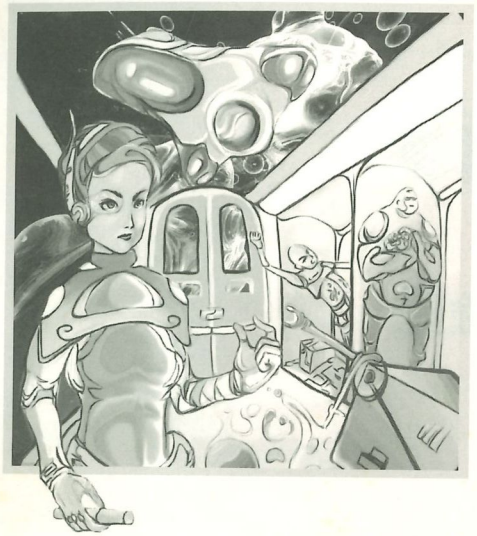
還有使用核子動力或是離子火箭動力，可以裝在大型的太空船，使太空船大型化。因為在長途的旅程中，旅客們容易感到厭倦，所以在太空船上要盡量的添置休閒設置，大的太空船才有這可能。

這種太空船，就像小說裡所說的那樣，剛出發時，要在地球的衛星軌道上組成，但是不需要把引擎拋棄，引擎是固定的。所以不必在地球或是目標衛星著陸，旅客們乘坐火箭渡船，飛到太空船邊上船。著陸的時候，如果目的地的行星有空氣

的話，就用滑翔機式的火箭登陸，使旅客上船、下船都極為愉快。

在船上乘坐時，差不多是以二G或是三G（G是重力加速度=980米厘／秒^2）的加速度行進的，所以大多數的人都能夠適應太空旅行。雖然如此，可是對於心臟或是腸胃衰弱的人，或是在高處、或在狹小的地方感到害怕的人，就沒法參加了。經過測試，據說差不多五個人之中，就有兩個人被淘汰。

科密幻碼



H17501

文◎哈米頓

NT.160

本書主角「**超人**」卡其斯，由於不怕邪惡、勇猛善戰，一心只想拯救太陽系居民遠離苦難，並致力於科學研究，要為太陽系居民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因此，大家尊稱他為「未來博士」。

除了未來博士之外，機器人古拉克、合成人奧特和只有活著的頭腦而沒有人身的賽蒙也是本書的重要角色。賽蒙不但把未來博士撫養長大，更與古拉克、奧特合力把他訓練成天下無敵的「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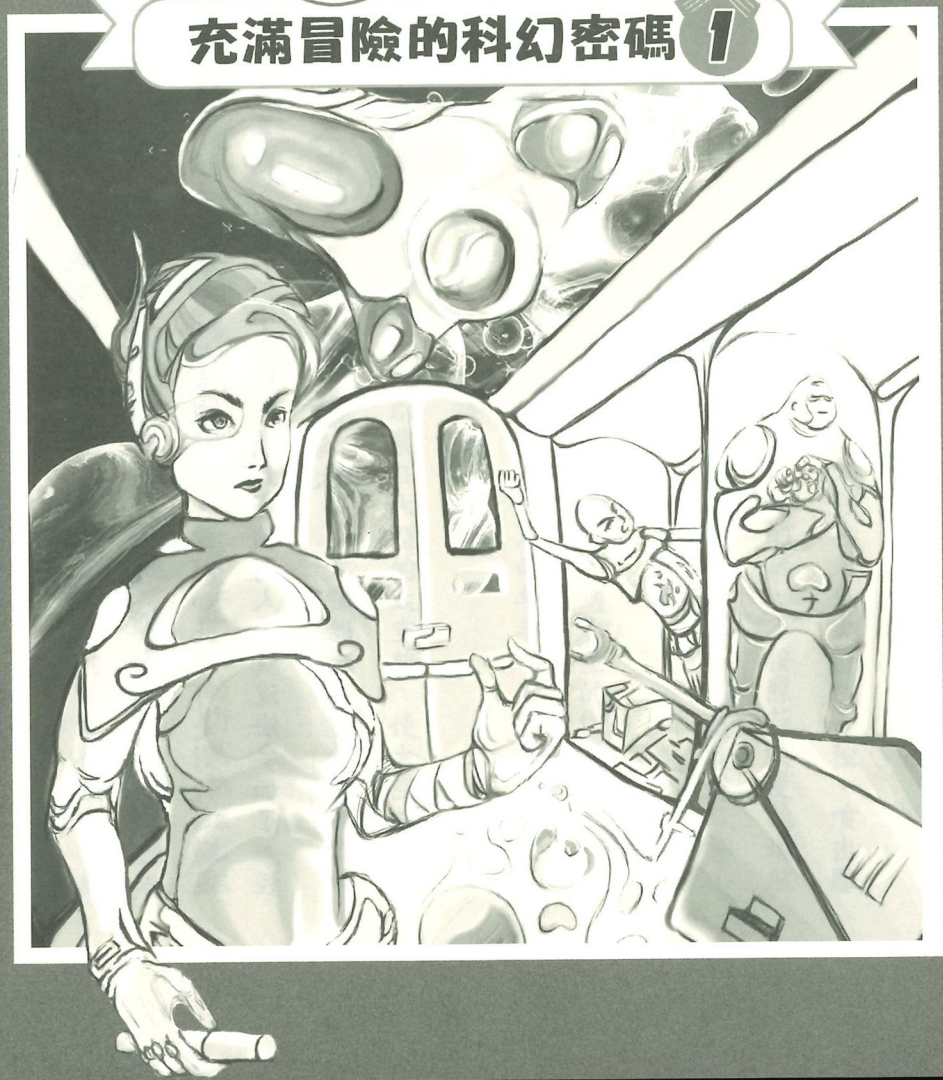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未來博士和未來勇士們，怎樣接受宇宙怪人查羅博士的挑戰吧！

CALLING CAPTAIN FU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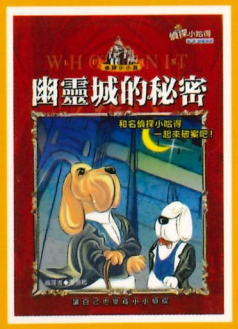
宇宙怪人的祕密

THE BOOK THE BOOK THE BOOK

充滿冒險的科幻密碼 1



●幽靈城的秘密



看狗偵探小哈得如何聰明過人的解決一切問題。

NT.100

●小朋友喜愛的神奇魔術

幫助小朋友瞭解魔術其中的巧妙變化。

NT.169

●世界奇談

一起來探索發生在世界各地的離奇事件吧！

NT.160

歡迎上網參閱詳細內容
網址www.101books.com.tw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太空醫生歷險記 / 哈里森作. -- 初版 ----
台北縣中和市：漢湘文化，2007[民96] 面； 公分

ISBN 978-986-7229-80-9 〈平裝〉

857.7 95020809

科幻密碼 3

太空醫生歷險記

作　　者　哈里森
插　　圖　鬼塚町
編　　輯　林漪軒
美術編輯　曹　瑩
出 版 者　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 235 中和市建康路 130 號 4 樓之 1
電話：（02）2226-3147　傳真：（02）2226-3148
初版一刷　2007 年 2 月
版權編碼　C01

ISBN 978-986-7229-80-9
定價 依封面定價為主

總經銷◆幼福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建康路 130 號 4 樓之 2
電話：（02）2226-3070 傳真：（02）2225-0913
版權洽談：www.book4u.com.cn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